

四書講意 五冊

			四	漢
		三	三	書
	二	三	六	門
九	五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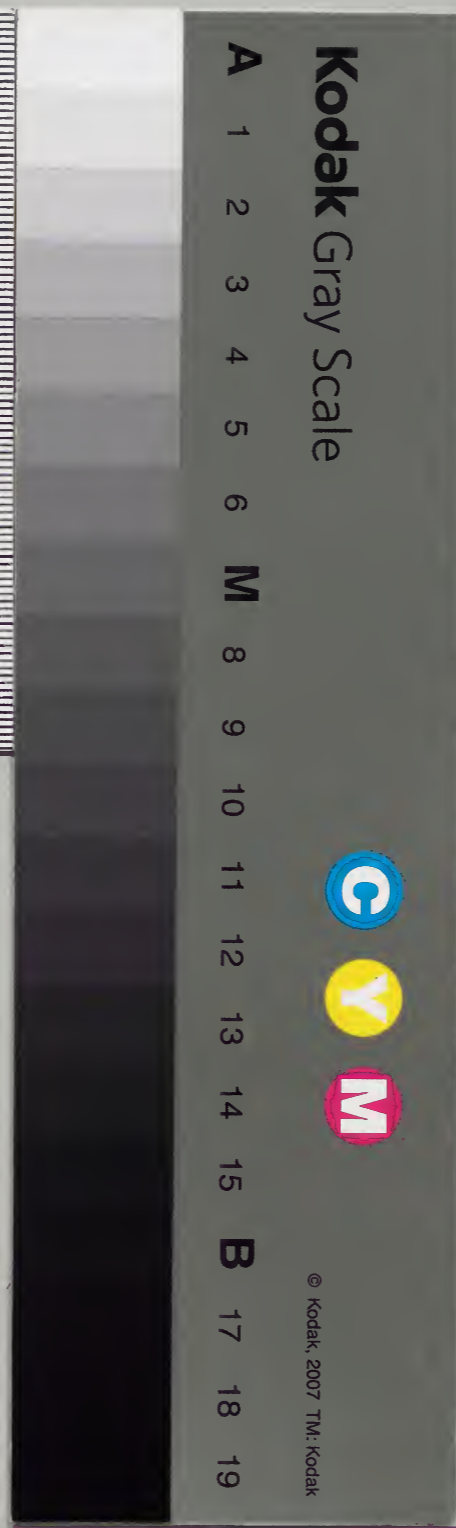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三	四	三	三	漢
七	三	三	六	書
冊	冊	五	六	
八	冊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36
冊數	5 (1)
函號	277 108

277-108

世隆丁

全五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題增補四書脈序

予不敏。就業成均。獲師事宣城

臯庵湯太史。太史以所輯四書脈

私予不敏。予不敏。爰而率讀。掩

卷而嘆曰。藏諸名山。孰與公。法海。
內之。為惠溥也。夫史學。吾所不。
闕。而其要。歸於正脈。雖字。以。損。
句。若比。不。厭。其。為。麗。古。起。聖。賢。
非。今日。而。面。去。印。可。恍。如。鼻。祖。耳。
孫。一。脈。相。傳。能。令。學。士。閱。之。去。津。
津。然。有。考。於。心。各。領。其。練。而。去。
懸。之。通。都。國。門。不。能。增。減。半。

字○蓋○盛行○於○世○者○四○載○于○茲○矣○
嗚○呼○夫○史○壽○源○溯○本○以○脈○行○世○
無○素○有○齋○說○之○徒○蒙○羊○以○序○贗○
梓○飾○說○以○亂○之○故○此○曰○脈○後○志○
曰○脈○真○贗○豈○於○溷○淆○矣○予○竊○悲○焉○
客○歲○歸○自○重○陵○取○道○西○江○謁○徐○
君○以○率○峒○謀○所○以○重○鑄○之○且○勿○使○
齋○說○去○河○以○飾○說○亂○之○徐○君○曰○豈○

類。象。而。象。自。見。以。為。類。苗。而。自。自。真。為。子。之。叶。茅。遵。正。脈。而。廣。其。傳。為。贗。壽。自。熄。矣。於是。增。錄。以。賜。之。補。旨。以。完。之。我。兩。人。相。與。

中。之。其。任。闕。求。表。昔。而。真。始。競。予。因。有。感。於。蘊。子。之。言。曰。善。匠。者。不。視。人。之。肥。瘠。視。其。脈。之。痛。不。而。已。脈。不。痛。雖。瘠。不。害。脈。痛。肥。者。死。

笑○太○史○所○輯○正○脈○也○筆○峒○若○以○按○
脈○切○症○而○試○其○刀○圭○者○也○予○不○敢○
則○乘○調○治○之○條○而○用○其○臆○耶○以○
佐○之○矣○我○古○人○雖○不○敢○自○謂○鄰○

魯○切○臣○乎○狀○一○片○苦○心○盡○意○後○學○
俾○備○誤○志○幸○所○獲○其○贖○而○太○史○
回○書○脈○用○以○法○傳○不○朽○亦○嚮○志○公○
德○海○內○之○為○惠○溥○者○豈○耳○

山首

己未良月古閩門人陟瞻余應

札書於聞鶴齋



馬錫徐筆洞增補睡菴湯太史四書脉講意大學卷之一

座師會稽石實陶望齡校定 宣城湯賓尹嘉賓父輯著

大學章

昭武後學筆洞徐奮鵬增
富沙後學陟瞻余應札補
補大學章全旨通章只是箇
明明德新民明德中事也
止至善滿此明德之量也
知止知此明德也然得
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
於天下也格致誠正修正
所以明其明德也格致之
為明德約言之為修身故
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
修身之下手要則全在致
知格物

此大學一經乃盡性之書天命之性渾然至善即明親之本體
必止于此乃稱盡性之學故章句只在止至善一句只是一修
身為本而喫緊工夫全在知止物有一節是知止方法知本始
在兩當先即當下可謂歸宿古之欲明至脩身為本蓋詳數事
物各分先後而歸本脩身本在此止在此矣其本亂節蓋決言
本之當務也書脉當如是貫串○大學大字只把章句意思照
出必別尋蓋統括無遺曰大尤學術大設施盡已性盡物性

大學一卷

大學章句曾子述聖經以垂
訓曰大人之學術其具以繕
性養若而其緒以滄查敬字

其有道焉其道安在在明
明之德勿令之翳於纖
塵也存乎待新之民勿令
二病于積習也在止乎明新
之至善而明請其明之盡新
也其新之至無一毫之不盡
也蓋非明德無以新民非新
民無以明德非至善無以明
德新民大學之道于是矣
補新直使吾之德不如天所
原賦之德是德本微而吾
蔽之也又使民之德不如
吾所共蔽之德是德本通
而吾隔之也是皆德之未
明即善之未至也惟自明
其德而隨合天下以明吾
之明德實德內欽之而
一物不該外廓之高萬物

何等至大故曰大學之道勿添入大人人字道還是道理乃為
學所當盡的不是方法明德是性體明德只是提醒一念便
本明之體不令受損便是明時文用去障蔽等語甚善親字
本是新字然大人以萬物為體與民練遠便不親不親便間隔
而不能整頓鼓舞以明其明德故親中有新意只重我之新
不重民如何新上然親民即明德內事切不可與明德作對至
善只就德之本體說如是純粹如是淵深吾亦如是以合其本
體乃可云止於善善止字是心學即易良背意要講精妙須
認止就是善不是二項新說止至善只主明德說似偏了看來
須融合同新為一方妙此節雖有三項穩要歸重止至善三在

肯道更無此子不明處
明之盡是為善之至而明
明德者必要之此而後止
知止節講明胡以止之其惟
知乎誠深造有餘功神明有
真見于止之所知之矣知
之妙一以貫之矣惟知止而
后有定止體確然不後知中
宜有此定注耳定而後能靜
止體澄然不擾知中宜有此
貞固耳靜而後能安止體泰
然順適知中宜有此休暢耳
安而後能慮止體介然靈豁
知中宜有此詳密耳慮而後
能得至善矣是有定而後
能非於善矣知也知而後
能得物中事也乃主德清明

字承直字未要得大字意○知止非推原止由于知乃舉其現
成者說以形容止至善之妙境言人有明德自然有知有知便
知有止極處知得止時此心已止了即知是止非知個止之
所在而求止之也題脉只重知止二字知止就得止非知止後
至能慮乃得也中間着幾個而后字乃詳知止之妙以歸重知
止意非有功次第淺深定靜安慮都是止指心境說須要粘
止字描寫緊要又在能字與至誠為能之能同要發出自然而
然意定者心居一路之謂心原無不定定對私意說勿以二
勿本以三便是定的光是要講精深不但志有定向靜定動
中看不妄動便是靜念之兩起只在至善故其動不妄若在

而後民風丕變則由本及末
之六較也定竟精到常從知
講起甚則由終趨始之大較
也而有始則初不得不先有
未終則勢不得不后果能知
所先而而之乎未之中知本
又于本之中知始不以未終
之可後者分其精焉則事之
原始以要終即物之舉本以
誦末也而大學明新止至善
之道其近之矣是合事物于
道惟真知者合耳
補新章定靜安慮細味其字
義俱是形容知止之止定
者止而無他後之意靜者
止而無妄動之意安者止
而無憂難之意至于慮則
如止水之自能鑑物至于

善外又別起念便是妄了安不對危說只是此心安閑自適而
無急遽迫促之態不指身言慮乃心體靈妙精爽活動處深
事時經營商度之慮就處事講者非得字穩承定靜安慮言不
專承慮字得字要講得深心即善善即心與之為一雖欲罷之
而不可得這方是自已實有的故曰得○合本末言為性合終
始言為盡性明新知得渾見為是不可分配本末始終蓋明新
是一物謂之本末者明德可以談新民有體用一源人已無成
之意事即物中之事終始即本末內之終始必能得而涉可為
知止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終其始也未有歸宿處不昭徹而
能臻實詣者舉本始而未終談則後隨所先而在知即知止之

之止即孔門一字及定靜
安以至子慮而深則一以
貫之者也
古之故四節講知先後而近
道者其必在入乎古之欲明
其明德於天下今物我同明
者不自天下也先治其國而
後之截然不說焉坑甸四方
極也欲治其國者不自國也
先齊其家而使之肅然整飭
焉則門風化原也欲齊其家
者不自家也先齊其身而使
之完全無缺焉一人型範準
也至於欲備其身者豈于身
求之哉心為身之主靈先存
其在正之體也欲正其心者

知要看得字知得所先者何在所後者何在當量先一邊知不
是空知就是用力處知本末終始原分不得先後知先後即是
道故曰近道謂之近者合之以在厥知中何等切近不是與道
相去不遠之謂道字與道首道字相應此非結上乃以起下修
身為本所謂本也舉此以措則為齊治平所謂末也起于格致
所謂始也迄乎治平所謂終也○古之二節正是知所先後正
是止至善所在不是以古人為準則古人不重先治其國以下
正推明以當先實落下手條款次第不過覆上文以推明所以
當先之意不可以上節作知所先次節作知所後遂分對也打
頭呼出個明德於天下而並未指出親民字來則知與節是

齊東野語

則斯厚如家者且薄而不能
齊矣况薄而固其天下必欲
求其類百頓化而歸之於未
之有也理不備身之弊而備
身之為也。不蓋明哉。大學
皆務之。

補新章明德於天下。解作
使天下皆明其明德。意未
完。須知占人通天下為一
本。以德是天下所同。深明
是天下所共。明須明吾之
明德于天下也。以此一句
使心淨全前。至格物乃通
天下。以齊知。非合天下以
為明乎。心意知為內身家
國天下為外身耳目。故律
為假身。一真假然為身。
修則無內外身假之可言。

物我一體同條。故曰本也。
此言通天下之人皆當修
身為本。不然何以說明明
德于天下。即德之可明于
天下。可見天下之人。其此
德共。此明則共。此身共。此
備也。一說明德。只箇良知
良知本于經善之性。即至
善也。致知者。致此良知耳。
而知所先後。即知先致此
良知耳。良知既致。則意自
可誠。心自可正。身自可備。
而漸可及。夫家國天下。所
謂知之。而後而定。靜安慮
能。是即明德也。一說。德
歸重石。修身上明德。此身
之明德也。此身之明德。原

說如萬物皆備於我之物格。物者物理。原是良知。由素其的。順
以心品格。劑量不失尺寸。不爽毫釐。纔有真知。乃良知上格
物理。非泛物理上致良知也。諸先字。雖各有兩主。只要到格
物上。身心意知。亦非大段懸絕。做了這件。方做了這件。不過就
中提掣要領耳。須會意講。不曰格物。而曰物格。是物已格了。
物格。即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良知之體。極大。謂之
至者。滿其量也。知至。則本來良知。更無拘蔽。凡意之善。皆是事
覺。而意識。美意識。即在知至上。看出意識。則妄念無安。便為一
真來。頃之境。而心始可正。美心正。只在意識上醒出。心既正。則
本原既端。察檢有地。而身始可脩。美修一身。可推以脩一家之

身。齊一家。可推以齊一國之家。治一國。可推以治天下之國。平
者。普徧之意。與齊心不同。○合家國天下而修其身。是為天下
之大化。則先家國天下。而人格致誠。正脩其身者。是為天下之
大本。欲脩一身。以及萬身。焉得不先萬身。以修一身。故自天子
云云。庶人意。輕言下。至於庶人。無親民之任者。亦當獨脩。獨証
以明此德于身。矧天子正教。明德於天下者。而豈不以脩身
為本也。為本是為天下國家之本。不是又為格致誠正之本。重
在。天子上說。非是王公韋布同一學術之意。本字。與急務不同。
本立而道生。要見齊治均平。萬化皆生于此意。○本亂節。正明
脩身為本。重脩身一。中說下其所厚二句。正是末不可治。不可

大學一卷

五

此章之旨

新氏特注身而措之且故曰修身為本

補康誥章全旨此章不是解

明德是德之學在明
明德充湯文都是古未大
人只是說古之欲明明于
天下者皆是自明也人孰
不有是德可不各求其自

康誥言講大明明德之言非
物自太子也聖經不作先布
帝讓之訓誥矣康誥稱文德

者有曰克明德蓋德無昏
人有能否惟文王能於不顯
無數中而保滿獨切於聖原
其體維也太甲稱湯德者有
曰顧諟天之明命蓋全無隱
顯人心體公惟湯能於不睹

不聞中而精神最注夫天命
其脈惺也史臣贊堯德者有
句克明峻德蓋德無以域人
有分限惟堯能於安允克
中而峻德獨神於廣運其量
滿也今而觀之書之言聖德
也曰明曰峻皆言乎心之所
自有而理非借資也書之言
聖學也曰克曰顧皆言乎心
之所自明而机非外索也
一自而欲知后天之命脈以
一明而擊教十在神明
明德之直不於是之證哉
補盛銘章全旨此章正是說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欲明明德於天下務要純
乎天理之益非只是自新
以新民為益新云以新命

以修身齊家並重亂即不修意治即齊治平意所厚者薄根身
不脩未薄即不齊意厚即治平意蓋身不脩而本原之地先自
清亂日本一亂必薄所厚况國典天下所薄者厚斷無此理信
乎修身之為本也知修身為本便是知所先後了知所先後便
是知止知止便是止至善而明德矣大學之道寧外乎此

康誥章

此章三引書詞而以己意斷之以釋經文在明德一句之義
引書詞處以輕述過王末句方下斷語重一自字即上即修身
為本之意○康誥武王稱文王以告康叔也克明二字相連德
字單看克雖無工夫却說得有力凡一念出于安排勉作皆不

克此在聖心之擔當荷惟恐不勝說○太甲伊尹稱湯以言
太甲也明命是天命王我之虛明即心體也顧諟只是內審此
虛明乃精神所聚聚後精神聚處便是天之明命在善謂以
心去顧諟明命則心且一物明命又是一物快矣作文全要心
體上描寫○堯典史曰替帝也峻在帝心上並見其大只是明到
十分盡處為峻是以是之自滿者見其大非首其初之謂大○
皆字提承三書自者己也自己即指性體而言德便是我自
性我明人德便是自明自性若失其所為明則失其所為自矣
乃是直指本體而言言己得非謂本無與由己不由人之意
同文得統于湯得統于堯俱凌昭代倒推上去此一脈相傳

曾自書

大學一卷

六

為靈也。用金是上。至善意。盤銘章誦傳者什。所民也。意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蓋言洗心當如洗身而後念。宜續前念。誠能滌其舊染。而此日新矣。則日川繼日而新之。于又日而新之。必不可使新中之漸也。湯新民之本如此。武王之誥康叔曰。作新民。蓋言民心。父自濁于污濁。當皇極。極其光明。而為我故之舜之令。當然一新。武新。民之訓如此。大雅追述文王之詩曰。周之命。維新。蓋言天命不離民心。惟率上之聞。文成。而後民之靈。來忽。用文。維民之應如此。合詩書觀之。

盤銘章

之心法。見孔子憲章。又武祖述堯舜。皆由于此。

此章泛未以新民作主。看來自新。民原非兩事。君子脩己。安百姓。非湯只自新。武只作新。文只新命。偶名舉其一耳。向自君德外達。民風上至。天命無一不新。然後謂之新民。所謂極也。苟字是即苟志於仁之苟。一昨開悟。修然其悔。此明德挽回得力處。全在一苟字。新字只是洗滌他繁淨的本體出來。不是增益。苟日新三句。連說要看得有分曉。日之新。更新于一日。又日之新。又更新于一日。一日新過一日。不是工夫無間斷。守住一日之新。德到新的田地。則新民新命都在其中矣。

此章泛未以新民作主。看來自新。民原非兩事。君子脩己。安百姓。非湯只自新。武只作新。文只新命。偶名舉其一耳。向自君德外達。民風上至。天命無一不新。然後謂之新民。所謂極也。苟字是即苟志於仁之苟。一昨開悟。修然其悔。此明德挽回得力處。全在一苟字。新字只是洗滌他繁淨的本體出來。不是增益。苟日新三句。連說要看得有分曉。日之新。更新于一日。又日之新。又更新于一日。一日新過一日。不是工夫無間斷。守住一日之新。德到新的田地。則新民新命都在其中矣。

三王皆其於新。民之功。誠公。用其德矣。是以君子有條。股蕩周之青者。起而思曰。吾有極在。用即忘。不用即不。惟是本屋漏之。深望全揭。露字之惟。新合世。由之。翟磨全。歸片念之。答深必時。與三王。特辨此常新之。息。與天下。洗滌此無心之新。既。有可用。處。綽。精。于。每。可用。處。密。證。安。所。不。思。其。盡。於。此。人。學。之。道。所。以。在。新。也。于。補。新。有。道。章。章。而。不。用。其。極。句。湯。用。其。德。民。者。以。自。新。武。用。其。德。民。者。以。新。民。天。命。是。于。合。二。王。之。極。而。身。以。於。三。王。之。極。于。世。而。

謹按要以示。聖。字。面。入。講。方。切。盤。銘。新。氏。二。字。相。連。作。字。單。看。你。新。民。者。人。之。精。神。意。氣。淨。勵。則。常。新。每。悟。則。洗。污。作。者。不。令。一。息。其。舊。染。也。看。未。只。重。在。自。論。已。德。以。鼓。舞。民。心。非。此。民。言。衛。太。啟。之。故。地。其。民。染。紂。之。汚。俗。故。武。王。勉。康。叔。如。此。○天。命。之。新。只。在。民。心。歸。化。上。見。民。之。新。與。伊。之。新。非。有。二。也。文。王。新。其。德。于。上。而。舉。天。下。之。民。翕。然。向。化。而。皆。新。即。此。便。是。天。命。所。屬。宇。宙。一。似。重。關。故。曰。維。新。命。不。重。命。上。看。註。中。自。新。其。德。四。字。重。疊。○君。子。二。字。泛。說。有。新。民。之。責。者。極。是。皇。建。有。極。之。極。即。所。云。至。善。也。無。所。不。三。字。言。事。要。到。極。三。處。不。求。治。于。民。而。求。吾。德。之。可。以。新。民。不。責。效。于。天。而。求。吾。治。之。

增補解者不書解

何所不用也

補和微音全句引個和微

維民所止分則合看民之
不亦忘者皆以親督樂元
之所為止歸也特考人主
知所止也或也至善之地
以之之志耳以又引鳥之
知止以上與人之當知所止
學也修也正也止而求知
此所也如之王之止則
正和微之意也

和微章傳者止至善也
蓋謂商頌玄鳥之詩云邦哉
有千里之廣惟人所環聚而
在處為若明新之至善夫非
人心之邦哉乎其為當止明
矣然止必於微下知小雅綿
之詩云維有維有維有黃鳥

也猶止于丘隅崇爵之處夫
子請是詩而有感曰黃鳥特
羽族之微耳其於丘隅之止
也猶知其所當止之處况人
為萬物之靈其識見更有過
于鳥者可以不知鳥采蓋至
善即人心中之丘隅而知止
亦人心中之慧齋矣
穆穆即謂乃人所當知而止
者何有如王其奈矣詩云
穆穆文王於此匪微止蓋言
其繼續光明無不散而安所
止此萬古心法即高古止法
也然止之休運通於心源而
止之用散布于倫物且為人
君也不可姑息之仁一德於
性生之三愛而意鮮德保就
無不克其學也非有仁為

可以格天而把註中自款民抑揚中說方得新民本旨而高
命意委曲點出非必以是為極也講中全在無所不三字精神
和微章

此章節。要是止至善意有二節。輕引起文王之止無非至善
以立止之極。洪漢而節說止至善之實。雖是一言明德一言新
民。須重明德止至善。蓋新民之明德中。原分不得兩件。看來
緝熙敬止四字。包盡止至善工夫。文王一節。已括全章之旨。
和微節重一止字。據詩只說民上說。和微王都為四方之極。此
至善為萬理之極。千里字貼至廣意。和微有千里之廣。猶至善
之理。全体渾淪無所不自。亦至廣也。地至廣故民各有所止。理

至廣故物各有所止。據此看可見至善雖散于萬事。而實會于
一原。此意全要悟得。但作文且宜虛。影寫勿實。誤止意。註物
字指明新言作事字看處。字指至善言。○緝熙節重一知字。於
止止字。指丘隅。所止止字。指棲止。言鳥于丘隅。所當止。尚如其
所止。况做個人。更不知安頓。而在則失人之所。以為人矣。如字
當字看。可以不知全要得。激發人意。須知聖人揭出知字。止
處。即是知。非以知悟止也。黃鳥。且真見丘隅當止。不過天機自
動作。宜淺淡。中詩趣。勿入明德新民。○穆。節重一敬
字。下五句。以敬字貫。緝熙即是敬。非有兩層。後者言其敬處。
相續無間。形其敬處。○不味止字。只在敬字上說。無不

大學一卷

文之止而止即仁也為人
臣也不為承順之敬一動於
云植之徒忠而文明承順
若不使回曲致者非有敬
文之止而止即足敬也為人
子則止于孝維十四玉之令
循而先大之寧後問視之儀
為人外則止於慈垂三十世
之誦而而欲佑之詎止鞠育
之當至於與國人交則止於
信神而精微以作萬邦之平
而聲色不大狃其進矣蓋一
敬能持萬善而止能妙參
止此文王之止善吾人所當
知者知此所當止者止此耳
補新旨看未止至善不外一
一敬也運于父子君臣交

敬即是止敬止是個心法聖心常惺而明不斲故學不得
參之自無不敬而而止者皆至善首句敬止字指全體言下
止字指一節言仁敬孝慈信只是一心之本体又王心法最定
故隨處發見非以仁敬孝慈信為至善而止之也山之云者
悉幾微無少欠缺無此拘滯故曰止皆在聖心上看不可看事
為說仁孝五字須看得深都要象文王時事蓋仁不是德
仁當商紂時如解如燬之虐因是仁即一怒之安也善用其仁
不專是守國法與夫一日三至之說如太王筆墨王進室季其
勤王家傳家心法摠是一個安民文王命於子維新而止於
乎未孝故曰止於孝慈不是須漢與夫論教義方之謂三分敬

道之中無不止于至善君
子學修而悔慄亦文王
聖之遺意也敬為聖學始
終之要信然下篇慎字
字畏字皆是敬
淇澳二節讀其能勉於敬者
則如淇澳之詩亦稱衛武公
者乎詩云瞻彼淇水之隈
竹猗猗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蘇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詩之云何
謂也其謂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之中索理繼于理
之中折欲既切復磋如此其
精微也其謂如琢如磨者道
目德也始而刻琢于有垢
而文飾活于無垢既琢復磨

八百之傳大典開日清之烈是慈之大者也敬不在朝窮
與夫奔走趨承之說天王聖明切杞也之忠以服事敬聖小心
之節敬孰加焉國人指民事使之間有相援之形故曰文信不
專在號令上看蓋商紂之虐民散久矣他一點真誠惻怛發注
民心同結而不可解如信而後勞之信○文王以敬而得止則
求止者亦勉敬而心求在其澳之詩焉詩詞不必講學修以至
拘慄威儀摠在心上用功亦摠在心上收斂學是用心去剖析
理欲之幾修則于所剖處而脩其致以獨特乎理自字重看講
中要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醒發勿泛在理欲上敷衍切
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是講究到純熟處道

增補明倫彙編

如此其列勵也其謂其功已
有若道拘慄也學修之功已
拘慄中存私慄其量不
拘其際不深有如此其
而武毅也其謂其方宣
威儀必形其凜然有威
嚴然有儀可象有若此
恒著而威人也其謂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者蓋言君
子由學問自涉造於拘慄威
儀其威德止於至善元初之
自性自湛繼善之脈絡可尋
之不能忘也夫民何以不
君子我現烈文之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謂文武也夫文武
及世又矣何以使民不忘以

理壹徹所以如切而又瑩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
磨礪至那十分純粹所以如琢而又磨拘慄根學修未是誠
與于中望磨之松把許多私意妄念都掃除了然此心只有
一精明之體卓立于中故詩以瑟調道拘慄瑟嚴密也拘慄則
防不疎而欲不得何等嚴密故曰瑟調武毅也拘慄則神不
頹而欲不待屈何等武毅故曰調威儀又根拘慄未是教益于
外中有聚不容鮮之精自外有煥不容掩之光故詩以赫喧道
威儀威是方正而尊嚴令人可畏儀是嫺習而周至令人可法
比其宜著盛大者也故曰赫喧桓是一個懼之心體不可只
在德容看盛德至善四字相連重至善上即上文拘慄威儀使

有不可忘者在也彼其著為
讓烈番為統緒是前王以親
賢貽君子也至于今武毅在
朝仰謨訓者與繩武之志嗣
歷服者藉世序之基則謂君
子之親賢即其親賢也可估
匪之境田里之規是前王以
衆利貽小人也至于今仁壽
在野沐太和者鼓舞而歌大
平享恒業者遂生而榮利賴
則謂小人之衆利即其衆利
也可羨哉前王明德遠如此
所以既沒世而君子小人思
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是盛德
止至善之實也詩蓋有明德
知亦足以發明夫子之意也
浦新章除前二節澤之借說
下三節即有明德新章

是威儀帶在拘慄上看不必分內外至善等語不曰明德
而曰盛德至善蓋謂明德至此則盛德備無虧而已至于至善
也民不能忘要看不能二字德本人所同然德造于盛只完其
至善而止也合看人心所同然難欲忘之惡能忘之非冰于德
澤而不能忘也此下沒世不忘但重君子身上總是一個明德
不可忘不必以上不忘分德下不忘分澤○末節引前王說以
以證不能忘意親賢衆利俱重下段字面歸重前王上項要本
盛德至善求四其字拘先王下親賢衆利是先王所貽上親賢
衆利是後人享先王所貽以道法開來而其納譽髦之域有師
道焉故曰賢以丕其燕置而永寄碩復之忱有久道焉故曰親

大學

十

此亦明者也

意文王是德業之造其極
淇澳即指出盛德至善而
云及民不能忘則明德而
新民矣末即領民不離志
而申言至況世不忘以見
盛德至善之深無窮何嘗
今別某節為說明德某節
為說新民况通章止第四
節力說出明德至善而不
言出新民則知新民在明
德內也

論章詳博者釋今未也夫
子嘗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心
也使無訟乎夫訟者之人中
示其情而訟者之辭亦幻妄
其訟今日無訟則是能使無
情之人自然愧歎不待盡其
虛誕之辭豈上之人處足以

之哉由明德既明而皇
極之清之以清明即為爰
書而學之以真淳淳于斧鉞
大有以服服民之心志故
獨之於轉皆真而屋漏之愧
作都其宜其易無情為有情
化有訟為無訟耳此謂使民
無訟者真得觀化原而深識
治本者矣明德可不務乎
補新直此章並未曾說出明
德直云人主所以使無情
者不得盡其詞蓋大有所
以畏服其志者存也即使
民之意而推及于畏民之
本則經文所謂物之有本
而人當知所先者此之謂
也不沾帶明新章出未更
覺意味深長

論語精義卷四

畫以法制使有生全之意故曰樂分以田里使有不凋之美故
曰利識大識小不敢自誤于不肖故曰賢其賢宜君宜王常自
體就于一休故曰親其親風清俗美享其遺化故曰樂其樂會
哺鼓腹沐其餘休故曰利其利而字有味如云君子賢其賢
而世有其德者必能世守其業其資處正所以為親處小以得
世享其太平故得世蒙其福澤其樂處正所以為利處語字
字接續有分曉而血脉聯貫切不可把親字賢字講樂字利字
講沒世不忘不曰此以不重人思慕上重在前王能便後世
一物不得其宜

本末章

此章重民志說使字正在志上用功不得盡非不敢盡良心尚
愧自無情之念安得有詞以至於訟乎志字對辭字說不曰
畏心而曰畏志蓋刑法可甘而肉疚難遣獨行畏影獨寢思食
故片言折獄一人之畏也合人心而同以為畏豈不是大大字
必如此說不是說德威之畏之大也須一串說下非上只是
無訟下纔說使字所以使處只隱見得有個本在莫直指明
德秉方于語意渾融知本不是說夫子之言為知本蓋即此大
畏服民處便是感通家國天下之樞整頓齊治均平之要机而
本可知矣故曰此謂知本明德為本之意直在此句見得作文
宜認此意

六等一表

十一

精格物致知遺失傳已明不

必再詳竊謂格物是格物
有本末之物散見傳內條
人皆有如好知惡識意之
格物也。匿身檢心正備之
格物也。知惡知美齊家之
格物也。以好為令治國之
格物也。聖知同民平天下
之格物也。格致似可無補
又按程子改大學古本去
此謂知本四字衍後而附
下句于所論節至朱子始
截出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為章而補以己意作
傳此程朱大學之異

格物章

此章朱子補格物致知分四段看言致二句釋致知在格物之
義蓋人心六句言格物致知之由是以大學六句言格物致知
之功至於用力以下言格物致知之效未二句總結之餘意本
傳甚明不復贅入

誠意章

此章以慎獨二字作骨首即言誠意只在慎獨次節言不慎獨
之監三節言得之眾以見不可不慎末則言能慎獨之驗蓋能
能慎獨即為毋自欺毋自欺即為能自慎有自慎而毋自欺
是意誠更無兩層然毋自欺三字尤通章頭腦○論意于致知

也如見肺肝去也比小人
不誠意之弊也。強中若無
自欺則便惡。如惡與好
善如好色而自慊此心廣
也。此休胖也。此君子能誠
意之驗也。

誠意章講傳者什誠意曰經
所謂誠其意者九意有不實
而苟焉以自安是非欺人即
為自欺。必毋之而后可毋自
欺。何知有自欺也。如惡與
好。方為不欺。其惡有所好也。如
好。色方為不欺。其好此之
謂我自有意我自暢。然而無
一毫之不快。是為若夫意之
慊即意之誠。而由手毋自欺
其欲之念如此則獨之所係
可知矣。故君子必慎其獨而

之必以天人之路已明只在自去實其力勉之而不實則
不是欺人分明是自欺自欺便是意之不實處所以說毋自欺
自欺不但是虛假有意為善去是自欺故下緊說如惡與好
好。色正是形容毋自欺處非必泥定善惡蓋人一間惡真一
見好色好惡便出來何曾用着一意然後去好惡他此正念頭
最真處凡意之動皆如此出去便無有不實而適快之其意
之初心此纔謂之自慊但此個欺慊念頭至隱至微蓋人不
及知即鬼神亦不及察語者而吾獨知之最真故謂之獨
不是實真不實的話念頭初起處安有不實但不能究其量將
初念屈抑不伸此便是欺慎者保守初念不待欺萌而先有以

精格物致知遺失傳已明不

大學一

十二

於意念方度之始預防其好惡之欺焉

補新章母自欺而自慎正是
意之誠處欺即不誠極則
誠矣誠意只是個母自欺
如惡二句不過申明母自
欺之義必如是而後謂自
慎意始誠也此數句總只
是先解釋個誠意之義而
用功全在慎欲上蓋慎欲
乃所以母自欺也乃所以
誠于好惡而求自慎也
小人節講必也若小人則何
可以語此彼其閒居之時恣
意逞欲而為不善無所不至
見誠意之君子而後厭然意
不舒神亦不揚此亦其良心
之未及昧也奈何檢其本有

勘破其机初時再與二念故下個慎字所謂母自欺者正于此

慎字大得力二自字更重看即獨也蓋欺在隱微之中極亦在
隱微之中皆意念上工夫須認此等字面○小人節不是重以
小人為鑒亦不重在斥小人不慎獨之弊只借小人來說個獨
知之由自覺的光景有如此其不容自欺的念頭有如此所以
君子必慎其獨而母自欺也為不善無所不至只形容他孽
級欲的念頭不在行事上厭然二字狀小人極妙小人不平時
自縱自恣却謂人不及知一見君子此心自不可欺語言自悅
惚動靜自忙錯此皆其消沮閑蔽處此便是掩其不善而著其
善處人之視已今人都看做人之視之又覺著一妙字其妙在

之不善而著其本善之厚善
豈知君子之視已洞如見其
肺肝然則掩著何益之有矣
此謂中與外相固有安於中
而自知者必有形于外而共
知者君子必慎其誠蓋不特
操夫中之神并操夫外之神
為是故耳

補新章自覺厭然處正小人

之獨也蓋緣見君子而曰
自見其心使其常能以見
君子之心自見于閒居則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曾子二節講曾子曰出獨之中
勿曰無視不知意一萌而獨
見曉焉可見即可視之根十
目已紛然注其旁矣勿曰善
指不知念一萌而往覺照焉

本文一已字不在人所見之地而在我所自見之中自見其不
可以令人見故有常若人見之狀也此小人畏慎之心也第
惜此心不用之于業念獨知之始而用之于見君子厭然之後
人字作誠意的君子看則何益矣不但見其肺肝無益即君子
被他瞞過了自心欺而不欺亦是無用轉指見時不慎獨之弊
此謂誠於中誠字即是誠意的誠字看了著善之無益所以益
信誠中然後形外故君子必慎獨以求誠于中而已此非蓋小
人而益力猶言小人如此若君子必如此又淺上節收緊一步

須發明一必字○曾子節引末章闡明獨字指視只據獨時論
就是意發時光景須看二所字欲人勿視莫若勿為欲人勿指

可覺即可指之際十手已群
然升其後矣不可以自欺若
亦不可以欺人嚴矣哉其此
德乎誠以慎德之驗言之夫
蓄積富且能華美其屋矣矧
德有諸已而不潤澤其身乎
但見內為心廣既寬大有餘
則外為體胖而舒太白淨何
潤如之故君子反愛于歎德
之閑淫復于誠形之界不徒
益指視之嚴而且求潤身之
實必誠其意而不着一毫詐
縫者矣是所謂法法統而審
先先誠正而振激者也
補新立吾心之真念是天下
之明白洞達而共往來之
路也吾心之忘念是天下
之荆棘穢塞所共畏入之

莫若勿萌指視雖在昭彰之地而究竟已在一念之始是即此
一念之發乃十目十手所交集處也無形之指視在我有形之
指視在人自欺人皆不可得雖欲不畏有不得不畏者樂
不寒而慄故着其嚴乎三字○末節以富與起德不是辟喻潤
屋非峻宇雕牆之說富厚之家其屋宇自有光潤貧劣者便枯
槁矣德者誠意久而飽滿快足乃謂之德之能潤身者誠之
必形也此句且虛說潤身只是體胖而心廣則所由以發于外
之端人心念頭真確實有是善則心無愧怍身自安閑胖訓安
舒乃中心坦然與天地萬物同體非誠意者善此一段料面益
背之態君子必誠其意只知誠之必形故專講誠其意六要訂

轉毋自欺而必慎獨

修自章

途也目與手皆意中物視
與指皆意中事而所指所
視皆意中事德是明德之
得于心者誠意未便可謂
有德只意誠之後而心廣
非德乎心廣而體之胖非
德潤身乎
修身章講所謂脩身在正其
心者何也人心至虛而至神
不宜執之以有有則虛而虛
攝之神而迹滯之矣故忿憤
恐懼好樂憂患人心之喜怒哀
哀樂者具是若心有所忿憤
則怒心勝者有餘憤不得和
平之正矣有所恐懼則畏心
勝者有餘惕不得鎮定之正
矣有所好樂則心為好樂所
驅而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此章緊要在虛靈兩個字人心本體只有虛靈上節有所便不
虛次即惟不虛亦便不靈俱着心上說不包以首節為心不正
次節為身不脩○有所二字要講得細心體上纏着一分意思
便是有所不必用過去未來等語牽纏有所就是不得其正不
得二字有斟酌此心當未感之先澄然湛然本是極正到感過
時一着有所便倚于一處物而不化向來澄湛之本體遂失其
初矣非喜怒哀正之謂四則字極緊切忿憤等即喜怒哀樂人
情必不可無不必作不好說看來此節只把有所二字透發下

心為愛惡所役而不得其正
心不得其正則心馳于外
四者而不在矣蓋一念不生
神明常守其舍其無在也乃
所以無不在於緣既係天君
不安其居其有在也乃所以
為不在心既不在則無以控
其身視非不見也而不以心
見豈真見耶聽非不聞也而
不以心聞豈真聞耶食非不
知其味也而不以心知豈真
知耶內有所至而外有所忘
逐其一隅而責其本休身心
不脩可知已而實由于心之
不正此可見徒勞于云為不
過外襲其形迹而致嚴於存
主乃為內探其本原此大學
所謂致脩其身為天下國家

之身在正其心而使神明之
不偏也

齊家章論所謂齊其家在修
其身者何也身之首披者惟
家環家之人其所分頌者吾
身之好惡好惡蓋漫情出而
漫知入也倘之其所親愛而
辟焉色笑舉成比昵之其所
賤惡而辟焉觸目無非擴存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震肅而
俯仰靡寧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憐憫而有加無已之其所
傲惰而辟焉僂侮而動見厭
薄夫是之當吾好者取吾惡
者皆一意之所成而僻見之
所誅也故好之中知其有惡
伏焉惡之中知其有美伏焉
是知止之知也物格之知也

面四段輕：遍過為得體。心不在不必說到牽引于外紛馳
于內只是著于有兩便是不在故心不在緊承不淨其正親非
有兩層視而不見二句不必深講總是心不在三字蓋心既不
虛自然不靈凡視聽食息之間必昏迷錯亂不須說到其其視
聽食之正理只淺：描寫不在的情狀為得此與上節總是借
個常人的情狀以形容身心最相關處非謂正心工夫專在念
懷等項上用脩身工夫專在視聽飲食上用也。末節要承上
二節為妙修身宜開說如五官百骸應事接物皆欲得其理不
專在視聽飲食上正心亦不必粘定喜怒哀懼但粘首節有所
字未翻美便得趣如云正于未發不先著一有之念正于已發

不復得一而之根

齊家章

此章上二節。總是言身不脩。而家不齊意在言外引諺只証上
又不可以上節為偏下節為偏之害。只重修身說。首節舊說
把之字看得太重看來此條攝於誠正之後非可以常情例姐
只是意根心體上畧帶此入我故情之而之不能無過則必
惡不必說到勵行於前發節於後知美亦然如此便是兩時
了只是當體有好惡當體有美惡不能如空過影如鏡數毛便
是辟。又須知五辟。上章四有所發根知只是有所之反以
虛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處求美已落有所矣此全沒

天下鮮其人矣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天下知子莫若父而胡
濛濛浸溺即隱隱之形亦化而為善天下知苗莫如農而
胡漸貪漸迷即碩穎之形亦化而為禍則好而不知惡
而不知美之一途也好惡成僻則身弗修此謂以偏好惡
不修之身理家之人將歸其所以好成其所成其所成以
使之截去齊乎不可以齊其家而大學所謂齊家在修
身者以此

無我得來故曰天下鮮親愛字連說如教其人而不介意便
懶去禮他這就是惰了餘易曉五事俱空講勿墮實引誘
正見天下鮮好惡渾見不分配而莫知一以溺愛不明之故而
不知一以貪得無厭之故而不知溺則係惡不已至於忘醜貪
則青俗不已必棄其妍正是辟之一微○末節緊根上文講齊
家者正愛家人此懲彼勸截然為善去惡然必吾之好如其美
惡如其惡而後觀型不忒而化育速也有如惡鮮知好美鮮知
惡如諺之惡云則身不脩而何以齊其家

治國章

此章提是出教意首論齊治道理指出孝弟慈國指

好惡而身之好惡亦以一
念之知齊之而已

治國章全直此章真味在
心誠求之上惟有一段具
精神貫澈其中自能由家
而及國語云有諸己而後
求諸人正心誠求之曰誠
乎身亦自誠之蘊結如言
也此誠字根誠意未故曰
王道本乎誠意下章釋平
天下知而本于忠信亦是
此意

出心字見立教之本為甚真之精一机字見國人從教之
最堯舜以証之使人知自己身上用功齊治之理無餘蘊矣伏
引詩者隱然于言外顯出不出家而成教意○不可教根身不
倫來你不能教看教人是教國人二句反說輕看重故君子句
不出家根身來調身不出門戶不下堂階也成教二字是成個
教的規矩○厲君子身上未說到民從教去過云何也以家國一
理也孝者時以事君不是移孝為忠蓋人心只是一理流行事
親之孝即事君之忠以此心而事親則為孝以此心而事君則
為忠如水與波旋轉其名而不轉其体餘做此○康誥節只重
孝弟慈之心出於至誠不假掩為故家國可以相通如字指保

于國豈必戶說以耶命蓋身
不出家廷而教自甬奏成於
國矣孝於家之親而國之所
以事君者此道也安在乎不
匱之思非即天玉明聖之志
思乎忠教也弟於家之兄而
國之所以事長者此道也安
在乎疾舒之節非即齒頰相
先之六節乎悌教也慈於家
之幼而國之所以能使衆共
此道也安在乎慈摩之德非
即樂育群生之六德乎順教
也此皆不出家而成者也所
以去者以孝弟慈之理一出
於心耳康誥曰如保赤子夫
云保赤子語慈也云如保赤
子語使衆也而赤子何以保
赤亦于有欲不能自言保赤

此下面只釋保赤子心字是保赤子之主張誠字又心中真切
處求之是求赤子之欲要見自然而然而謂根于誠之不容已
也凡為母者必誠此意景要認真通即重此句末中不遠正真
心迎合處不學而煉只合不假強為講不俗未找保子如此休
此保民豈不足以使衆乎舉慈一端則孝之事君弟之事長便
可例見○仁讓是一個孝弟慈雖說一家要着君子身上自
且義決洽處便是仁自禮文叙秩處便是讓與者感動奮發之
謂到此地位自勃發而不可已故曰與看來讓之興本仁之興
來不兩平當重在仁上一人指君貪是徇欲戾是背理即仁讓
之反作亂即與仁與讓之反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國人

于者以其懇切心求之雖未
又恐中其欲而亦不至相悖
之意蓋不慮而知亦不學而
能豈有學養子而后嫁者哉
何也慈自然也夫慈而有子
后知者也狹不待學矧君親
大倫兄長入分而願于學乎
理不外心而得則教不出家
而成只在察識自滿其量耳
家仁三節諸誠使治國君子
以仁教家使一家之意思指
誠則一國莫不與起于仁以
則一國莫不與起于讓使一
人肆貪戾之行仁讓不洽于
家則一國醜紛亂之俗仁讓
無睹于國矣凡若此者何其
此誠彼應之若是甚也蓋其

與會矣之朱纜萌於君之念而國已亂矣要之一家仁讓誠
一國與仁讓所在不必說到國上去方見機之者與動所由發
動有神速意與動所由有至微意此字指上六句倚事證亂機
定國證治機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一言不
合理故慶敗乎事一人亦指君言能勵躬修端風化則足以底
定乎一國倚事過輕之因邊重此二句是古語○堯舜即重身
教上說令字輕堯舜唐虞之一人也而天下無不仁遂其治者
機也桀紂亦然身之所行即為帥不是提命之也遂則不但與
有與之為一意令只指仁好只指暴不必粘堯桀堯舜之句只
引起其所令句其所令句又只引起君子句有諸已指仁無諸

稅如此補于莫測亦不棄毫
幸者也此正所謂一言之失
是以積事以有備者稅也一
人之正足以定國以有定者
稅也稅之所係重矣哉一人
定國何如亦以一國之大惟
送一人之所好耳試觀堯仁
如天舜德好生帥先天下以
仁而民即從其仁從故風動
者遍唐虞之世則以堯舜
供極治稅也桀紂帥天下以
暴而民受其暴則以桀紂握
亂稅也好即為帥在文誥之
先帥即為淺在功令之表向
使其所令者仁與已所好之
暴相反而民豈受之哉民之
沈好不送令如此是故君子
欲以來人之仁不遽求也知

已指暴求諸人是欲人為仁非諸人是欲人去暴不是說是已
有而便求人矜已無而遂非人頹玩而後字君子教國只求有
諸已無諸已耳而求人非人持其後之事耳其求人之理皆藏
於已所有中非人之理皆藏于已所無中故下面有所藏乎身
之說藏者就其身所好在主宰中隱而不見者言民不見君子
之身只見一個諄然慈惻但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故曰喻
喻者默喻之謂心知之而口不能言者也怨者如心之謂出而
求之非之者一如中心之所藏故曰怨否則不怨不怨則一
膜如隔九幾雖慈母不能喻之赤子而况君民之層屬也而况
君善藏民又善意也故曰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曰曰在

所以於其有之稅者已也又
有仁諸已而后著令以求諸
人之仁使衆共有焉欲以非
人之暴不遽非也知所以於
其無之稅者已也又無暴諸
已而后著令以非諸人之暴
使衆共無焉則君子之戒身
恕乎而后能喻諸人乎若已
刻未有而欲令人又有已則
非無而教令人又无此戒乎
身者已不能如其心矣然而
我戒之人且意之而能喻諸
人使之速肯者未之有也合
而觀之國听於家听於身
軫矣故君子欲治國者使
知折布仁讓之風在脩身以
齊其家而稅是為帥恕是為
歲也則以齊治同一稅耳

齊其家故字根上文來不曰家齊而曰齊家全在君子身上講
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意發○三引詩只是舉齊家之義不必
拘夫婦兄弟等字要看宜字法字宜于已而不宜于人宜于妻
子而不宜于兄弟家未齊也我可帥人而不可作法不齊也
故又引此重教國人與民法說宜其家人切正閨門講教國人
之須切正向意而后可以教國人是我可去教國人不作國
人自化宜猶善也只是和好意宜家人本是女子諧合于家人
引詩乃引君子正內言耳宜兄宜弟是國君諧合于兄弟國君
之兄弟有偏上之嫌有奪嫡之忌宜之尤難此教國人亦切友
于之義講其為父子兄弟之法是君子一身其為父也慈其為

挑天三節講不現詩之所咏乎挑天之詩美王化也其云挑之天其葉秦之子于勿宜其家人弟謂婚姻止男女時耳乃詩人早識其令德之來而曰宜其家人夫國之人何殊家之人也君子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同人國門之肅雖非即一國之靈範乎美蕭之詩咏康侯也其云宜其兄弟弟謂治笑語補光年乃詩人追賞于孔宜之光而且曰宜兄弟夫君子宜兄弟而后可以教同人家庭之式好非即通國之及于乎鳴鳩之詩咏令儀也則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勅亦謂帶伊絲弁伊騏耳乃詩

人究論其如結之象而曰正是四國四國之人全此父子兄弟也君子誠能其儀不忒其為公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為國之人取法而後民法也倫叙之表儀非即國之法則乎宜者方恬以安其所教者即順以專其和儀者須有所歸于此法者即樂有於被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而三詩或可三復矣
補平天下章全旨平天下只在君心之一仁而仁又在君心之一慎慎德即慎獨也慎獨以誠意即忠信也故理財用人之各得者所以新民而本下慎德所以明德德德以行黎矩之

子也孝其為兄也友其為弟也恭皆足法於家人而後民法之為孝慈友恭也三詩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作文只好鏡花水月咨嗟感慨寫一個齊治相因的影子不可粘皮帶骨板實發○此謂治國須與前面故治國不同上是國本於家以實事言此在詩上咏嘆以發明先家後國之理

平天下章

此章平天下只是一個黎矩而黎矩在一個公好惡然民之所其好者財而所甚惡者在于奪其財故朱傳曲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是此章之旨然惟慎德斯知民之好惡何在而公好惡于財貨又在用好人故不素奢數節然用着好人則于財散之

可外之亦可而自有生財之人道又何用此聚斂臣使好與民相隔絕而感朋解之勢也○上老等便後君子身上起根重上半截看三句只是說得個人之心之同見治平君子當推此心以及於民使無不得其所不信謂亦如上之慈民字指國人繫定是繫以吾心之矩吾心之矩最均齊方正人同此心同此情各有分頭吾處之不泯其所使歌斜虧陷而不平故於興孝興弟不倍處見心同即此同然之心尋個處之法使人各逐孝弟慈之分願極斗得天下平道字含有許多經綸在此節自趣在一矩字矩字後平字生註訓所以為方方即平意謂天下各得分頭而無一夫之不獲也所以為方則心也所以

大學即明德為大孝之道
平天下三節請傳者什治國平
天下以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
國者天下之人不一而心未
嘗不同上能隆聘養以若吾
老而天下之民與孝親之意
上能崇尊頌以若吾老而天
下之民與尊長之心上能勤
無字以恤孤而天下之民
亦以慈相恤而不恃上之慈
矣天下人之類應於我如此
我欲與之其應上之心可不
知有以休之乎是以君子知
天下大器而心其矩也推心
其絜也有絜矩之道焉度以
吾心處之各當令人不盈其
額而往乎天下者如此而已
何謂絜矩之道君子身於中

身於中則有上下相序則有
先後相列則有左右其心可
易也而為也必心有所慮於
上之加我也則以此心度下
而母以使下心有所慮於下
之事我也則以此心度上而
母以事上心有所慮于前則
以此心度後而母以先施于
後心有所慮于後則以此心
度前而母以逆隨乎前心有
所慮于右則以此心度左而
母以交于左心有所慮于左
則以此心度右而母以交于
右斯則操一念以權萬念如
持衡而上下四方隨其所
施會無一偏闕之憾所稱絜
矩之道此之謂也倘稍有一
毫之缺非絜矩非絜矣

為三字要看○次節指出一個惡字來以解絜矩之字之義
人心所同然者不外於好惡而所惡者尤貴勿施故上下前後
左右皆矩所運之境而我守其要於中央則能絜矩之人也六
位之人各以其分來取平於我而我但執我之一惡性而通之
何等簡便故曰此乎天下之要道也○母以字最重講母以
全要發出能度意上言人心本不間于已故曰是以有此言已
心能不間于人故曰此之謂○樂只節是好惡能絜矩之得好
民所好本吾心之好而絜天下人之公好也惡民所惡本吾心
之惡絜天下人之公惡也如此則大君赤子聯為一心豈不是
民之父母父母字最重不可謂民愛之如父母乃父母斯民之
道也着上之入言○南山節是好惡不能絜矩之夫聽字要看
有國者其位愈尊則一好一惡瞻之者愈眾安得不慎慎即慎
獨之慎也得廣不可指定好惡只把謹其幾意諫之使安有國
有字要別指有天下者言○喪師節結上文二節言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則今日既喪師可知儀監之句以懋承未喪師而
言得衆承殷先王失衆承殷後王二句還是釋詩結上文意當
補在二句之後詩言帝命而以得衆失衆釋之者天命主于民
心民之所在即天得失指民心說○先慎即言財能絜矩之
得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士財用說蓋有國者不
可不慎而尤先慎者則在德為德即明德慎直是念隱微處

大學一
二

三節是也。即父母
天下之道也。南山有臺之詩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君
子何以父母乎。民也。知民之
得愛其孝。孝慈之頭者。聚所
共好也。則好是務聚好。以民
不以我也。知民之不得遂。孝
弟慈之頭者。聚所同惡也。則
惡是務去惡。以民不以我也。
同民而無拂。民此之謂親。民
如子而為民之父母耳。君道
也。即親也。其矩得也。然其
責有不吝。不吝者。即南山之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然
降也。以狀赫之師。尹為小
民之具。甯瞻也。即詩之刺師
尹。規之而知有國者。位愈尊
而瞻愈衆。當布以父母乎。民

檢點精密。不令已私稍有存。意比黎矩高一層。慎德故心虛
而可以合天下之情。慎德故心靈而可以照群情之隱。所以能
黎矩而得人心。有人有土活者。有者土只是能。有之入自我而
撫馭土自我而疆理也。不是入挈其土來歸土之所入。即財財
之所出。即用有用。用字看方深。此有者猶言。即此便有。不
待外求也。須把四個此字。說得有力。方見歸重慎德之意。人土
財用不平。通下重財用邊。○德者即是承上起下語。本末二字
不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末。只是說治平的本根末節。處是本
所當先。而未足計也。重德邊。○外本以下三節言財貨不能
黎矩之失。外字對先字看。視為不切已置之度外。縱前務德之

好惡。不可以不慎。否則好
惡。詳於一偏。則禍及天下。聖
歸一人。必為天下之慘。廉矣
其輝失也。又。文王之詩
云。殷之未喪師。以成既已為
君而克配上帝。既喪師後。則
儀監于設之亡。而知峻命不
易保。詩之論殺也。蓋言人君
好惡同民。則許衆心。而因以
得國。而配帝于斯人。君好惡
弗民而失衆心。而因以失國。
而重命于斯。天下者。可不
同好惡於民。而群焉。不願為
哉。

心或志懇至。內者日夕思。存。在心裏。外本向未。便與民爭
財。故曰爭民。爭財於民。誰不起。而爭奪之。是民之爭奪。實由
在上啟之也。故曰爭奪。曰爭民。曰施。但君君一處。重外本說。○
財聚節言向未之不能有其民。與有人有土。反看。上句重下句
帶言。註爭民。施奪。故民散。蓋爭奪則乖違之形。故民亦有不
散者。財散。雖不必是散財于民。然有流通泉轉。而無雜隱。意民
聚有精神。凝固。而不可離。意着來財聚處。即民散處。不必萬姓
既叛。而後見其散。財散處。即民聚處。不必四海既歸。而後見其
聚。俱主天下大勢。言兩則字重。○言悖節言內末者。又。不能有
其財。與有用友看。上二句。輕引。起下二句。言時出或求。人

大孝一卷

德則衆庶歸之即此而有人
有財則國富夫即此而有
土則國大即此而有
有財則國富夫即此而有
而有用之存而無不有德之
所係如此可見德者組脩于
幽獨矣治平之本原一日不
可緩者也若財者之充積于
泉府亦治平之本原一日不
可先者也本末分則內外辨
矣為外德之本而後之內末
之財而專之則是爭鬪其民
而施之以奉君之地耳民豈
不以奉君為德也德如此事
利如彼是故以類外德橫征
財聚于君則民散於下無德
敬之也以什一定正賦而財
散于下則民歸聚于君有德

或批人、不以怒、貨、悖入、或漁之、儼之、不以正、言、悖入、只是、不、後、
有、證、貨、悖、出、則、指、劫、奪、亦、字、重、者、悖、字、要、認、悖、者、按、道、之、謂、理、
當、入、而、入、則、入、必、為、吾、有、雖、有、時、出、亦、非、悖、理、不、當、入、而、入、則、
入、必、不、為、吾、有、雖、未、出、時、已、悖、字、我、是、敬、字、義、○、康、誥、節、指、
出一、命、字、比、得、幾、節、又、進、一、出、善、則、得、不、善、則、失、兩、則、字、有、候、
忽、轉、移、意、善、字、即、上、德、字、不、必、以、散、財、為、善、聚、歛、為、不、善、牽、來、
纏、擾、二、之、字、指、天、命、天、所、命、惟、善、善、者、顧、認、明、命、者、也、善、便、得、
命、得、只、在、善、之、一、合、上、說、○、楚、書、之、節、承、上、起、下、之、詞、以、兩、個、
實、字、足、上、財、貨、之、意、以、善、字、仁、字、起、下、用、人、之、意、但、註、中、訓、不、
外、本、而、內、末、故、屬、上、文、若、帶、在、下、節、出、題、則、會、用、人、之、說、語、凡、

也、之、也、平、天、下、者、與、其、聚、財、
與、與、聚、財、之、為、許、耶、况、乎、民、
之、散、者、財、以、不、終、聚、乎、是、故、
上、之、言、以、悖、而、出、者、下、之、言、
三、以、悖、而、自、外、入、上、有、通、詞、
下、受、甚、議、兩、相、當、也、况、乎、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自、內、出、上、
之、人、實、裕、哉、則、下、之、人、怨、獨、
澤、積、怨、成、爭、勢、必、有、至、至、此、
而、財、亦、不、流、終、聚、矣、又、想、康、
誥、之、書、曰、惟、命、不、于、常、蓋、言、
君、心、內、本、所、謂、善、也、善、則、民、
聚、而、徵、上、帝、之、寵、君、身、內、本、
所、謂、不、善、也、不、善、則、民、散、而、
孤、間、在、之、心、善、不、善、之、分、境、
其、危、轉、瞬、而、岐、轍、則、命、之、
轉、挽、甚、矣、三、刑、而、刑、去、而、彰、
命、者、愛、善、而、也、

齊、許、其、寶、者、雖、偏、伯、之、國、亦、寶、善、人、寶、仁、親、善、其、利、我、子、孫、黎、
民、者、所、寶、不、在、財、而、在、人、俱、能、制、馭、群、維、○、楚、書、節、寶、立、白、采、
善、指、觀、射、父、能、為、詞、命、以、交、鄰、國、左、史、所、稱、訓、典、以、贊、君、
王、孫、圍、聘、于、晉、因、趙、簡、子、問、及、于、楚、之、白、珩、故、對、之、云、云、○、魯、
紀、節、晉、獻、公、惑、于、後、妻、故、公、子、重、耳、出、止、在、外、獻、公、憂、秦、穆、公、
使、人、勸、重、耳、返、國、故、魯、犯、教、重、耳、對、曰、我、亡、人、不、以、得、國、為、寶、
惟、仁、愛、其、親、而、盡、哀、痛、迫、切、之、情、乃、以、為、寶、仁、親、切、居、喪、說、
○、秦、誓、節、引、起、下、仁、人、意、一、个、臣、重、能、保、不、能、保、兩、樣、相、臣、不、
重、才、而、重、量、曰、君、有、者、亦、是、設、為、真、望、之、詞、斷、乎、即、形、容、其、
無、他、技、你、一、句、讀、只、就、外、貌、推、真、實、上、看、緣、他、用、心、于、因、致、

楚書上如楚書王孫滿對

趙簡子曰楚國無以白斬之
諱焉為實唯善人若見射父
之作則詞左史倚相之故善
敗以為社稷實曾祝魯教公
子重耳對穆公使者子顯曰
出亡之人無以將國為宜惟
及死之謂何不將與於天流
之喪仁愛其親以為宜由二
書觀之則人君不當宝財物
其所當宝者自有在耳然好
惡之大者莫要於用人秦誓
以若有一个臣而秉鈞衡貌
則斷之今而無他才技其心
則然休休焉其如有所結納
而伊也焉彼見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其聰明即吾耳且其
幹運即吾肢休休人之彥聖

其好以心不以口懷德卷不
善盡類之揄揚是能容人者
以濟心豈士宜力聖贊能保
我子孫彼黎民尚亦有利哉
此客贊利國之乎好若也若
人之有技恨其勝已也媢嫉
以惡之人之彥聖想其刑已
也而還沮之使不得達實不
能容人者而善類奔逐以不
結保我子孫彼黎民亦曰殆
哉此好善高國之可惡者也
惟仁人在上以好不去則昏
必不昏而昏不遠則奸又復
同於好善病國之人則放流
之道諸國不與同中國何
之謂也此謂惟仁人為能愛
有容之人愛其善子孫黎民
則也黎民不察發之人惡其

外面才華不露他字且玩蓋大臣自有體增一分技能便為失
體故曰他者外之謂無他技不外增也此意切要認其心二
字畧讀住休即形容其有容亦作一句讀無兩意休者心
無夾襍之謂休心莫遺美之謂休即此休之心空洞無外是
有容而實無所有故曰其如有容全要發如字意隨有技屬
才彥聖屬德聖是通明與彥字連看不是聖人之聖凡人情以
才不自己出為媢曰若已有之是不以才不自己出為媢也與
下媢媢反看心之所好口必稱揚之但心之羨慕已極口亦形
容不盡故曰不虛言若自其口出是形容他好之甚全要就心
上描寫出不帝的意思容字承接有技彥聖是字應上女字直

重看在上說以能者以此故能也保我子孫作一句黎民尚
亦有利作一句此說尚上字明白又有以黎民為句而以下句
承接者亦可媢嫉者惡其所長而已惡則併其人而憎之違者
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其事而敗之下段照上反看一是
容賢利國之臣為可好二是妨賢病國之臣為可惡○放流節
是用人能繫矩之得仁人正是慎德之君子繫矩之父母至公
無私留在下此謂惟仁人用觀註可見放流之字指妨賢病
國放流是不使在朝廷遊之不與同中國是不使在內地賢奸
消長關天地否泰使城內尚留一凶人即不必其濫用而字當
尚尚有一類齊不和處遊絕之遠正所謂能惡也惡淨其善而

楚書上如楚書王孫滿對

大學一卷

二十三

而子孫家民也。以。子。和。之。志。為。性。登。之。事。而。愛。無。惡。兩。雲。矣。豈。不。若。仁。人。也。有。見。賢。而。不。欲。奉。委。而。不。能。先。之。衆。人。之。上。是。以。若。進。若。退。之。心。待。高。難。慢。莫。甚。焉。見。不。善。而。不。能。退。而。不。能。遠。之。中。國。之。外。是。以。似。去。何。留。之。心。處。金。玉。過。莫。甚。焉。過。於。容。不。肖。不。肖。見。用。則。為。好。人。之。所。惡。矣。慢。於。置。賢。者。賢。者。不。用。則。為。惡。人。之。所。好。矣。是。謂。佛。天。下。人。之。性。而。道。其。好。善。惡。惡。之。直。矣。人。則。必。失。用。而。蓄。必。速。失。身。矣。此。不。仁。之。禍。今。由。人。性。而。以。拂。思。吾。性。之。所。以。通。是。故。君。子。有。均。平。之。大。道。焉。天。下。之。方。盡。于。知。

好自無不當不必以禁凶人正以保善類扭捏之能字要在仁字上說蓋發于私情就是好所當好惡所當惡然做不做惟在天理中出則一萌都已發盡再無不做不到故曰能見賢二即是用人不能察察之失見賢見不賢雖其見理精明處全體終欠透徹所以心力甚軟故以優柔之心任賢而以寬假之心養惡命者不把賢來當一場事已知其賢而姑緩為之也過失也小人如葛藤割之尚不絕若當機不斷後雖殺制之而不能自古人君多以姑息養奸豈不是長厚之過這點過命念頭浸淫日甚必至惡人所好好人所惡拂人之性而止拂則生人之脈已斷冥漠亦曰不祥而害且有不便者拂處便矣矣。

而天令人心無邪洋也其必忠信乎念其懇則好惡與天下不相遠道未有不淨者也失之而天命人心無弗傳也其必以驕太乎於後學則好惡約一己之私道未有不失者也。是道大而心原不小小心則聖道之本與。至財五節講是大道也其真以經去。以諸餘以經國至於生財有大道焉以聚歛小計也教民務本主之若寡也而食祿之家寡不墮其所生功。民力作焉之若疾也而詔出之。要。一。耗。其。所。為。既。有。以。用。之。又。有。以。節。之。則。財。在。天。他。極。是。而。不。竭。而。公。私。兩。利。

忠信節是故兩字。機上不能執。知來有字不是能。只是說有此位即有此道。大道以承好惡言好惡不以已而以天下何等濶大。故曰大道必守。是必定如此。忠信驕恭俱屬心。忠信是真。心。驕。恭。是。妄。心。至。血。已。心。為。忠。循。物。理。為。信。盡。已。心。則。我。之。情。已。奉。注。於。民。循。物。理。則。民。之。情。已。隱。通。於。我。故。任。我。流。出。自。性。之。喜。怒。靡。不。付。人。當。然。之。好。惡。蓋。以。其。動。乎。天。則。者。乎。天。則。大。道。所。以。得。也。即。忠。信。處。就。是。得。不。是。忠。信。了。方。得。大。道。則。盈。氣。蔽。其。公。好。公。惡。之。心。太。則。後。念。越。其。當。好。當。惡。之。理。民。之。痛。痒。漠。不。相。關。大。道。所。以。失。也。此。句。輕。重。直。言。國。之。得。失。以。民。從。言。命。之。得。失。以。善。終。言。道。之。得。失。以。心。言。愈。切。而。意。愈。深。

美家之何而... 凡仁者以財... 其身為有德之身... 也宜若不仁者... 謀其財為三用之財... 于身哉然一者... 六以上愛仁曰仁... 曰義未有上之為... 利而好仁而下之... 不好義而輸忠者... 矣則赴國事如身... 義而奉上之秉不... 者也好義則奉公... 安見府庫之財非... 忍于悖出哉至此... 非祗慮矣且利非... 宜言也不聞孟獻... 孟獻子曰人臣之... 不可使

矣。然入君往... 不能實存此心者... 因徽不下利學... 言生財有大道... 字大字正破他... 所以節其流民生... 以冗用疲之故... 要根生字說解... 要在生上說... 說循此大道以... 散財以得民仁... 皆其身之數... 精神自多枯槁... 是說以財發身... 則不必輸君而... 虧欠是也好義... 講惟下好義以... 是好義以報其... 所而布德施惠... 泛執趨其後說... 即府庫封識... 之利也君即昏... 必肯義以趨利... 則表

其家利之事不可... 窮與利之人... 為大夫者不察... 民利焉成冰之... 以上者不畜牛... 焉至於百乘之... 不畜聚斂之臣... 焉與其有聚斂... 寧有盜臣竊已... 及民即獻子之... 此謂有國者不... 利而聚之於已... 義為利歲之不... 以利為利又且... 家而務財用者... 下人倡為富國... 矣彼君且以... 善之不知小人之... 國家

精神自多枯槁... 是說以財發身... 則不必輸君而... 虧欠是也好義... 講惟下好義以... 是好義以報其... 所而布德施惠... 泛執趨其後說... 即府庫封識... 之利也君即昏... 必肯義以趨利... 則表

善民奉君其究也天灾人禍
一時並至此時雖有君子之
善起而更張之而時已不救
亦無如之何矣務利之禍如
此此謂前國者不當以小人
聚斂之利為利而取禍深營
以仁者散財之義為利而收
利專也乎天下者味義利之
辨同好惡於民而不專其利
而聚斂之道及天下不難平

欽之小人誤之也故引獻子証之獻子所惡在聚斂之臣只借
雞豚等形起耳雞豚牛羊所侵有限即公此于民所益亦無幾
但此察之畜之一念不好蓋利端漸不可長一染必浸淫其勢
必至聚斂謂之不畜聚斂乃拔本塞源之論寧有盜臣甚言聚
斂之臣不可有蓋盜者不過侵吾之利而聚斂者剝吾之赤子
也與其損民寧自損把此意描寫便得與其寧有意出此謂二
句是曾子以獻子言斂之說平天下者說利字根雞豚牛羊聚
斂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此二句以義利對言而言利之臣
不可用下節又以利害對言而言利之臣不可用要辨之長
國家指君小人指聚斂臣曰自者各小之倡導侈心皆其罪也

惡也謂生財之大道而無
侯于聚斂之小人亦平其
好惡也以忠信得大道以
大道之舍得天命以天命
之得衆得國豈有他哉不
過有也小人好利而無
其心而無失者好利而無
之禍愈而已

使名外之七假借人柄乃
其惡甚其極善小人而使之正其善聚斂之臣至下上之人
下招人害雖有繁罪之善者極力扶持事勢已極竟奈之何哉
故以義為利必先去小人小人去然後可慎德可忠恕而可
也

伐冰者禮服用冰無祭用也鑑皆食祿之家用之

此章舊重一道字看來道不外乎性只宜重性上說子思以性歸諸天命見無欲之性與天同體率性而行無不是道修道不過後所性之本體戒懼即是盡性工夫不睹不聞即是天命之性位育便是盡性至命不須如此看方合書脈○天命即維天之命於揚不已之命夫人原是一理此理流行於於穆是為天之命付畀在人身上來是為人之性即命即性非既命而後有性也率循也不由意想亦不着感觸任天而行如夫婦居室故

增補睡菴湯太史四書脈講意中庸卷之二

座師會稽石魯陶望齡校定 宣城湯賓尹嘉賓父撰著

天命章

此章舊重一道字看來道不外乎性只宜重性上說子思以性歸諸天命見無欲之性與天同體率性而行無不是道修道不過後所性之本體戒懼即是盡性工夫不睹不聞即是天命之性位育便是盡性至命不須如此看方合書脈○天命即維天之命於揚不已之命夫人原是一理此理流行於於穆是為天之命付畀在人身上來是為人之性即命即性非既命而後有性也率循也不由意想亦不着感觸任天而行如夫婦居室故

中庸二卷

性非道也

莫不有道而道非他也率其
本然之性而日用坦夷無碍
之途從此現焉是之謂道非
易簡之外有周行也道本不
待修而貴智旁營於道外愚
不肖者迷於道中于是聖人
引性為宗本無若修之使去
本有若修之使完期無失夫
率性之初不謂之教乎夫由
教以繕性及性以至命則依
然天命而已是可以得道之
大矣矣

而性言性道教三字總為道
而性言性道而出於性命則
不墮則見言道而曰率曰
修則不涉玄空雖未言中
而中之意已寓三之謂乎
此後是釋箇三首之名目

乃明道之原來以及其所
實體也故下遂承言道
不可獨史高
道也二即謂是道也有下古
不息之精神亦有呼吸與通
之脉絡真不可須臾離也若
其可離則非率性之道矣惟
道不可離是故修道君子有
不離之功而以道正無形可
形而不可謂無形者之非真
形也必戒慎乎其所不睹形
未受者精先受之道正無聲
可與而不可謂無聲者之非
真聲也必恐懼乎其所以不
聞聲未收者神先收之此跡象
外之精神性命中之學問也
然是不睹不聞也且其秘不
而莫可窺識不謂之德不可

提愛教人莫不飲之類無味無臭而不能越故曰道率性便是
道不是率性了方謂之修道本天命來原不待修只因氣拘物
礙損壞性之本體故須修治以渡其故修之者設立一個成法
便一一循性之本體而修非有增減於性也教乃主張世道之
教倫道即是教不作兩層三句勿平看當重率性之謂道天命
句揭出源頭來是道之根脉修道句是体道之實功操是一個
率性之本體故此即發明一道字在於性後面四節正所以完
此性也○道也者二句當粘上性字講蓋道既是命于天而率
于性則天一生下此人性即屬在人身原是不相離的而人
一不率是性以行則便為妄動為執據而失其性即失其所
為人故曰不可須臾離講不可離須說道與性離不許

為龍統說一段道不可離便非肯可離非道言可離必不是道
是道必不可離非遠人不可以為道之謂此句輕有是故君子
二句正是盡性以体道不睹不聞不是合眼閉耳時即分明是
無聲無臭的性體即當耳目交馳中而此不睹不聞之体自在
成道想不是有心去着力把持提是個常性法所以存命
那天命的性体于不離也○莫見即是指戒慎之喫緊處以示
人用功之的不可說慎獨即是戒慎一層工夫是心曲之中
微是念慮之萌此隱微之地乃吾不睹不聞心体萌芽處心
一萌芽則不睹不聞中忽然覺有獨睹獨聞處理欲公私分

中方二卷

要之德于道而非隱于性則
至此而萬象昭然莫見于
此矣自有其香芒而莫可端倪
不謂之微不可要之微于形
而非微于性則至細而萬形
畢具顯莫顯于此矣此隱微
見顯之氣机即不睹不聞之
寂體所謂也故君子必泛
無耦處定一尊戒慎恐懼
自有不容已天道亦何嘗有
史高之哉

補新直近諸公皆以修遠為
自己身上工夫說其見俱
高出于宋儒先正之上愚
嘗謂此節之戒不睹不
聞見修養之修慎莫見慎
莫頭是修省之修養以
保合天之所命者以調
明不可瞞昧故曰莫見其頭所以然者則以去不睹不聞的
境界未遠尚未經物累故自家遠見得理欲分明如此于
此不慎則戒慎所存之理將從此流于欲而不可挽故君子必
于此獨知處遏欲以存理蓋不欲于獨觀獨聞之中而離其不
睹不聞之體也莫見其頭是不睹不聞靈明處慎獨是戒慎恐
懼審處必要這工夫方是不須更離道○喜怒哀即又指出
中和之字以見道不離性而人不可須更離意喜怒哀樂四者
未發是不睹不聞之境界正是天命之性所渾涵處四者之發
是隱微頭見之作用正是率性而流處惟是一個性體不必添
出情字未發不是會而未發是全未萌芽時候謂之中者不

此是居性
合我慎慎之外而又另
說之法教人大遠大遠
喜怒哀樂諸無君子之所以不
離道者亦有見於道之不離
於心耳性物渾一穆安有
喜怒哀樂之相試看未發時
氣象四虛無着欲說一惺存
之念是之謂中試看發時中
如射氣象四應不關各肖其
矩是謂之和中非一
印此未發之心非
便包孕夫夫為流行之蘊萬
事高化于此根法甚天下之
大本才和作一人之和也即
此中節而不論便是率性之
道暗顯說古今字宙共由于

不偏于怒云云要在性上體認蓋此性渾然在中不落方際不
墮隅曲故謂之中節根未發之中來未發謂中則天然之節已
具于其內發而皆中之只是不失未發之本體謂之和者性體
如是發出來如是其于未發之中初無乖戾故謂之和者為
大本亦要粘性上說蓋中是天命之性所涵涵雖不可睹聞而
萬睹萬聞之用皆本是性而率以行者故中為大本達者此心
通達無碍之謂天下萬世只是此中我既與此中恰好即是此
天下無碍處不可作推出看道正與率性之道相照中之大本
和之達道二非兩下分對說蓋大本即是達道之本惟其為達
道之本所以為大達道即是從大本上達出來惟其從大本來

增不界者四書用

此其天下之達道乎此正天地萬物所由以幸而調劑者也。子曰特慮中和未致則本原先闕法象先為之不及誠哉慎慎以致中和未致則道遠矣。德已發不失吾常則大本已立達道已行由及性以參天地壹備際中。戰兢戰受混開作為清寧謂天地月我位可也。辰巳性以及萬物壹備德中以阜以蕃。君子倍為欲也謂萬物自我育可也。夫天地萬物一性也。以位以育道也。蓋全是而修道之功。盡人固未始不為天哉。

所以為達本字達字緊相連的要講得分曉。○致中和即示體道之極功。致者充得性體使滿其分量。就是那戒慎慎獨工夫。始終無間。不增一分。不減一分。完得天命之本体也。如云本自大母令小也。而還其廓然皆備之體道自達。毋令闕也。而還其融液無間之真機。這便是致中和。和原合天地萬物而言。天地生萬物其德中和而已。致中和則與天地合德。以天地之德格天地。而天地自應以天地之德被萬物。而萬物自遂。故位育無他。亦俾天地萬物無不中和而已。此見得天地萬物原與我同此中和。致之。一時即位之育之。一時非有兩件物事。非有兩項工夫。中和與育不可分屬。致中即能致和。致和本於致中。

最吾心之萬物育此味人

得未發之中一處的道妙。若論在育之實功。必有政教施為。經綸參贊之事。多洪中節之和。運用出來也。仲尼章證子思子論中庸而引仲尼之言。以明之曰。道自精一剖秘。以來惟此一中。而序不易。固人斷同有也。然惟統統君子。領中斤希淡之趣。而渾合之實。其名副也。中斤始有真統。若若小人非顯而此則陰而掩。皆反中斤。而與之大相背。若于聖之統。至此為偽。統美大君子。小人何道。蓋君子之所以為中斤。也。蓋其人為君子。統是天理。用事為之以至正之矩通之。

天地者萬物之主宰。萬物者天地之化工。世豈有天地不靈而萬物自生自長之理。然除却萬物化生天地亦無別有造化矣。必到位置方是致中和。方是完此天命之性。

仲尼章

此章下節申上節意。上虛下實。着節註不偏不倚中之體。無過不及中之用。庸平常也。平是平淡。常是常久。中即是庸。非中外有庸也。○君子中庸。謂君子即是中庸。其肢體盡是運行中庸之官。其心思盡是凝注中庸之神。不是說惟君子為能中庸。小人亦不是下等小人。如下文賢智之過。亦資質高明者。他弄資質。這意見把一段天命之本体。一一反亂。非不巧為附而實則。

中庸二卷

曰君子中庸小人自以為
中庸也乃其入為小人純是
特識用事處平常為無奇慕
於詭為尚通而恣行無所忌
憚故曰小人反中庸是中庸
之謂也只在君子小人之間
而已由仲尼之言觀之而中
庸之統定屬於君子可知矣
中庸直此聖學異端之由也
聖學只是箇小心心則
理會得發而中節的道理
故能隨時中與端只是
箇大膽大膽則任意肆行
而絕不管度下未發之本
體后面索隱行怪以悖后
此之稱述是小人而無忌
憚也依乎中庸避世不見

分馳初亦微有差而究則千里故曰反中庸○次節君子之中
庸與小人之中庸用一之字便與上節不同見得君子這個中
庸只是時中小人也也推一個中庸只是無忌憚註中添一及字
非是君子小人還在人品上看註中戒慎慎獨俱在君子下而
補出小人亦然大凡中非執定不化之謂亦非因人變遷之謂
惟其時而已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君子因時順理不着一點
意必固我故謂之時中中即是性體切勿在應迹不膠上看小
人無忌憚要學那交通員融或揣摩世情以為苟合或假借義
理以便已私大言欺世全無所顧忌而畏憚也講無忌憚處須
認得小人自以為中庸的意思若已反說個恣欲妄作無所

知而不悔是君子而時中
也
中庸章註中庸之道即彼小
人反之哉故夫子特標其至
曰中庸之道何道也至易至
簡天地無所措其辭不戒不
增神聖無所為其異其至精
微至易簡矣乎但民有薄中
庸為未至者而列尋一節至
之程則雖有奇能而非能即
有能中庸為至者而先疑
一不可至之心則雖有典能
能而亦非能也其詳能中庸
也久矣可慨哉
謂新直仲尼之意謂今之民
皆欲道之至者以為天下
至善不知中庸已至矣乎
而民素何於至之上復求

忌憚便失旨無忌憚與時中必爭甚蓋須要在心術上查若
在迹上看則家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君子之無以自異
於小人矣
其至章
此章言中庸之德非惟小人反之而民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
意無過不及但解得中庸至字就本體純粹無疵上講曰至便
有不可離于須臾意民鮮能即行不著習不察意須以過不及
上項人渾講但智愚賢不肖字勿露出鮮字文字俱要挑醒註
中世教衰二句是朱子補意不必用
道之章

中庸章註
中庸二章

至而鮮能之也此宜責重

道之章講何以為民之鮮能也夫子曰中庸之道萬古不息直人不能行也其不行也我知其故矣凡行者必行其所明不行其所暗乃智者於其行一隅之見則必窺之淺而一過一不及均之不明而何由行焉中庸之道萬古不晦亦宜人人能明也其不明者我知其故矣凡明者明其所習不明其所疎乃昏者誇獨到之字則必登之詭與不肖者相咫尺之途則必退而自盈一過一不及均之不行而何由明焉不行不明豈

此章說道之不行不明由于人自離道也不行不明屬道之本如江河之行于地今則塞而不行道本如日月之明于天今則晦而不明我知之矣言我知其故矣知行原非兩截知之真實真切處便是行苟知不領其先則遙遙將何之其不行也則知者之誇玄覽愚者之影叢測不明故也行之精明朗徹處便是知苟行不識其塗則茫茫將何之其不明也則賢者之馳心瀕等不肖者之藉口循途不行故也○飲食即當由字勿以飲食當道味當中只虛影寫看曰以為涉于幽深即此日用之常昭然而身以為未嘗行習又即此共由之則群然而趨誰不飲食也而誰知味也○就慨嘆上發出之在道中却又入之在

道外方妙

道其章

此章講中只好就行上過不及說註中由不明故不行當作子思口氣補出

大知章

此章說舜之君臨天下說以大知二字為主首句虛下正見其大知大知要就舜心體言人心有一毫遮蔽知便不大惟舜至虛至公不虧損其全體故曰大知不是註不自用而取諸人之說好問以下俱要粘大知上說舜非有心好問亦非以通言當察乃良知發見流行光明圓瑩無掛礙遮蔽自然好問好察好

道之高于人哉道之無過不及者未嘗不寓於日用以供人之斟酌人莫不飲食也乃任一已之資稟味天然之性真鮮能知味也誠思淡而不厭者是何古趣又思人可與知者是何須會而道之不明不行然在道乎在人乎亦可既矣

居天之本也以一已居之
則必以天下會之則大惟舜
其大智也與若其虛懷以
取若問之問矣而且好問得
於所問者有進言察矣而且
好察遂言察之而惡者呈與
舜心之無惡者融則隱而弗
察之而善者現與舜心之
本善者按則揚而弗隱夫當
揚善時祇形常折焉而不至
當隱時一辨則從不一者
豈其至一之宗而執其兩
端當因用其中於民所用即
民之中而不知其出於民
之中為民用而不知其出於
我也夫問察如斯聰揚如斯
執中用中如斯其斯以為舜
乎襟胸如天地之廣喻受同

問亦是通言通言不是獨善工替道寓諸庸至淺至近的即性
命淵微處二好字有精字神契欲已而不能已意隱揚後察字
來不是聖人有意隱之揚之蓋聖心本有善無惡之投不覺其
消化善後自為之發揚也好與隱揚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
知也兩端是不一之論彼亦一善此亦一善未必皆合於中執
者執此不一之論對酌未詳也中字是泛聖人權度精切中來
用其中於民謂泛兩端而得中即以此中而徑綸設施於民也
還是用以治天下之意非說取民之中為我用其斯以為舜乎
斯字關係最緊即斯昭之斯是見前意亦無多意言舜之所
以為舜者只在此此子無他奇也切勿插入大智字

子智章

江河之流吾不干明物察倫
若舜舜之精而惟于舍已從
人者識舜之大謂之大智矣
後有如夫子之言舜智何道
之不行也
予知童蠶道之不行胡以言
明子曰人志智少道患智多
人皆曰予能其事机智碩乃
逞机智忘禍害有驅自納于
吾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
也如是則安所稱智乎而不
意今之擇道者亦有類是者
偶見一班輒居全覺曉鳴
於人曰予智能燭義理矣願
識見所及亦能隨事以求中
矣而執持不固曾未久而沒
失之卒不能期月守也夫守
之不足即是擇之未真不其

此章以不能擇而守者起下回之為人上段輕只喚起下段
根全在子智兩個字上予智是能料事于未然下予智是能析
義理于毫末予字中有多少期待自負意世間機關計較弄精
弄巧此便禍機所伏便是吾獲陷阱上智人不肯為下愚人
能為一守小智人便自以為是作聽任意入此坑塹此自知之
過意見害事也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言勿說太深夫人
惟有自知之心便有好奇之病其擇中庸者原非真擇故不能
期月守如真知此理收攝葆持自不容已

回之章

知禍而不知避者同即與洋
為智乎欲明道者信在首矣
回之章謹然必如回之守乃
休明也子曰人心決擇不精
則得失互乘得之為假合失
之即為真離也沉潜純粹如
回知道未嘗遠人曾不離人
以為之知中庸之在吾心
渾然至善不容毫釐錯雜為
者故辨別其說為中斤屢決
精審而本真露恍然得夫一
善則此心其此善固結不解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一得
求淨寧與不能期月守者同
哉有知夫子言回之守而稱
擇之精矣又何道之不明也
可均章謹子曰絕世有奇能
而至道終無奇能彼世所謂

此章重真知上而直知全在奉服膺上見若只空能擇不
為真知為人二字不虛道不遠人回亦未嘗遠人而為之也中
庸原是心體此體不二故曰一此體無惡故曰善顏子之擇正
是求合此心體擇處便得處便服膺服膺心解也非窄只
守住故步也服膺便弗失正見他擇中處實落以身體之
有知味不能已之如

可均章

此章決言至難的事但可能以形容中庸不可能非聖人言惟
以阻人之進正是放人以能也上三句輕不必多講三可字活
如云不論其均之善不第曰均之而已則人可能也餘欲此中
庸不可能須在本體上說必無一毫人欲之私渾然是本來面
目終合着本體所以工夫最細最微毫髮之間稍欠體認便落
過不及矜徑故不可能不是說中庸難能難則非中庸矣講與
全要發出聖人望天下以中庸意

唯能而可貴者均天下國家
耳辭爵祿耳暗白乃耳苟或
倚於一偏而不必合乎中道
則天下國家可均也運一匡
于指掌一明敏者能之爵祿
可辭也輕富貴于脫屣一盡
棄者能之白又可暗也若一
克于鴻毛一勇敢者能之若
中庸之道何道也易簡與奇
之道也鮮能之以識乎則略
然甲目之前非識所能參也
將能之以力乎則夷然飲食
之常非力能能著也揣摩之
意轉隔名理之析洽亦非是
豈若三者之可能哉意惟不
可能此中庸之所以為至也
問強章謹昔子致好勇而問
強夫子箴之曰強一而操強

此章只重末節以南北之強別出君子之強強非有三種摠
是一段剛明果敢之心但泛理義中強強深到底故曰強各
帶氣血終不到底終落方所故曰南方北方○問強三問同
是任道而未得其真三與字不是語他亦不是應勢之心聽其
自擇如云不有南方之強與不有北方之強與又不有而學者

者殊矣。所謂者，果南方柔弱之強與果北方剛勁之強與。抑亦有爾學者之強與指一即皆能於尋常風氣之內自後丰裁而得一真乃得于方。階治習之表別拊骨亦不皆當所泛矣。何言乎南方之強。記寬容異順以誨人之不能。全德運之來亦受之而不報。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南方以含容勝人為知也。其長厚之風猶庶允君之道而君子居之何言乎。方之強也。祗席金華至於九而不厭以一夫之語難能。千萬人之自廢。此北方以氣剛勁為強也。其武勇之純乎血氣用事而後者居。

之強與意全歸重。本句通得抑字轉語口氣而強字不必添。當字若加一當字則本之為缺壞不全而必待人加添矣。教入與報人俱有中道南方之強則不論人之善惡而皆教之。論仇之大小而皆不報復要模倣他一段柔勁氣象不可說好。了但柔能勝剛故曰強。君子居之者與君子忠厚之道有合處。而君子亦蹈之也。○任者席而安之與枕戈相似厭悔也死而不厭是其心之自負也。二句要寫他一段剛勁氣象強者一味以不屈為主乃志士勇士不怠之心有視死如歸氣。強與至死不變者不同。二節二居室使有圖方所意。○未即此人也。寔達。四卒看和而不流是惟然相與不見圭角然到是非利害處。

之強與非有厥當也。女所當強不有君子之強在乎故。君子以達道之和處群矣而亦有把持介然分別不阿。亦不為其所波不矯其易流之私而為強乎以未獲之中自立矣。乃寸衷獨許半我。持不著意亦不偏任才。不矯其易倚之私而為強乎有道而愛塞人情乎乃處當貴之場益顯闊淡之條而秉心之塞不少變焉其本為富情所勝如此強與有以矯其愛。血無道而愛即人情乎。在外昏悔之中益勵堅貞之守而至死不愛焉其不為逆覺所。蘇如此強哉有以矯其愛也。德之擇精守固有理中恰道。

心精明堅確凝然不致不肯隨波而流中立而不倚是持當事體毅然不頌是非利害而獨立於中然孤立無物忌者必多攻者必眾君子到此時愈精明愈堅確畧不傾倚一邊不派二句。要看得好非必隨波逐流非必偏倚執着即有意為和為中立。流倚也意無乖戾雖絕俗忘和心無阿比雖沒幾人中立和映。不是流的流則尚和者不能免中映不是倚的倚則求中者不能無于中和處立得脚任自然不流不倚和與中立。德性終靠着已流與倚送意氣合參以入塞訓未達不愛塞全要玩註。不變未達之所守的守字是操守之中非達不離道意固無違。乃困窮拂鬱時易喪氣敗節却不愛那平生志節死即終身之。

之念無端外滿忍之心此德

性之其接豈南北之強同乎

哉女之所當強者此也而有君

子之強何中庸之難能也

補新章中庸之不可能者志

在無自強之志耳君子自

強之志在致中和以全吾

人之道和而不流天下之

理道也中立而不倚天下

之大本也和以中為體故

不流中以和為用故不倚

有道不憂塞無道至死不

變蓋以中和原于天命之

性不可得而變也然其所

以能不流不倚而不變者

皆其自強處也故皆曰強

哉矯

素隱章講大知仁勇合一乃

能中庸則能中庸者非聖不

可夫中庸則能中庸者非聖不

有人為素隱僻之知而別

一見解行怪異之事而別

一途轍以此為道後占好

之輩必有慕而稱述之者

怪有還非中庸也吾以道本

夷易安事隱怪必弗炫騰而

為之矣若君子初不知隱怪

之非即道中庸之道而行之

謂二更字須看得細未必富貴易滿威武易屈即一行其

學而反之初志稱不盡快即慷慨赴死而反之此心少未

就義俱是變了乃吾心境之交不因外境而變也須重四個

字蓋眾人都被這些打倒而彼獨能三深住不與眾俱靡非見

得十分透徹守得十分堅固者孰能之四強字各就上一句

醒切綿佳不可作統同話未補強如君子而中庸可解意

素隱章

此章是論中道口氣不是自叙口氣只要形容得一個中字此

雖有過不及二項意却要說得渾融○雖顯求隱曰素隱舍

務怪曰行怪素隱行怪本為微名而人情厭常喜新故遂以

歸之迷是稱述不是傳述有是容或有要玩後世二字世教

而人心好異也弗為句要体会聖人語氣只消翻上有迷意

講蓋此等隱怪之事最能陷溺人心為世道之害夫子言我

不為此以植好異之標須聞發他非道而不可為的事休若就

夫子上說則聖人之不為此何待自表○次節道即中庸之

道遵道而行已在正路上走半途是違行未久廢是不能守不

能守者厭無奇而思徙業畢竟六是知之未真弗能已亦就上

面意翻講見得半途非莊之地以吾心知之所到自有不

之味不息之机我如何能已深全要看能守意味○依此遵不

同道字着加依字自然係中庸者中為休非以我休中蓋真

中庸二

中庸二

中庸二

中庸二

中庸二

中庸二

中庸二

知而無悔心家無后古之述
必無半途之廢是豈人所易
及哉惟聖者明神知化思勉
而忘者而後能乘絕續之端
而泯其迹超駁譽之外而抱
其真也中庸之道不屬之聖
而誰屬乎中庸豈真不可能

補新宜看來中庸不可能都
是看智識了世上惟名教
最難掃及貧富之人于此
畧有些粘帶便于本分外
添許多造作若遵道而作
既平常無名可述便
費滋味泊然自知退悔頃
知聖人弗為憂能已津
津然如着衣吃飯頃刻不
離只是一個心掃及清

中庸章句
中庸之章句以示人也若曰世之
求道者素諸隱夫道果且
徒隱乎哉吾以君子之道探
不窮而酌不竭費矣哉而隱
微之妙令人不可窺則者及
在是矣何以明其費也道至
聖人止矣乃夫婦桐子若愚
聖斯道易知之理可以與知
焉及其分量之至也雖生知
若聖人亦有所不知焉非不
知也無可著者知其夫婦顯
然其不肯然斯道尚能之理
可以能行焉及其分量之至
也雖安行若聖人亦有所不
能焉非無能也無可容吾能
耳不惟是也天地至德廣博

中庸為一也。避世是隱而在下，不見知是人。不我信看來避世
不見知只一意不必大分別。要本平淡之理，不是以致人知來。
悔字要說得細，不悔又要說得自然。不是有心把持，道直在我。
自然忘却頭悔，不但不改捺，亦不動念。此正見其能依處。頃一
直說不是既能依了，又不悔。惟聖句要看惟字。中庸之理，起念
即差。尋求即認，自非精融渾化，造至極之境者，不足以當之。又
最要認箇能字。能是天能，當就本體上說。無能之迹，而有能之
理，有能之妙，而無能之心。頃說得自然方妙。未補我僅不能為
隱怪，不能為半途而廢耳。而豈如聖人之地位。

費隱章

此章重在費。上隱特見其費之妙處。故下三節只詳其費。其
費結其實。並不說及隱。○當時談道者皆以道為一于隱。故子
思言曰：君子之道，豈一于隱哉。乃費而隱也。費即極之。於天地
育萬物是也。隱即莫見乎隱之隱。不睹不聞是也。直體發見流
行隨處充滿，而實皆性命之理。涵于神明之中，不可窺。則是之
謂費而隱。三字斷不得。而隱邊較輕。勿入体用字。○夫婦節極
要說個費字。出夫婦不是夫妻之稱。世間除了聖人，平等人都
叫做夫婦。即匹夫匹婦之云。典知其能是不慮之知，不學之能。
斷不應就為夫妻一節上看。如下文子臣弟友之道上，章喜怒
哀樂之理，愚不肖的人亦有與聖人暗合處。味可以此三字全

如欲其確然隨從大也宜是以足道矣然天地以無心成化而人以有心與之猶有所致憾于天地者而道之不及于天地可知也。是合天地人為一若道也。故君子語道之大則無出其大。天地人俱不能載道而天下孰能載焉。語道之小則莫之為小。天地人俱不能破道而天下孰能破焉。雖聖人之知能其如道何。道之費如此豈一從隱哉。試舉一端而驗之。早麓之詩云：奮率飛之性而戾于天。魚躍之性而躍于淵。夫詩言戾天其言察上者机乎。詩言躍淵其言察下者机乎。詩未嘗言道而所指已无非道者亦

是天机天机總是道。須知非許夫婦可以知能乎。道謂道不遺於夫婦也。至非至極之至乃是道之全盡處。聖人听不知不能謂斯道尚有出於聖人知行之外。雖聖人尚有未知未能的道。見道之大不盡於聖人。天地之大不在形迹上看。以造化之大言即是道之大。有憾者其間氣運不齊。小民未免怨咨。六不專是怨望。是不滿是意然。不重人之憾上。總見道大于天地。即天地亦不能盡道之意。君子語大語。君子之道大也。非君子語道之大語。大是極其統體。語小是語其散殊。不必分天地聖人為大夫婦。為小莫載。蓋無大不包也。見道之無限量處。莫做蓋無小不入也。是道之無添漏處。莫做就是莫破的。無外莫破就是

求知詩之察者也。言道而言奮魚則已。是道以世現之何大何小。無非費矣。然則君子之道安。居乎。露其端于天。居室之間。知能之一。竅未必非率性之真机。及其至也。而清寧位育。到地受其護。是道為天地之失理。天地即為道所察中之失理也。君子之道止此矣。非費而隱而何人。奈何。離費而索之隱也。補新言費隱之論。似泛論天下之道。而首末兩以屬之。君子正領前篇。君子之中庸。求也。即其庸之義。散見至極。故曰費即其中之意。根本在未盡之先。故曰隱

莫載的無間此二句。是一章緊要語。以後二節。總根此發明之。耳。○引詩借奮魚之飛躍。以証道机之活潑。典上節非二意。須知奮魚即是道。不是舉奮魚以形道。你文全在飛躍二字上。寫趣。其字指道。察是昭著無秘藏意。正對首節隱字看。上下察勿帶奮魚。亦勿脫奮魚。只即奮魚以見觸目皆道意。家要形容深活潑意。出且要影出費字意。不可以上下二字分。則奮魚○未節一氣說下。不可而平。亦不可截然而段。只形容道之費便了。造端不是道托始于夫婦。只是說道無微不入。自夫婦知能起。俱是道也。及其至乃推而致之。不是天地為至。察天地是後端。倪而完其分量。天高地下之間。莫非此理之充周。運用非是謂

又云察乎天地申說上下
察其自何處造來其端分
明是隱中靈一俛也故聖
論此道之流行曰夫微之
顯而以屬君子之道曰莫
見乎隱知莫見乎隱斯知
無其而隱

精聚人章全占上二節只說
箇治人之道而未說已足
何等樣心以施于人故三
節表出忠恕之心末言以
是心施于人則所以治人
者非拂人之順也是忠信
之心所以合道也然猶未
指道是何道忠恕以為道
是何如為故未節指子臣
弟友正不遠人之道也而

修此于言行之間正忠恕
以為道之工夫也規末節
以五自言可見非與上平
不章論子曰道之微也起
于求道者不能反求于心而
人已隔也夫道與人豈有兩
哉當然之帝則即具于倫常
之人流貫之具机實渾于因
在之心何崇遠人也但人之
為道者率馳騁於荒唐修認
之習而遠於人以為之是道
其所道而實不可以為道矣
惟遠人不可為道故君子亦
不遠人以為之詩云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味斯言也執者
一柯伐者又一柯在伐者似
而規之猶類比擬而以為若
遠也人之于道更非二物故

上祭天下祭地造端及察字俱要把上文點撥發揮方得結意
遠人章

此章只是道不遠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下三節總是發明此意
與緊處全在一箇人字道者人之道為道者亦為其人之道故
次節兩人字三節人已字四節子臣弟友字皆既謂人也道不
遠人遠人非道故君子必以人治人而不過求于人之外此忠
恕之事近道之方也故聖人于子臣弟友之常道必以之自責
而自脩而君子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畢矣不必分治人愛人自
責三樣○道是日用間當知當行之理不遠非對近而言道
人渾而為一即人即道即道即人不相離之謂人之為道也

吾身上去求若舍人之外別求個知能便失本來面目便不可
為道此為字作謂字看只重首句下句輕○詩言伐柯本說不
遠而惟有兩柯便成爲兩猶以為遠就視上幕擬此下須補
道與人渾合無間與柯則不同意人字之就人身上說非人已
之人以人治人因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也治之者去其身之
脈本無以復其身之脈本有如治玉石之治只完成一玉石改
游一分人欲即復得一分天理改盡則本体復完矣豈必過治
而不止人非盡地以限人之意道固止此更不添人性一物也
只就教人上看○忠恕節過文云夫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良
以人同此心同此道也即此可悟近道之方焉如此過下方

君子脩道之教因性為端不
過即以其人所自具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但能改焉而無
失其所以為人則君子之心
即止矣無過求也何也其以
人治人者正其心已治已者
也其忠恕乎忠恕其違道不
遠乎蓋忠恕真心也以真心
為斷即所以符儔于太始之
初即心即道夫何遠之何故
現道者於人己之間最切現
心者於施受之際最真惟施
諸已而不顧者亦勿以施於
人決不令已受其愉而人獨
受其拂所謂忠恕違道不遠
蓋如此

道四節謹君子之道大端有
四在未能一焉四者謂何若
則生而子臣弟友之倫屬焉
所求乎子之孝者返而吾罔
盡之恩未酬以之事父則未
能所求乎臣之忠者返而吾
致身之義猶歎以之事君則
未能所求乎弟之悌者返而
天顏猶未篤以之事兄則未
能所求乎朋友之信者返而
吾締交猶未真以之先施猶
未能是何治人則欲以如願
為施而名治則反以不願為
受母乃體驗難而矢口易乎
夫子臣弟友之道體于身者
庸德也行之必踐其實而毋
厭其庸必諸口者庸言也謹
之必擇其可而毋忽其庸行
然汝知不足非不足也敢於

受時說以人治人即為忠恕未受違道不遠非將忠恕去合道
蓋道只在人身不遠于人心忠盡心恕推心事不盡吾心推
來此便是率性而行不遠人為道豈不是道此不遠即首節不
遠字要講此道合一意施諸已之句雖言忠恕之事正見違道
不遠不以人之理治人却于人身外討個高遠難行之事責人
無已強人不堪人便不願即人以此施諸已之句不願不願不
施其所施都是平日常人本有的道理便是人之所願的此
正以人治人不遠人為道是在是矣與別處橫逆之施為不願
勿施者不同施諸已與勿施之要會意講蓋施諸已非真有是
施止吾心不欲人之施于我者即是勿施者非果不以此是施人

也即欲使天下皆不拂其願意勿施就在施諸已內描出你不
二項○未節是以君子忠恕之實心體君子之實道要與上之
相貫講道四要舍人倫意請未能要隱之念必欲欲意四未能
謂未能如其所求蓋我之所求于子者必欲其無一毫之不孝
然反之以事父而尚有一毫之不孝便是未能如所求了先施
之是施信也如肝膽相照過失相規之類要曉得所求等說只
是論理當如此不宜沉定在責人上講如今入設問文法見得
此等原自家本來道理我却未盡安得不交修于言行之間子
臣弟友之道即是庸德以此道而形于言即是庸言庸言常也
有不驚奇意行者踐其實如行其孝弟行其忠信是也須是從

不之也吾業已行之矣更百
倍其功而不敢不勉焉謹然
後知有餘非有餘也敢於有
餘也吾業已謹之矣更三絃
其口而不敢及焉以不敢及
之心處夫言而言於是乎願
行以不敢不勉之心處于行
而行於是乎願言言行相願
是於子臣弟友之庸實有于
躬是非徒剽其浮華而忘其
實際者豈不慥其君子乎
且則何能自諉於信乎子臣
弟友之道不出吾心忠恕道
不遠人而人何必遠人以為
道也

心上行將出來謹者擇其可于臣弟友之道無不可言但使不
能行而徒言即不可也其實不是務要擇其可者言之乃是務
要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虛意方切謹字行謹勿十分講透
恐犯下二句不是不足於言有餘不是有餘于行是若欲
滿其量萬分中有一分未盡去是不是有餘即放肆不檢之意
惟行然後知不足非待其不足而始勉惟謹然後知有餘非待
其有餘而始不敢蓋味而不敢字有稟之說毫不敢放鬆意願
言預行俱泛不敢字生來以敢心為言斯不預其所行而任意
有餘以敢心為行斯不預其所言而任其不足必去其敢心以
嚴其預心言即照預其所行而不妄言行即照預其所言而不

補新直通章宜以忠恕為脉

夫子一貫之道忠恕而已
矣能忠恕而秉一貫不願

不之之心可以濟人而所
求乎乎所求乎臣所求乎
弟友者不至過貴而中止
亦可以所已而以施于父
以施于君以施于兄弟皆
不至于盡言而不實此即
忠恕之可以一貫也故曰
為道不遠也然則曾子當
時所以為夫子之道者不
外所以為人之道也可見
仲尼不為已甚者一中字
也孰謂中庸不可能也
補素位章全旨此章言君子
之隨遇以盡道當以正已
為主求即言反求諸其身
乃所以正已二節無入不
自得即心之無不正處言
當會踐或伏慮唯皆隨在

情行言竹之間以心相照預如此。但是實、落、用敦倫二
夫正以忠恕的心盡以人治人的事無一毫虧欠與一毫偽妄
豈不慥、然篤實篤實者還于庸也為道者須到此地位纔是
究竟纔是真能不遠于道

素位章
此章首節為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篇固重位
字末節身字太重蓋身之所居為位曰位便是見在反是為外
位之所遭不能無得失但反求諸身要吾身無失耳自得之自
正已之已但是此個身若不能反身只可謂之逐于遇不可謂
素位而行只可謂之制于命不可謂之居易俟命○首節二句

中庸二卷

中庸二卷

十五

而正已不然不充不廢不
援俱不于已之外稍萌不
正之惡正已則君已于易
而行不外其素正已則委
人于命而外不攬其頭
素位章論子思子意曰凡人
情對境而欲離者必其借境
以為道也君子謂吾位在即
吾素在則素其位而行而不
于分外結非望之想焉素蓋
出于位即為外非吾所行
即非吾所為領矣如見在富
貴即吾素也則行富貴所當
尺之道而展布其經倫見在
貧賤即吾素也則行貧賤所
當尺之道而韜潛夫素穴素
在夷狄則行乎所以居夷狄
不以夷狄賊人視之真心素

在志則行乎所以處患難
不以患難賊會心之安先身
可以心也之境而境不足以
礙吾之心縱有不祥之感與
無恙不祥之性真蓋善入而
不自得其素矣
在位節論所以自得者何也
其在上位也行乎上之道而
不憑威命以陵下在下位也
行乎下之道而不藉聲勢以
援上惟正已于上下之間自
盡吾性自三吾命曾不求人
于已之外夫求而不得則怨
生焉求而又何怨也但見上
不怨天下不充人一正已而
俯仰而忘矣非勃也善非命
也故君子行於素得神于
自豈身于平易之地現前曾

一氣串講不是一正一反語人生惟現在一境是我的本色毫
無參雜故曰素行是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行字要重看三
不現在的便些我不相干故曰外的不但不談染着他併不
談有這念頭故不曰不行而曰不願不願正是素位處在行上
說非素位而行又不願也○素富貴二節亦滾說勿分位外人
生履歷無出此富貴四者處富貴便安處善樂循理得志行道
致君澤民貧賤便安常守分患難便文明柔順夷狄便忠信篤
敬隨在盡當行之道則隨寓而安所以富貴可也貧賤可也夷
狄患難皆可也何不自得之有得非悅樂是得其位之理須推
開說勿泥上四者在外為出在內為入惟無繫慮則身入而心

無入謂之得疑神定慮非得已○在下位一節即上節
意正形容無入不自得非有兩層吾人所居之位雖多只上下
二位盡之不陵不援正是盡道于上下處陵援說得細吾君
道使不為陵援若一毫替人謀便陵援了此就是正已而不求
正已二字要認真已原無不正正已云者只是蕪真以正之完
已之分也○正已便不求亦不可作兩件看無怨就粘不求上
說蓋求而不得則怨生無求故無怨也稍委于命即是怨天稍
缺于報即是尤入此二句已總在無怨內特抽出言之見無怨
則俯仰皆實正是正已之實學○居易即見君子非只空以
之天與人也小人帶說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

境即是坦途彼順逆得喪亦命于唯必之天遠去遠來而已豈知小人舍易而立險途以徵幸其命于萬一也哉射有節謹然君子之心果何似哉夫子嘗言曰射一藝耳其心則有似君子焉射之在鵠而一或失之則不求之正鵠而反求諸其身以為志未正体未直也君子不求人而惟身是求墜即至必泝之形身自操恒泝之契甚矣射之似君子也吁嗟夫子此言乃知反求君子即素位不願外之君子也亦有君子之身道未賴之矣

補新章既說素位而竹又說居易於行之安處為居其為其所當為則率性自然坦夷平易故曰居易居者相忘于是安焉適焉之謂易之所在即為命非居易外又有一段俟命工夫亦不是聽候其自至全在居易上說特險不可說粗了只有越位之思便是位無險易以素位行之皆易也以出位行之皆險也素位者處故曰君出位者勞故曰行微者遠之也微之不得曰行險以微之故雖命值其享而偶得之亦曰幸○上曰居易得失一聽之天此言微有得失原自求之已正足居易意重失字說似君子之心言不說君子似射要認明射似君子雖說射言息要托君子做主正亦鳥也小而飛疾難射故取為的須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反求諸身不

之即行也既說富貴矣則既說思難又何以說上修下位蓋富貴之位即為上貧賤夷狄患難之遇皆屬下也既說不求人而不怨又何以並說不怨天蓋事之出于人皆是教之宰于天不充人之心即是不怨天之心故下即承之曰俟命也既說不願又何以說不陵不援不怨不尤不求蓋陵援等皆外之願行遠章諸子思于論進道之自也謂夫進未有無自而致者也遠為途而期速至高為樹而與先登難矣君子之道位高而問使滿自率自修之量如絲如日用已揭大明

不怨勝已之意乃不求之正鵠而求之吾身也夫正鵠君子之行有不淨反求諸身即影言君子之求諸已故曰不求又曰反求惟反求乃能不求可見君子俟命非委運于造物而已無與者孔子口氣只泛說求我素位本旨

行遠章

此章勿以妻子兄弟為卑通父母為高遠六勿以中和位育始於家庭日用要認註中行遠自通登高自卑之意字蓋高遠卑通原是一理父母妻子兄弟亦是一體宜妻子和兄弟之外無順父母之道早通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欲人既卑通上用一夫也○君子之道一字仍作道理看進為有序在辟如肉見

大行之全問其行之自乃不在遠而在通辟如行遠必自通乎自通則遠者至矣按其登之自乃不在高而在果詳如登高必自卑乎自卑則高者升矣非通無遠非卑無高此亦六通中公歷之程途也

境界不易到曰遠地位不易及曰高通是日前卑是子實不可謂自通處以行至于通自卑處以登至于高乃謂行遠自通處行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也見吾人只從日用彞倫上做工夫自有中和位育氣象○過云所謂卑通者何在不過家庭日用如詩所云和妻子宜兄弟孔子贊其順父母者便是樂妻祭頂好合二句宜室家頂好翁二句父母句就是孔子贊此詩之詞父母之心無不敬家人之和協今欲和于妻子宜于兄弟如此則入倫以篤家道以成父母之心其樂之矣此家庭克諧便是宇宙太和景象此行遠所以自通登高所以自卑

鬼神章

即未有家庭之內和氣蕭然而父母之心有不怡然順者也夫室家宜妻樂樂父母順以別遠通未始有遠通也然一脈之和暢倘亦有因此及彼之途轍焉以辨高卑未始有高卑也然一抗之滾兒倘亦露些端詣壑之情景君予之道于此可証矣進道者當識所自乎

此章首節嘆鬼神之德盛且虛說次節三句須一氣下下是後明其盛最重三節以祭祀之鬼神驗其盛又引詩做其盛本節點出鬼神之德根抵來由來太極之妙無一毫虛假惟識故其盛如此也通篇看本要重顯上微而能顯所以為德之盛○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鬼神即陰陽之屈伸往來屈者為鬼伸者為神德即屈伸往來之妙處盛者謂宇宙間皆其瀟灑布護處須註分陰分陽根陰根陽二意又要照起第二節會書發揮總不相礙○次節不可單重末句須三句合看方見鬼神之德之盛不見不聞即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體物者天下萬物皆陰陽之靈氣為之凝成為之發散是根抵乎物而無一

鬼神章論此即鬼神以明通

中庸二卷

不可離也子曰在之求道者類求之隱也夫隱莫隱於鬼神矣然鬼神非空結此幻體也其為德也體陰陽而合操總精氣以要歸消息盈虛之旋為數也屈伸開闢之運為官也其感矣乎何以明其然也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不見其形無聲也听之而不聞其聲然不見不聞之中體質乎萬物而物之成始成終者不可遺鬼神以為體至無而至有非存而非無其德真可謂感矣試泛祭祀驗之鬼神能使天下之人內為齋明而後濯其心外為盛服而整肅其容以承祭祀斯時也鬼神之精英若因人心為感不洋

可遺意須說鬼神去體物講是法不見不聞則非涉于有能體物則又非論于無非無非有即無即有非盛而何○鬼神體物獨舉祭祀者以明人心處聚處即是鬼神使字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所謂若或使之也齊肅也明淨也是寧其心盛服如寢衣明衣之類是潔其身重齊明上祭祀泛指接至洋○句三用斯時也三字如在是隱○躍○若有個靈活的在正洋○處曰上曰左右見滿眼都是切勿誤認恍惚不可為象意看來齊肅明潔的念頭與夫洋○如在都是人心自然呈露處非謂鬼神使之如此亦非謂齊明盛服然後有個洋○且兩在不可測識若以為有兩在又曰如又見其無有○無○何等神妙不

也如在其上而相為隱也如在其左而相為周旋也所謂體物不遺者下處見矣抑之語曰神之格思令人不可測度思之可厭射而不放思之不可測是以此不可厭射者於神之格思神也合而視之夫不見不聞微矣而休物不遺又復若顯而不可掩者准為之哉誠也矣有此鬼神如此休物之不可掩于此顯顯于此彰彰矣此見鬼神之德之誠也

補新章中庸一畫嘗言中庸之道此章特說鬼神不允於隱怪乎是不然鬼神之德不外於人心即鬼神故神明以承祭祀便有如但驗體物不遺而不見不聞之意亦在其中矣○引詩雖為祭祀之証還是泛泛証其盛為洋○不必以十句為申洋○二句下句為申齊明盛服之意言雖至滿之地而鬼神無不至不度不致不重鬼神人自度釋他不得拉要歸到休物不遺上○末即誠字畢竟在實理上看時有以實心上說者斷不可泛夫微之顯即上三節意而所重在一之字妙處全在此蓋微顯必不能顯○物未必其微今不聞不見微乎其微而之出許多顯末即之卦之○中間包藏許多變化不測之妙此正是太極流行實合實散微原不微不墮空虛不論感感故休物不遺而顯之不可掩如此○三句一直說下不作推原不必用過語如時

在之誠心即為神不待

外求也不可度之神即正
無可欺之心也。俾物不遺
正頭不可掩處可見為德
之虛。即為以人心之誠鬼
神非幽道在中庸而曰

大孝章

大孝章。子曰舜之孝與庸
常不同。其滿孝之量而為大
孝也。此孝莫先於德而舜不
為子為人。之至德。為至人矣。
惟有此聖人之德。則其所
發而德祥者。誰尊為天子。九
官如也。故何以戴一人。則托
一人之上者。何如。當有四
海之內。皆植于皇。繫七以奉
一人。則笑一人之奉者。何如。
加宗廟則享矣。而如謂之祖
神。親之宗。前此未有也。子孫

說所謂激而顯則不可掩矣。而所以然者何也。以其誠也。又豈
費一番轉折。蓋上句已包下句。下句不過替美之誠。在激中非
而層也。未補人當誠身以無愧於鬼神。誠字斷宜在鬼神上看。
此章重一德字。言舜有大德。故備全盛之福。以尊親。故為大孝。
德為聖人。便能尊靈享保。故言大德必得之。非必之于舜必之。
于天生物。二即不可對上。即與下。即受命以下。要點出。以德獲
福。此別樣。天子不同。以德福報親。此別樣。天子事親不同。所以
為大孝。○孝本庸德。然孝到舜。必不竭。完澤庸德。分量孔子稱
之。不是故人。○舜只是贊其為天下古今不常有耳。德為

則條矣。而延親以祀。禘親以
祚。前此未有也。非常之福。取
之于親。豈不階大孝乎。而要
其所以得此者。亦本于德。而
耳。故舜有是聖人之大德。必
得其位。而膺尊與之傳。又得
其祿。而享任土之貢。又得其
名。而景耀流古今。又得其壽
而齡并逾百。其以得之也。
所以回之者。在矣。試現人之
生。如常生。為道。生曰。曰
故物之教者。皆之宜。始者止
則亭。壽之。流。息于自昌。曰
其。裁而。格。之。其。不。賦。者。物。先
自。傾。也。而。有。不。浸。者。乎。物。且
如。此。而。人。不。知。其。樂。之。詩。曰
可。如。可。樂。之。若。子。有。是。顯
之。人。是。以。無。德。之。代。而

人。句。當。另。提。夫。舜。何。期。于。聖。哉。而。殊。慄。至。則。濟。折。開。聖。人。之。德
孝。之。為。也。而。尊。富。之。兼。德。之。致。也。由。是。宗。廟。自。黃。帝。以。降。其
祭。為。孝。崇。于。親。之。末。矣。由。是。子。孫。自。虞。思。以。後。保。其。業。為。孝。行
于。親。之。枝。矣。須。知。舜。父。母。暴。惡。宗。廟。幾。不。血。食。子。孫。之。澤。幾。斬。
舜。能。以。聖。人。之。德。受。命。為。天。子。使。宗。廟。饗。而。子。孫。保。故。為。大。孝。
作。文。須。會。此。意。五。句。皆。要。歸。到。孝。親。異。于。他。人。意。亦。可。以。德。福
平。看。亦。不。可。說。惟。有。德。所以。有。福。以。得。下。文。○次。節。意。主。舜。而
詞。則。從。作。文。雖。不。明。指。舜。而。實。句。之。暗。醒。舜。方。妙。四。必。字。只是
論。大。德。之。常。理。大。德。中。有。尊。崇。道。理。便是。位。大。德。中。有。安。富。道
理。便是。祿。大。德。中。有。榮。殖。道。理。便是。名。大。德。中。有。永。長。道。理。便

中庸

卷二

二十

可在上之... 子受命... 補直言... 大德... 受命... 皇天... 而不... 補直言... 大德... 受命... 皇天... 而不...

補直言... 大德... 受命... 皇天... 而不... 補直言... 大德... 受命... 皇天... 而不...

是壽必之以理... 壽俱要着天子上說... 趣見天只因物付物... 似培他傾者承... 全要表出大造無私... 是証令德即是... 意都在末節... 宜人是以前... 憲二字正是... 于民心即民心... 是為天子而... 以受天之命... 無憂章

此章不是三平... 分明拓武周... 惟字有深意... 王作冒三節... 得不得不幹... 受制作原是... 中斤二卷

此在甲首口書也

為文王之父則允雖而文王
以王季為父明類長君以資
而故聖也為子雖為文王之
子則允雖而文王以武王為
子則允雖而文王以武王為
文作之于前而文有所承矣
不以前創之愛為已愛也子
以之于后而文有所托矣不
以誰休之憂為已憂也賢父
聖子后先已相輝映嗣國承
家並稱業也重光我周一代
之盛何如哉

緒又不可不成合當幹成德的事使武王而在亦把這事還文
王做周公也是無憂當有為而不為使非中庸道理武周所作
都是天地間極大的事竟不增于中庸上加分毫○首節無憂
以遇言不以心言文王之心憂勤無怠者也只云不愁前無所
承後無所繼者其惟文王乎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未見無
愛到作述處方見以王季為父則明類長君稱賢父矣以武王
為子則聰明敬義稱聖子矣然不曰父有王季子有武王而曰
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者重在文王本身克盡其道能以之
為父以之為子也二以字重看不然前有賢父自家一毫欠
缺便愧承先後有聖子自家一毫失錯便難開統統是無憂下

武王即講以于休之事言之

武王即講以于休之事言之
我周太王暨其在季其勤以
至文王克成厥勳統緒相傳
武王繼以太王、季文王之
緒於是當紂惡貫盈之日為
順天應人之舉蓋著戎衣而
奮有天下之管諒其至公而
自不失天下之顯名唯願各
不失故交侯為王而尊為天
子化國為天下而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享之而七廟祀之
子孫保之而卜于方永是則
名實俱備前業跡光武王之
功蓋於天也而此以無憂地
補新古之不足則曰休為

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歸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
以開之者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作述以繼以王季
靡悔武王作求正作述之火不可在王業上說○緒者相傳之
統緒緒字要看得委曲只是脩其積功累仁之事但勿說積功
累仁以苗天下也奈紂惡不悛不肖已而為順天應人之舉切
不可以一戎衣以下為緒緒之實恐于太王王季文王且即有
時壹字見不勞再舉有天下只是克商意勿碍下尊富二句以
臣伐君逆也而弔伐之心天下諒焉故舊有之顯名亦不失下
句句俱眾不失來要得聖人非利天下意尊是由諸侯為天子
富是由百里有萬方尊是事以王禮保是保其王業要說得真

聖人尊為天子下武王不
書法也其尊為天子此
未受命而稱天子之字
有周公武王未嘗急于伐商
至本年受命制侯尚未定也
周公於是成文王武王尊
敬宗之德以其時體其心而
成其所未備焉其安何如太
王季王葉明而起也則追
封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視之至矣先公后稷而上我
周之遠祖也則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則九獻象則八
佾象則至矣斯上祀之禮也
不但行於天子已也况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以隨
分而自足焉以祭禮言之父

舜別此見武之能述以貽父之無憂也○未受命玩一未字見
武王未嘗利天下而急于伐商亦見善體文王以服事殷之心
惟未受命則禮制缺處尚多倘無人成之武王子述之事未竟
二后缺而不完之德故曰時合道而成德則在周公志以志
意言成先德並二意追王二句是成其以孝事先人之德斯禮
以下是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二段俱是成德而上段畧重文
武王矣太王王季仍以侯號謚也則文武之心不安太王王季
王矣先公仍以侯號薦也則太王王季之心又不安周公沒心
所不安制為典禮而追王上祀之禮行焉然太王王季有號而
無謚則禮殺于文王蓋王迹所由起此大統所由集者不同先

為大夫子為士則葬以大夫
祭以士不取言矣若父為士
子為大夫則上祀之禮可舉
西是葬以士而祭則以大夫
之禮祭之分也亦情也若期
年之喪而葬人而喪乎大夫
止耳不敵貴也三年之喪
自葬人而喪乎天子蓋父母
之喪心各自足充貴賤一也
亦孰非斯禮之所及哉周公
之成先德而慮孝思如此九
以完武王之志而已此文王
之所以無憂也

公有祀而無號則制費乎太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與世遠
而功德淺者又不同此可見禮制之盡善處斯禮字指上祀
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做其意使人人得緣分以自
盡達字皆自庶人達之也父為八句是葬祭之禮達于天下
後其爵貶死者以安也祭後其祿盡生者之情也大旨重祭過
而期之喪以下又因祭禮而併及喪禮重三年之喪一段總是
諒天下以必至之情而委曲為之作文深看更好此摠見周公
之能述亦以貽文王之無憂也

達孝章

制為典禮以成孰文武做
箇大孝也成其成其
志也本言或武而並
文者不謂武王乃述文王

此章以達孝為主善繼善述正是達孝春秋四節正是善繼善
述

此不又說文王有志而未
成此之謂善繼此之謂達

需達章全言章所言達

孝全在二至精神音諸身
天地祖宗通慶言之春秋

二節所舉祭祀之禮義特
其心故云賤其行其禮

乎天地故又舉郊社之禮
而言

達孝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曰

人之言孝者止於一身一家
而已未達也武王用公以天

下之孝為孝其達孝矣乎何
以見之孝莫貴於繼志而武

而之孝則善繼前人之志委
尚而休其所欲及之心以衍

之不已所謂不繼之繼深於
繼也亦莫貴於述事而武周

之孝則善述前人之事祭則
而舉其而當公之道以開之

無窮所謂不述之述深於述
也是以稱述孝典

補新旨繼述二字不可平分
事多難通而志可曲休故

又曲休其志斯去旁通其
事宜云所謂孝者在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下文所制祀禮皆是事之

也 處而實皆休先王之志
也

春秋二節蓋義制祭禮
言之春而雨露濡秋而霜露

述俱見其達孝不可以未節另作一意○達者達乎天下古今

通行之意非通稱其孝天下惟庸德無不達公惟聖孝得其所

故一人之孝可達為人之孝一世之孝可達為世之孝孝

到通于天下而無壅滯地位必其繼承之際委曲盡道而無一

毫不協于人心此句且含著虛講武王周公要見為君為相意

○大孝節只泛說不專指武周二善字重看隨時變通方謂之

善先王所改為曰志所已為曰事不但先王已前之志已為之

事繼之述之就使先王無此事而以理揆之設使先王

處今日時勢則其所區畫必將如是其所運量必將如是而委

曲體量以求聯合方為善繼善述看明其節則以反句之可

類而通矣○春則雨露既濡有水木之思秋則霜露既降有

愴之感故修祖廟以慰先靈修是洒掃整潔使嚴潔意顯宗

示能守設裳衣使神有所依薦時食使神有所享作文于春秋

句另作幾句作一頭而下三項皆祖廟中物四其字有如在

要認○宗廟二字須一斷然後講禮字方妥宗廟之禮謂子孫

所站之位有左右有後先不許混亂也斯禮也果何以哉蓋宗

廟左昭右穆而因其次序以序生者之昭穆使世派不紊是親

親意須知序昭穆不但昭不混于穆就昭中為祖為孫亦自不

混不但穆不混于昭就穆中為祖為孫亦自不混序爵是異姓

降武周于是時修其祖廟
昭世守也設其裳衣魚鼈
也薦其時食期飲享也祭
禮備矣當此時也在廟中者
有同姓異姓之不一於是
宗廟之禮以治人左者左
右者右所以序宗盟之昭穆也
自漢晉之分以定位前者則
居者右所以辨等幼之貴賤
也亦有序事之典以論材煩者
也至飲福之際有旅酬之
禮以子弟之下為父兄之上
樂舞亦所以建威而各伸其
敬也至祭畢而燕有燕毛之
禮於班次之中辨長幼之等
所以序齒而不使之踰也其

曰所以辨貴賤貴賤即尊卑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宗伯
主詔相祝主祝嘏有司主禋禩獻執薦豆之類序事即序宗祝
等事是于同姓異姓中選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熟者
隨其能而授之故曰所以辨賢不要說辨賢之大小只重賢上
看來辨字亦不是臨祭時方擇人只是人之賢因序事而彰顯
便是辨出賢來旅衆也即衆賓衆兄弟酬是先自飲而後飲人
以引導人飲也祭將畢時天子主祭既飲了福酒又飲均神惠
于衆故使衆相導引亦垂同姓異姓下是卑幼即賓之弟子及
兄弟之子為代為舉觴也即代斟酒之意上是尊長即長賓長
兄弟賓之幼者代長賓舉觴兄弟之幼者代長兄弟舉觴各

之禮重祭祖考上特其中
寓愛子孫厚恩意故特於
祭先嚴推其意義之周密
而以敬而尊愛所親慈之
二條俱王家所行而寓有
禮于上下意不必贅更好
錢位二節論由此而之武周
當日之祀禮所踐者先王之
位其對越同也所行者先王
之禮其莊敬全也所奏者先
王之樂其和悅全也崇先王
之所自始而分明信百代若
降降高非即敬先王之所尊
乎推先王之所必建無限崇
仁慕子孫厚恩均饒隆焉非
愛先王之所親乎是則先王

益更酌而施于其長其長將此解往勸他人速及也謂使
得伸其敬上賤字以爵卑者言此爵字以齒卑者言是後
衆助祭者皆敬獨同姓以伸私款毛老人也想祭時昭穆已
序故燕時坐次只送昭穆一行中各以毛髮之色辨之以序年
齒非不論昭穆只論毛髮也此節與上節皆說祭祀上見他
述之善是一時事要兩節合看斷不可分析其將祖廟陳宗器
及序昭穆等皆天子祭祀之禮非侯國平常行著講中要鋪叙
得天子祀禮景象乃佳○錢位節即在上二節內看出而斷其
為孝不可另作一層作文須根上說來五其字俱指先王位是
對越祖考之位垂主祭助祭說禮樂俱是廟中禮樂如九

虎三而事之如生先王亡矣
而事之如存所法術述其可
而實之也時而無愧不後為孝
而買孝之至也孝之至則孝
之至矣

高直所尊所親說先王之
而為之也而愛之敬之正在
而為之也而愛之敬之正在
而為之也

鄭也節也禮行示凶而不
及于明猶未達也武周制為
天親之禮却以祭天與社而
是舉者此之為禮所以事上
帝而報生成之德也禘以五
年與嘗而俱舉者此之為禮
所以祀乎其先而追本始之
恩也斯禮也斯義也武王得
之而為天下君周公得之而

九獻樂如九變八佾先王未嘗有天子宰相祭位亦未嘗有至
者禮樂然以理度量雖先王沒起亦必有此制是奉之所存即
先王之位之禮之樂我特踐之行之奏之耳此禮行則敬先王
所尊之祖考愛先王所親之子孫臣庶是武周真能事之如生
如存而為孝之至處者來愛敬不必分配祖考臣庶言太渾見
須推入心重真愛真敬說事死二句摠承上五句孝之至也又
摠承事死二句至孝即達孝也孝之誠而無以加謂至孝之屬
而無所碍為達惟達故見其至○上文言孝之至已結于達孝
此節又舉其禮制而深替其意義之深遠無非所以廣其孝也
郊社重郊說社祭先公為諸侯時已有宜云此郊天之禮也

為天下相有缺精明乎知社
之禮禘嘗之義則經綸運量
一皆制作之精意所貫通治
國其如規諸掌乎禮通於治
是為莫大之禮必如是而孝
斯通達也

補新直祖功宗德與乾父坤
母稱兩大而民胞物與借
子孫臣庶為一體能於此
參悟得透便於此况拓於
去而周家八百年之太平
已曲盡于一時之祀與何
雅治國

補問政章全直通軍重人道
二字首揭人存繼之曰人
道政中云人之道也宗
云果能於道此足章中大
疎人道在于歸焉故曰備

而並舉者乃所以事上帝而使吾一念之誠敬上達于宇蒼也
禘嘗亦重禘上說宜云此大禘之禮也嘗而間舉者乃所以祀
乎其先而使吾一念之仁孝上通于祖考也蓋王者有這
天禮地尊祖敬宗的意思疑信于中而無以自恃特假郊社
嘗以將之出自仁人孝子之心不容以自已者若云報答天地
報答祖宗便粗國字當看作天下字武周惟掌握天下而制為
治天下之禮人能明禮處即是明武周治天下道理故曰如視
諸掌明禮徑制須添作一團方見聖考之達于天下只言制此
之精而意義深便與達孝無干

問政章

中行二卷

二十六

此章只重其人存一句。人善君民其實重君上故頭緒雖多其要在修身而所以修身則曰仁以盡仁曰義以禮體之為五達道指之天下為九經見之于身為言事行道其要不過明誠誠身其功不過學問思辨總是一個人存的道理自修身的道以下是言修身而人存也九經以下是言人存而政舉也凡事以下又自上面兩個一字歸到誠字上見有真心實意並後人存而政舉也。○當時哀公問政意在治人夫子告以治已德舉文武言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而又為祖宗之家法故也。言公只法祖便是其人謂文武操人指君言有君帶說人存是實心行政便是文武之心在其政舉政即文武也不求其

問政章讀哀公問政於孔子

此句輕○人道即德是其言人存政舉之物不可必成也。○人存政舉之分看人道一字不字誤明良會合方成個道人亦重君臣人存也。○人道即德是其言人存政舉之物不可必成也。○人存政舉之分看人道一字不字誤明良會合方成個道人亦重君臣人存也。○人道即德是其言人存政舉之物不可必成也。○人存政舉之分看人道一字不字誤明良會合方成個道人亦重君臣人存也。

此句輕○人道即德是其言人存政舉之物不可必成也。○人存政舉之分看人道一字不字誤明良會合方成個道人亦重君臣人存也。○人道即德是其言人存政舉之物不可必成也。○人存政舉之分看人道一字不字誤明良會合方成個道人亦重君臣人存也。

此句輕○人道即德是其言人存政舉之物不可必成也。○人存政舉之分看人道一字不字誤明良會合方成個道人亦重君臣人存也。○人道即德是其言人存政舉之物不可必成也。○人存政舉之分看人道一字不字誤明良會合方成個道人亦重君臣人存也。

新直其人存指文武也文

武豈可以言臣只是有君

為以君為主臣只帶說規

下文取人尊賢皆自君身

上未言可見所重在君文

武等政施仁全由此心之

側但至誠未即如蒲戶舍

有生意一般隱在君心也

培植耳知君心滿腔皆側

但至誠意思自然發生深

行隨處各淨如蒲戶一看

于地生生之氣自不可得

為政上即通入存政舉其易

如此故人君為政在乎得人

以輔治明良合而無事康矣

然人主不必皆聖則用不必

皆美也其人者其以自乎未

有無文武之君而能得文武

之臣者而道非綱維此身者

即修身者必以天常入紀之

道為會攝則身之所以修也

仁非終焉此道者即倫道必

以惻恒慈愛之仁為其徽則

道之所以清也政婦人人歸

自身歸仁一位立而其人行

矣合之所為人道乎夫倫道

固以仁矣而此仁為何者則

人是也仁脉即人脉也入道

始於親而敦一本篤宗盟

親、則為仁之大者仁斯有

義、即辨別倫理而處置得

宜者也而優禮輔禮庶常奔

美則為義之大至於親、之

中而有隆殺辨奪矣之中有

等級分若此者非以意為增

西晉書卷之四言不

中序

二丈

一代聖後合當年講求之秘者其心思典則必不符故曰

政在人人而謂之取必肝膽已盡輸之我非我身同心同德而

爭執于允微之內則旁招必不真有文武自然有畢敬聖作

睹聲應氣求重在上不可以藻鑑一即言道即下踐隨暗以

人倫說以身去体道使身在道中則身修故曰修身以道人于

此道若非真愛派通則思斷義絕安能到天理人情之極至處

故修道莫若以仁仁即修道中情意懇到恩愛浹洽便是非道

外另拿個仁去修道也○仁者即只重仁字仁義總是一仁由

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由仁而行之有即文便是禮曰禮曰義

不過成就一個仁以仁其身而已仁者人也緊、與上句相承

言脩道之在爾人而是益天生人必與以一點生、之

點生、之心方成其為人是仁即是人非仁為人心之說仁

為人人從何來從親來生九流法惟親最生亦惟親最切故曰

親、為大但說愛莫切於愛親不見得親、是脩道以仁起頭

處義者敦量于五達道中而各得當厚當薄之宜也且在心上

看心安便是宜便是義尊賢所以求仁之輔以親、之宜賴賢

以啟沃諳明也親、之殺以一本九族對尊賢之等以師並友

對禮是天理等級隆殺乃天理自然所發露處非云禮在性中

生出也生字有自然而然不待安排之意諳內要体此意○發

君子即是結上二節之意上泛論修身之理此方責實在君子

西晉書卷之四言不

中序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二丈

減也皆天理所在而自然發見乎蓋非親戚即禮也非殺之非是處即禮可生也各仁以修身而已合而視之身者子不可以不脩身而端身節然親、即身之所急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明親所當念也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品所當辦也至於天尤身之理所自出也思知人以爲事親助者不可以不知天秩序所當精也一知天而脩身之道淺是矣夫脩身固以道矣而道非一端天下之達道五其所以行之者不止仁義禮智三焉

身一正是勉哀公着於脩身處當以修身爲主下三段皆修身之先務而不可以不字要發明勿得重犯事親是仁知人是義知天是禮不修身何以取人而立政故不可不修身要說到這大關係處身之所自出者親思脩身而不事親則人道之大者已失何以脩道而脩身故不可不事親身之所由輔者人思事親而不知人則無以講明乎事親之理故不可不知人知人與尊賢不同尊則崇奉之而已知則除殺大小毫厘不爽乃謂之知親賢非殺又不是自己意見全憑理上生出來若不知天則源頭處尚不透澈將把何者去權衡大小分別輕重而能知人乎故又不可不知天天雖遠得非殺提白文只重知人遂不必

必不盡其行之繁者而三君御五五者雖何相臨而爲君臣也相生而爲父子也相別而爲夫婦也相序而爲兄弟也相聯而爲朋友之信也此五者勿謂神聖爲能經綸合焉不肖而人人共由是天下之達道也三者維何知以言乎此心之明覺也仁以言乎此心之純粹也力以言乎此心之激昂也此三者勿謂聖人爲能抱熱合人、全謂乃天下之達道也要其所以行達道者一也守其一而三之根具舍則道之行以五提其一而三之用已究則道之所

添事親○達道應上脩身以道言道有五不止于親也達道應上脩道以仁言德有三不止于仁也所以行之者謂達德好以行達道也註共由同得共字同字正善達字要隱、眼下文發揮方妙五倫俱是屬于身者當以身字作主身之相與而爲父子身之相臨而爲君臣身之相配而爲夫婦身之相叙而爲兄弟身之相交而爲朋友一則不成其爲身友獨言交者友必交而後成親義序別信切勿據入只空、描出有君臣必有所以爲君臣的意思父子等亦然見身外無道而修身必以道也講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根着身字說來人有此身定須有這五樣若無這五樣豈成個身豈不達之天下達之萬世教

以行簡而無二乃行而無間
有也故達德之所以行也道
所以言一蓋道皆一而氣稟
不同以知而言有或生而聰
明即知此道者有或借跡擇
微學而知此道者有或憤發
於衝心困而知此道者及義
理貫通之後未嘗不一也即
生知者不待執知之發以相
高矣以行而言有或因應有
然安而行此道者有或假途
欲羨利而行此道者有或展
轉於磨鍊勉強而行此道者
及工夫成就之後未嘗不一
也即安行者不待操行之提
以取勝矣有志於一者尚何
如以為功焉未能入德者操
何術而可魯未能知而好學

曰達道知是心之靈覺仁是心之純粹勇是心之激昂皆根心
上說就天付渾成言合下便同得此理故曰達德三者俱要着
在行道上說所以行之者一不是說行達德者一還是說達德
所以行達道者一一字且慢露誠字只要真實切近之意况貫
于仁知勇之中○生知即重困勉是因上言道之行在德此則
承言以德行道者究竟还会于一七之字一功字俱指達道三
知字三行字俱指已然說生知不是說人生下便知只是不費
思索合下見得如此更不疑惑這便是生知要講得自然既不
能生知須用學以復不學之體分明是湯武反之的工夫如君
不能仁去學仁于不能孝去學孝等意不是稽古右文之說困

則鬱而不通之謂人之精神不塞則不通不欽則不達設學而
未能知須用困的工夫如困心衡慮由事勢窮感一併之磨鍊
出東方纔曉處君臣當義父子當親故曰困而知之安行不是
行得安穩循性自然不煩造作不費磨煉這便是安行有一毫
安排布置便不安矣利行者他看得世上只有這條路說走笑
這這件工夫有益故專心篤好之是之謂利行勉行者他力量
有不及不敢言誘工夫有間斷不敢不勉夫是之謂勉強生知
便安行學則必利困則必勉到得成就時生知安行的也到這
裡學利困勉的也到這裡初無淺深高下故曰知之成功一也
不可言學利困勉者與生知安行一般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
德之內皆此知中又息之貴

中人二卷
三十

之天所謂人存政舉者於此可無見哉

補新旨知人人字當是仁者人也之人知天字又涉人字上推出原頭生人之天言修道以仁而仁者人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知人則知所以為仁而親之矣是人之理又原于天知到天之所以生人的道理方是曉得仁者人也的原頭而可以盡仁以不道下文王之道天之道此說此天人字說出的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則首至此皆以衛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

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故至世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允經四節請天天下國家大矣若欲為之蓋又不言三不言五而言九經焉因其帶而中之理其緒而分之即方策所陳者近是矣其經之首曰修身夫身也者已與德載之以行而家受刑國家指天下嚮風焉者也而身之所資在賢於是而尊賢之經而朝隆請偃身之所出有親于是有親之之經而代尊宗聖大臣以而易變改容如礼始稱泰交經曰敬大臣群臣卑而易

人體段來難困不能通勉不能利矣安能一耶○好學

是入德事即困勉者下手相功處非困勉之外又另有一等也重好字力字知字三件俱以達道貫好學是于五達道上事理會而于道即漸能知便是近智非謂先另有一段博學工夫去求智然後以其智而知道也時講以聞見象數為博學甚差力行非求行乎仁即行此五達道但為私意所隔情意不能懇到惟力以行之自然真意流貫于倫常之間便是近仁人心不激不蕪心中真知得羞恥自不得不振作故可以起懦而近勇近勇即是有得于勇弟對生安學利之渾成而言則曰近○知斯三節知字不是空知即是遇事于好學力行知了故能

以達德全達道而修其身知斯三處身便修不是知斯三了然後身修也所以二字內有五德寢道意我兼修身使能以身取人以及政使人修身進德故曰知所以治人治人即在修身身插出不必入知明處當講既知所以治人則家此人因此人天下此人又豈不知所以治之乎知所以治人所以治天下國家兩所以字有取人之政意正謂身可以取人而人可以立政此意要認亦要根達德達道來因達德達道為天下國家所同得雖典章文物不過取之于此而已○凡為節是因上言治天下國家而列其所以治之曰九經正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其道有常不變故曰修身為萬化之原故首脩之脩即脩

問經持優恤始稱手足故經曰休群且宜君自能守境國庶民為邦之本則有經以了之豈君自能早財求百工為國之資則有經以未之際溢之外可重以拂及故於遠人又示之有經藩屏之屬可失其愛護故於諸侯又示之有經此九者勤而乘之為千百之大常更而張之即一時之要局公其留意焉行之而效不可喻乎吾能修身則中涵精白而萬化之原端外示表儀而四方之極建道於是乎矣夫夫者道之所滋謂明也賢果尊則崇必輔勤必心以決心夫何或親者道之所先

相親相親相充夫何然道行于朝廷故大臣則信任尊而萬凡不暇休辭則威嚴深而士之振也重道行於邦因而于庶民則百姓功乃若君親上且晚以忘勞樂百工則財用裕之通工易事特舉無不裕道行於天下而柔遠人則聞風者至而四方之遠人即吾人也懷諸侯則慕德者服而天下之諸侯畏之外臣即內臣也九經之效如此此豈得慕其治說若實備其事而其事何如齊明以一其內誠服以獲其外勤必以禮為用而非禮不動所以備身任是矣德則去之色則遠之貨則賤之而所貴者賢人之德是

身以道之脩去其累也賢是論思啟沃之臣尊是師友之范臣之也親善九族在內親之是不敢疎之之意先尊賢而後親之者必須尊賢以講明親之之理此意要識大臣論道徑和而而易藝故言敬群臣效忠宣力卑而易練故言休者視群臣猶吾四體也子者知父母之愛其子也宜休此意敷衍孝是以道招集之柔是寬恤之不施以剛狠懷是懷保之使諸侯在吾度內通節重修身一句下尊賢等語是聯天下以成其身講語切不可犯了九經之事以空說字義上刻畫為妙○道立節是九經之效先言效者乃欲動哀公耳九句俱上輕下重則字要挑剔道即達道立謂道在吾身者各極其至而可為天下國

家之準孰在修身上說以此脩亦以此互即工夫便是效驗更無兩層言說則不免于惑則所尊者不過優崇之文曰不惑就他尊之、童商嚴憚念頭自然不夾雜理上自然洞徹無疑以平素言最難恆者人心思寡則知思溢則玩親、便是不惑處不然是不離心離德俱切維城之思也不眩如庖丁解牛自無疑碍是君之敬而心乎神解上得來以臨事言人臣報主以身報者輕以禮報者重惟禮不僭不濫亦謂事君盡禮也指臂相使有一體相維之義正狀其體處勸乃心悅誠服不識不知蓋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也作百姓自勸者誤財用財之用也凡百工做出器具謂之財皆有資于國用者百工來則

清心寡欲所以功倍而神其
也尊其位使之貴重其祿
使之富同其好惡使之各遂
是加惠然親戚以功親於
我而為其情也官屬盛而陳
嚴置輔之任使令俾細事不
分其慮所以為大臣之安心
必調變也推忠厚以待下而
又與之重祿而祿足以養廉
燕委曲以收其心所以功士
之神心於展采也時使而不
盡人之力薄歛而不盡人之
財父母孔通以子之所以功
百難數于思而勞于事也日
省月試以程其勤惰既稟稱
事以償其勞供事作酬當以
樂之所以功百工無作虛巧
總肩功業者也送往而後之

百集而百物成故財用足、字有尊國用民言者亦可遠
人有相隔之墊其道用柔必由抑乎已外送乎人而後可言柔
即柔便歸不待辨集福轉也歸字只送柔字上發出諸侯處易
陵之地其道用推必予其砥得解其所失而後可言懷天下畏
惟其繫心絆念自有兩然不可外之意不待威行知畏也即懷
便畏、只送懷字上見○齊明節是九經之事比上二節須重
看段、重上半截齊明句雖有內外挺是靜也齊心體愛靜明
心体明朗通此心于盛服臨朝即此無体之礼所時出非以既
動始有禮也動自念慮之動以至出入起居裝號施令皆是善
向外言極之是舒躬端軌以為天下國家之表故曰所以修身

材授官於不祿而無令失所
窮至如奴所以柔遠入也繼
絕而治其支舉廢國而復
其統治亂而振頓之使上下
相愛待危而扶安之使大小
相恤朝聘以時无齊命之
厚進而薄來无一乏之虞國
有与立所以怀諸侯而竭諸
藩之忠者也此九經之次第

各所以字宜玩着在我去修身在我去功賢說者云如此則
條則賢功便于所以二字無着落矣譏色皆皆足以眩人主而
亂其尊賢之心曰去曰遠曰賤皆心上自為主持不使後動而
賢人之故沃者乃得以進其說行其志故曰所以勸賢親之
殺情無窮而制有限故列此三等親之故其貴也貴所不及者
亦不朝其祿、所不及者亦不拂其好惡則我既親彼、必親
我矣此之謂勸親、大臣以用人為職必旁羅彥俊庸庸登斥
聽所任使而無掣肘百官任事大臣任人所以送容密勿而以
道佐人主故曰功大臣忠信重祿申看君之所少者非祿也必
須忠信而重祿非徒禮遇之女也則我以肝膽示士寧不以腹

中庸

卷之三

三十三

笑人先而心修身而齊明
之心知一也蓋端九經之
行皆所以為天下國家
者而所以行于天下國家
只是一平于齊明以修身
之心而行之是所以行之
者也如此說末方与上文
達德行之者一也相貫上
達德行達道所以行之者
一也此處九經之行首于
修身則修身不外以達德
行達道亦所以行之者一
也故下文遂承此說誠身
事也

心期我以推食許士寧不以素餐成故曰所以勸士時使不
說妨農只是遵公旬之例而不盡其力薄歛是存什一之制不
無額外之征則民得遂其歡逸歛富之情父母孔通誰不懷之
是所以勸百姓也稍食是出物有漸意每日督察之又月加若
校之不是專要以其惰之恐其作濫巧以為無益耳工程多者
多食之工程少者少食之肉食曰飢糧食曰廩稱事者食之多
寡稱事之煩簡也如是有利其食者樂于業而圖其稱者益勵
于勤矣故曰勸百工節即路節旌節也少曰委多曰積三十里
布委五十里有積往者有閘津之阻收授即以送之來者常惠
於無資故委積以迎之嘉善者因善而授之任矜不能是不

九經而皆有所以行之者一
一者何蓋言預也凡天下之
事若能預定則得其所以為王
宰自得其所運用未有不卓
然立者不須別說而廢弛大
抵然矣知宣之口者言也言
前定則有物誘通見遠何給
之有善於焉者事也事前定
則有恒推準動化何因之有
出於身者行也行前定則有
德內省獨慎何收之有則行
事皆道也道前定則愈酌而
愈有資深源遠也哉信
乎凡事之以豫立也先於若
道貴豫以在下位言道在獲
上不獲乎上廟廟受知過則

以不欲苦以不堪乃器使不求備之意送往垂朝聘及
旅嘉祿專指遊士言有國無人為絕世取勞技以續之有人無
國為廢國舉土地以封之亂以紀綱言治亂使上下相安就本
國臣民說危以社稷言特危使夫小相恤指御國說三年一聘
五年一朝不勞其力我之燕賜彼者厚彼之納貢我者薄不墮
其財合之皆懷諸侯之事○此為節是九經之實一字勿露誠
字為妙誠不在九經外只件皆實心實意做便是○凡事不
必指定道德九經總是自吾身而達之天下國家者豫不是誠
其所豫者則誠也看來本文無誠字只宜渾融講事上逆料
為道莫理上先圖為豫若當機牽辨使惶皇急迫豫則精神索

中庸

卷二

三十四

經論九五民... 在信友不信
乎朋友朋儕鮮稱揚則譽
不逮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
有道在順親不順乎親則
內外多有間言不信乎朋友
美順乎親有道在誠身及
諸身不誠則守身之理已缺
不順乎親矣而誠身又有道
焉吾身本然之善具在吾心
即誠也不明乎善則真偽混
淆欲誠其身為有真無妄之
身得乎是明善誠身之道豫
道也所謂一者此也然人之
所以當誠者何也以其出于
人而切于人耳誠者理與氣
渾合而未離未殊猶金其模
似則結然帝降之真天與

固宰制鎮靜天下之終始自搖不動故曰立不是說事自我立
也若一不豫能獲取不勝周章故曰廢豫便是立不豫便是
廢言行事道俱就人君說貽顛覆也言有垂錯如人有踉蹌事
是事業措之天下者困是困屈不能通行是行誼行之一身者
疾是內省有愧道即達道之道窮字改作盡字與困不同作文
想像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意思說為妙前度即豫也是先浸裏
面做工夫存得一個真心則言事行道的理已豫先堅定而不
動搖故豫中以應而無不善此四項正証凡事豫則立前度須
有戒慎工夫○在下位即是以臣道証君道言獲上四者不可
以豫言只偏講到誠身上獲上者獲其上之信任也上之信任

此些種並發現... 夫復本外人
之取信也知此人之道也誠
者之人不勉而自中不思而
自得彼中道之聖人者也
蓋以他性為作用一毫不假
人力亦而未可哉也誠之者
之人未能不思不勉則擇乎
善之所存而由此悟悟由此
存任有終其身固執之以求
誠者也人之所以合天也賢
全擇執之曰言之取此善於
萬殊而稽古考今不厭詳博
學之求此善於印証而廣誦
詢友不厭廣問之思不徒
思而慎思之深求其善於心
也亦不徒求而用功之精研

不專則以予未定之身而設施於民上民或玩而不遵故不
可得而治獲上在信友不信則志行不孚名譽不開故上不見
知一說信即真心感孚處以此孚友即以此孚君非徒資其薦
引而已此說更妙信友在順親不順則大節有虧百行皆無足
錄宜物論之有不孚也順字即孟子不順乎親之順論之與道
為一也不誠非是有事親之名無愛親之實之說吾身即親身
身中有妄謀必不能與親字一體之誼固如此明誠二字不宜
作二樣看善者誠之本體誠之純粹以精處便是善明乃明象
之明揀去人欲瑩心淨無一毫夾雜是為明善明得吾所有
之善此身便不為血肉之軀明即能誠非明善之外又誠身

曾子... 中庸... 卷下... 三十五

其言於慮也。行不徒行而擇
焉以行之。以學問思辨所擇
之善者而體踐之。無已也。然
亦猶此五者以爲功。且可苟
哉。唯是有弗學。必求其又
理貫通。弗能弗措也。有弗問
問必求其意。感尺解弗知弗
措也。有弗思。則求其融。有
得弗得弗措也。有弗力。則
求其剖。折精富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則踐履實矣。弗爲
弗措也。推此志也。人有以
解者。已未法。則倍之以百人。
有以十而能者。已未能。則倍
之以千。此謂以勤而補拙。以
人而勝天。擇執有餘。功即是
道也。是誠之。道也。人患此
道未去。耳果去此。已十已千。

也要講得渾合。誠者節是爲誠之而獲。是當盡人以合天。不
是言誠有天人別。兩個誠者。及兩個誠之者。俱一例看。須渾
合。出講重人道。與擇執邊。誠者指人心之實理。言道雖付之人。
然其理渾然。不曾瑣瑣。却原是天命之本然。故曰天道誠之者。
以盡此理之人。言道雖失之已。却惛然不肯自休。務以人力。邊
天心。故曰人之道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言誠者。乃是不勉不
思。這箇中道的聖人。不可將聖人也。另說。不思不勉。只心體依
舊完全。不費一毫氣力。得是得此善。中是此善。緣他本來絕
無障礙。于天然靈覺處。自然合著。不差分毫。以此自然會心。故
曰得以其自然。恰好。故曰中。這箇中道四字。最有味。這箇不是

之。道。是。直。從。一。真。契。良。法。
而非有別。會。又。三百。卷。光。矣。
力。而非有中。幾。吾。見。善。無。遺。
擇。則。蔽。去。之。日。即。通。之。日。惟
愚。必。明。可。分。學。因。擇。無。遺。惟
則。情。振。之。特。即。證。立。之。特。雖
柔。必。證。何。分。利。勉。而。知。之。一
成。功。之。一。不。是。言。美。此。之。謂
所。身。此。之。謂。人。存。而。收。舉。矣。
補。新。肯。性。無。可。擇。知。何。有。擇。
善。無。可。執。知。何。有。執。擇。善。
而。固。執。執。善。本。未。真。種。子。
更。無。餘。事。只。須。時。守。守。
此。正。所。謂。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也。玩。一。而。子。須。知。功。
力。在。擇。上。擇。善。是。所。以。明。
善。固。執。是。所。以。誠。身。非。致。
知。力。在。兩。端。亦。非。先。擇。而

雖容自得。只在道字上看出。天道原是從容。太極流行。萬古不
息。而其間即度自然悠緩舒徐。聖人性與天合。純亦不已。不煥
煥發。故曰從容中道。中道即中天道。末句擇根思來。固執根勉
末須。一。事。看。終。究。得。誠。之。工。夫。善。即。繼。之。者。善。之。善。而。謂。之
曰。擇。正。從。人。欲。錯。雜。中。揀。出。天。理。來。而。固。執。云。者。只。是。此。善。存
存。永。久。不。失。不。是。擇。得。善。了。又。須。保。守。此。句。是。以。人。合。天。以。賢
希。聖。事。正。前。節。所。謂。明。善。誠。身。而。又。為。下。三。節。綱。領。宜。重。看。自
此。詳。言。善。如。何。擇。執。如。何。固。守。皆。與。緊。工。夫。博。學。節。是。揭
擇。執。之。目。勿。指。學。利。五。之。字。都。指。善。字。學。不。止。博。覽。群。書。凡。自
家。本。然。之。善。須。一。一。理。會。故。曰。博。問。即。問。其。所。學。謂。之。審。問。若

中庸二了
三

後甲也。在行處存之。固執特其行之不思也。如下學問思。亦皆行處所用之工夫。夫其學問思。亦皆在明善上。故所謂學者。只是固如此善耳。止謂善之常明于身耳。故只馬行二字。不之也。其明是智。其強是勇。其明其強之而。即是仁。仁智勇皆真。即是行。之者。一如此。則是達道。以行達道。達道以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而九經。以貫之矣。此謂人道。故改止此語。謂人存而政舉也。則善且是其人存。一句是綱。

審之自心。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之師友。則問不為審問。而不思終非已有。故用思。慎是精思入微。不是不夫之濫失之。泛思之既得。更須辨驗一番。把本來善體。不至毫釐之差。辨而曰明者。是不生一毫意見。如太陽當空。纖毫畢照。也不是辨得明白。學問思辨。就兼有行意。在內篤者。馬實敦厚之意。是即其學問思辨者。而服膺勿失。不徒為口耳之粗想像。之末矣。此句重。不重行。須曉得五者是合一工夫。知處有行。處有知。不可截然分為兩事。○有弗節是極言擇執之功。不可一時間斷。勿指困勉。又不可分上五段。是志下四句。是功弗措。便有用功之倍意。用功之倍全在弗措上。看出有弗學。不是不學。則已。

人重君身。上說故章內。修身之事。詳而所以修身曰仁。所以及仁曰又曰。禮體之為五達道。三達德。措之天下。為九經。見之於身為言。事行道其。莫不。過曰。明善。以誠身。其功。不。過曰。學問。思。亦。皆。行。處。是。一。箇。其。人。存。的。道。理。凡。事。豫。以下。益。因。上。兩。一。字。提。提。于。誠。見。有。真。工。夫。以。完。真。本。體。然。身。身。而。政。可。舉。補。自。誠。章。全。皆。此。章。正。發明。天人一貫之旨。言天之性。未始不合于人之教。未始不可。以合。天。性。後。是。釋。性。教。二。字。亦。非。是。分。別。聖。賢。之。等。第。也。

方未學。猶未見其不能學。彼後知不足。則益見已之不能。故弗措。有得。方有着落安頓。弗得。則學雖博。終無兩措。美餘。故弗措。四句。正推弗措之心。非未能而百其功。亦非既能而猶百其功。只是奮發之意。人字。泛說之。字。作善。○果能。即是誠之。效果。字。愛身。虛有此志。喚不。得。能。僅求其能。喚不。得。果。能。首。果。敢。以。能。之。也。此。道。即。上。已。十。已。百。之。功。善。之。本。體。原。自。明。強。不。求。剛。即是。愚。不。求。強。即是。柔。弗。能。弗。措。者。正。是。磨。垢。見。明。振。懦。見。強。方法。蓋。積。思。勉。之。功。而。舊。習。自。除。故。明。曰。必。明。強。曰。必。強。見。天。不。可。必。而。人。可。必。也。

自明章

中行二了

二十七

自誠章論此子思因上章誠明之說而發明天人一貫之旨也。謂夫誠一也。自夫得全於天者。為誠而明。不亦一也。智力而真。固已完全。精同已明矣。此乃思勉不著。聖人所性而有者也。則謂之性。自其有。事於性者。求明得誠。當加一番灼照。而精固已明矣。亦已完全矣。此乃矩矱。是待其人由教而入者也。則謂之教。性教雖有天人之分。而本體豈有二乎哉。但見誠則明矣。一真自如之天。即万境俱徹之天。明則誠矣。一念靈覺之境。即太虛與物之境。誠者之明也。明固誠中之明也。明者之誠也。誠又明中之誠也。性

教不同。同歸于誠而已。盡性章。子思子曰。性也者。我與人物共。與天地之化育而成人。我者。也。能及之者。惟乎。惟天下至誠。是謂道也。一不著一念。而念。皆具不涉一境。而境。皆徹為能。及其性。而元滿。夫天命本然之量焉。于斯時。而默想其心。性中之通。徹明。徹其心。性中之調。燦然。及其性者。則以性。見人。人無非我。則能及人之性。而齊。齊之相。與能及人之性者。則以性。見物。無非我。則能及物之性。而吹息之性。夫天地之化。為育。根育。為化。門者。亦待于誠。今惟及人物之性。則生。成在手。旋轉。成心。

此章誠明二字。前已說過。此但要剖分出性教。未示。由教而幾于性也。下二句。則言誠明合一。見得見由教入者。必竟與性之。聖同歸。即上章所謂成功而一之意。不作申說。而自字。即自夫有其之。自亦自彼至此也。誠明者。本體虛靈。原無障礙。如明鏡自照。以其所性而有。故曰性明。誠者。徹去障蔽。方露本體。如昏鏡。復明。以其由教而入。故曰教然。均之此誠均之此明。豈是誠外。復有明明外。別有誠一。真不動。萬象昭然。只誠便明了。了悟性中頭。是實。只明亦便自誠了。二則字。但作即字之意。不分先後。不分緩急。二句。須合串說。意倒在明誠邊。方見以人合天。須知首章之謂性。眾人所同。此曰謂之性。以聖人能言言之。首章之謂教。是聖人之教。此曰謂之教。以衆人所同言之。

盡性章

此章大旨。在盡其性三字。下面盡人物之性。正是說他盡其性的。事。贊化育而參天地。則替其盡性之大也。性分量最大。其理元來。直實不着一毫私。故偽妄。誠而曰至。使完全。實理無分毫障蔽。欠缺。便是能盡其性。為能二字。要看得活。非是至誠了。狀。后能去盡性。至誠。即盡性。自是一貫事也。此盡字。就自然地位。發揮性一盡。而天地萬物。皆是矣。盡人性。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盡物性。如草木鳥獸。不忍傷之類。皆是講盡人物之性。須即在盡性中。闡發。盡性通于人物。而吾性

若与天地左提右挈以共成此化育也不可以替天地之化育乎既可以替天地之化育則天位於上而稟民物地位于下而載民物聖人位於中而裁成輔相民物以共成其三大不可以与天地參乎信乎有天地不可無至誠及性之功用大也是以現天道矣

補新直至誠能盡其性則自

已胸中。有無限民物。有簡大包涵的天地。其及民物也。是曠吾。方下之化育。以而之天地之間。其參天地也。即收而回之。清氣以帶吾性分之内。其究能及其性一句。已足得天下之至誠。

舍却人物。別無可盡其性。故洞察人物之性。而處置得宜。即是吾性無虧。欠處盡則與我。与人物更無兩層。夫天地能付人物以性。而不能使各盡其性。今至誠既盡入性。盡物性。則有以極裁成輔相之功。而替天地化育之所不及矣。天地以一定之位言。參之云者。有天地不可無聖人也。此要合天地人說。若折開是配了替者助也。化者自有而無。天地所以成人物之終竟者。自無而有。天地所以成人物之始。參兼參替。並立之意。贊化育。參天地。總是滿其性之分量。非有加于盡性二字也。前後俱要看到至誠与天地同歸意。

致曲章

此章工夫。只在致曲上。此能有誠。以下皆無工夫。皆是致曲之妙用。次字照上至字。蓋誠之渾全者。為至而誠之未處。至者為次也。曲是一念之萌。吾性之不容怙處。即誠之端倪也。致曲是自端倪而窮其分量。以工夫充本体也。此而不致。則萬念皆妄。此而能致。則萬念皆真。故云曲能有誠。有誠者。誠為我。有非假借也。誠則形數句。俱根誠字。一直說。乃是由誠說起。而通及夫化。故末句領化字。歸之至誠。形乃誠之微露。其端誠三。故形如根心生色者。是已著。乃誠之顯。然宣著誠。充故著如生色者。日章發外者。日盛是已。明者。光輝發外之盛。誠通故明如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是已。此三字。不專自感像言。凡所舉動。故施運用。

此章工夫。只在致曲上。此能有誠。以下皆無工夫。皆是致曲之妙用。次字照上至字。蓋誠之渾全者。為至而誠之未處。至者為次也。曲是一念之萌。吾性之不容怙處。即誠之端倪也。致曲是自端倪而窮其分量。以工夫充本体也。此而不致。則萬念皆妄。此而能致。則萬念皆真。故云曲能有誠。有誠者。誠為我。有非假借也。誠則形數句。俱根誠字。一直說。乃是由誠說起。而通及夫化。故末句領化字。歸之至誠。形乃誠之微露。其端誠三。故形如根心生色者。是已著。乃誠之顯。然宣著誠。充故著如生色者。日章發外者。日盛是已。明者。光輝發外之盛。誠通故明如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是已。此三字。不專自感像言。凡所舉動。故施運用。

為明者不歸之不著之文為
動為變者不屬之不動之變
則以為惟天下至誠乃能成
化耳抑思其次者亦能化也
或而以致曲得之何其次之
不至誠乎

新言致曲何以能誠蓋端
倪即究竟也至誠何以能
化蓋直精即化也由曲
到誠有偏全由誠到化有
生熟自偏而全自生而熟
此之謂心道合天道也未
句正見天人之不異

誠道論子思子曰凡人以
氣數推測而知者無論有驗
有不驗即靡所不驗而一落
情識恍惚也乃若至誠之道
以心合神能透虛以照天機

可以前知未然而
此後不更馬何以言之國家
將興必有積祥以兆之與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以兆之
或見乎蓍龜之有吉凶或動
乎四體之有得失此皆天福
將享之徵也至誠者胸中不
預設善不善之形而字內不
參設知不知之境世有善者
蚤身休加之氣相迎至誠則
必先知之曰世福徵也世有
不善者必其氣侵之屬相盪
至誠則必先知之曰世禍徵
也其前知如此真不亦於化
而能為哉者也夫能為化者
鬼神也自有鬼神以其不見
不同者造乎物之吉凶自有
至誠以其不思不勉者知鬼

處皆是也誠至於明其光輝聳物自是以感動人之精神誠至
於動其真机入人自是以交易人之志向誠既至於變其德意
涵濡自是以化天下而囿于不知俱有致曲者之動人變人化
人言惟天下句直是稱贊致曲者送云到得化時其亦天下之
至誠矣乎苟非誠之至豈能化哉即在致曲上誠至誠不是信
上章至誠求比擬時分形著明屬已動變化屬人此看書之思
如此作文只宜照本文講去不必截然分對更好

前知音

此章以前知二字為主下正詳其前知而贊之也首句道字
術數者前知須至誠私為不者而本本宜用蓍龜

未來之幾非如後世之數學也國家將興六句輕述過推要點
註理之先覺意總見至誠前知只是見得理明禍福句似起下
突承上來妖孽也尸龜之凶四體之失皆禍之將至者禎祥也
尸龜之吉四體之得守福之將至者禍福將至其理本自昭然
但人或參一障礙或乘一意氣便混淆了惟至誠心純乎理只
據理而無事億逆合理為善徒理為不善而禍福之應一一不
爽故二必先知根理求講自中的先知由便有保持後却突事
此是至誠自具一神明以主宰造化而與神為一矣神字即在
人心本來之靈机上看不是鬼神顯其机至誠察其机之說
誠者章

神之指於稱曰如神非虛矣

是可見天道矣

補新直至誠心休光明洞澈

莫乾坤兩息感衷之相相

為流通善机所融即與本

心合而洞見福之原不善

机所融即與本心作而洞見

禍之始非至誠以心度其

善不善也蓋必之于此心

可善無不善之宰也

誠者章遠人莫不知有誠矣

抑知真矣无妄之理稟自維

皇者乃人之所自為成而

其無虧欠者也而誠之道

率其稟賦之真即人所當自

行之道而不待旁誘者也道

豈外於誠哉何以明其然也

誠不離物而自一物以至万

物無非誠為之權是誠者神

實不窮而為物體之終始

方且起與下之元方且轉剝

中之復若不誠則真筆先已

虧損所以終始者誰耶

則無物矣物其可以離誠哉

是故君子見自成之理於物

物之中必以誠相終始而誠

之為貴自道之功不誠已耳

夫惟誠之為貴則誠定而已

可成矣誠者豈待自誠已而

已哉所以成物者在是乎人

成已也暢為萬身者收為一

身猶然生意之流通誠之體

也非仁乎于其成物也全之

象先者微之象后同與神誠

之畢與誠之精也非智乎然

此章極重。一誠字誠中純然不雜即是仁。炯然不昧即是知。率

之以行即是道。極是實心實理。故首節言誠切于人。次節著實

責人之休誠。未則論能誠之妙也。五個誠字俱指實理之具于

人心者言。物字都一樣。指在人身。上說。○首節須先把誠字道

字看明。誠是天之以失理賦於我。而我得之為實心者。人之形

性。不淪于虛假者。全賴此誠。故曰自成。作久要挑自字。成字是

本身無虧欠意。此只說得一個理。未着工夫。至于道者。非有外

了誠。只是完全這個誠。便是理之當然者。故曰道。自道要看而

字。源根上來。講誠既為自成。則以教之誠。而我全之。豈不從自

已切要當為的事。二句當看。不可拆對。○次節誠有二句。

是一正一反。上句就源頭說。下句就人不能全此誠說。物字當

指吾人應接事物說。不曰物之始終。而曰物之終始。言這物之

所以自終而趨之始。皆誠之所宰。以見誠未嘗息也。故有此誠

絕好。叫做物人心失了此一點實心色。皆虛幻。却不如無物

一般。大旨極是闡明。此自成之理。可有而必不可無。非是申上

節意。誠之為貴。只就上始終萬物說來。見得誠與物貫。再離不

得。須盡自道工夫。纔好誠之。字。即前章誠之者之字。不可

忽。○誠者二字。乃由上誠之。功。而進于能誠。地位者。然這

個誠者。非止成已。所以成物的。也是這個誠。大凡是個實心的

人。自然處得人。爰帖。故成物。誠在成已。上看出。不主感化言。

中庸二

四十一

是仁智非因成已成物而始有乃天命所與我具存性中皆吾性固有之德也德出於性何嘗發外內性中無私即固有而覺之良原合無私之內合外于內而為率性道也故以此道行而措之無物非我無我非物程論指畫而皆得其宜誠也誠之妙如此哉

這個成已能成物就是時措之妙了下面發明一個故字出來以贊能成之妙成已二句須打成一片看大凡已不是軀殼之已皆是天理流貫仁是已之生機生理故吾之真已不毀不壞全成一個已正是純然不雜之所在豈不是仁即以下地高物為一體真已明淨處雖見一體血脉無壅無滯把人情世故透徹皆是一點真意惻怛流貫其中這個成物不是知乎物即在已中照出智即在仁中流出不作兩層故看得仁知字透而合外內之道自見此仁即修道之仁脫其仁之仁字性之德見得自天付性以來即具有是仁智的道理不是後來作用的此意要醒不必扯入誠字合外內之道非如常說

成也即至于成物因地總之只是了自已分量故曰成者自誠而道自道說成已足仁的道理成物是知的道理這道理特因成已成物而名之耳非因成已成物之後而始有蓋性所俾具的道分不得內外人見其措于物也故謂其用在在外不知發原性上措出未見有知其實渾然一仁耳一已耳故得于已即可措于物而何不宜

合于內內合于外二意平層蓋謂之曰性豈分得內外仁智涵在性中智即合在仁上皆有內而無外也亦即內而即外也故曰合外內全重內上說方是須知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者蓋此在作用論本體也既曰德又曰道者以成物在作用上說也傳蓄于中曰德率由于外曰道故字只就白文字面接下時字即君子而時中之意宜字作妙字看以此成已即以此成物是何等的妙愛重成物邊為是近日推開泛說者未嘗無息章

曾子

中庸二卷

四二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在無為而成截上論至誠功用出於自然下以天地功用形之末節引詩是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

之不息未一不城便息矣
一誠之有息處便感矣便
見矣致矣不測矣

至誠章通故至誠者所為合
力外而妙射稽也其休原自
輝融虛假毫無添入何從而
索其代換之端蓋死息矣惟
不息則成性存一真元自為
密祥不其久乎不息即是久
非不息之外又有久也既久
則善性必發不其激於外乎
激非但成之而已也激則悠
遠寄徐而不迫求遠而不應
矣悠久則又激而博厚廣大
而祥生成被淵深而肌膚俱
洽也博厚則又激而高明巍
巍而百王讓列精微而萬機
爭光也其激如此其及物者

何如惟博厚則有端承之度
所以成物而真麗祥生者此
也惟高明則有析微之量所
以成物而不肖庶類若此也
惟悠久則該覆載之全所以
成物而萬品各得者此也至
誠之功用感矣於將於何接
之載物莫如地今日博厚載
物則至誠之博厚配乎地矣
覆物莫如天今日高明覆物
則至誠之高明配乎天矣成
物莫如天地今日悠久成物
則至誠之悠久直天地之無
涯矣夫至誠之功業配乎天
地如思者其漸被及于物也
童矣矣矣矣矣然而誠則無
事吾見其不微一毫聲色表
暴而昭明之治處炳燭中蓋

也至誠是主○故字須承上文來惟尽性之德時措成宜則誠
至矣誠之未至者有一些虛假真心便間斷了至誠絕無虛假
則天理之運于心者何嘗間斷而息無息只在至誠上看出不
是兩層須就心体上模寫時久多主至誠之理上說無息者差
○有息則暫合暫離便不見久惟不息便常○如是一瞬一息
此誠元會運世太此誠何等長久不息就是久非不息之外又
有所謂久也久則醞釀蓄極自然有勃發之效驗故云微之字
只粘文字上說與誠則形一能但在事業上看不就形于四肢
說○悠遠等俱根微字字在帝王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
物上恐碍下文載物要物成物意悠遠自規模建立言博厚

德澤入人言高明自功業成就言皆脫不得一誠字悠者無
而不急迫遠者常永而不淺近博者東漸西被無不周到厚者
淪肌浹髓無不添漉高明者氣象敞揚于天壤間非尋常暗昧
卑瑣者可比此三句極贊至誠功用之盛都是滿腔發出妙
境實理醞積的真機無次第和承註中積字發字俱費力不必
泥○載物即就至誠功業及人上說重在載物等上勿露天地
字大意云即是博厚天下皆囿于深仁厚澤之中是所以載物
也即是高明天下咸仰乎哲育文明之化是所以覆物也博厚
高明又皆悠久焉則合群生而覆載之有終而天下舉在乎曲
成之內是所以成物也三所以字亦重言不待更有作為即此

不見而華也不贊一毫氣力
設舞而維新之業初洽宇內
蓋不動而變也不用一毫矯
揉作為而各正之化末賴蒙
區蓋無為而成也天地無心
而成化聖人無心而成治一
而已然不現天地胡以見至
誠哉天地本源之道可以一
言而包括殆盡也何也天地
萬物之祖以道視之天地亦
物也其為物也不貳于一真
豈適零無纖委惟不貳則其
生物也資始資生即問之天
地有不測其所以然而然者
是不貳之一言是以天也地
矣天地之道惟其不二是以
俯視乎地視之無際也且旁
之無底也其道之沉實有如

若仰視之天道煥之靡蓋
也且韜之莫晦也其道之清
虛有如此者合觀天地悠而
不迫也且久而莫竟也其道
之綿固有如此者
今夫至味即諱然不盡於所
生無然天不足以窺天地之
大全今天天指一處而言斯
昭之多亦天也及其全体
無窮也三光如日月星辰繫
於天焉萬物覆於天焉意其
不貳者繫之既之耶今天地
指一處而言一撮土之多亦
地也及其全体廣厚則華嶽
地載之而不重河海地振之
而不洩萬物固不載焉意其
不貳者載之振之耶天地諸
生物之多者莫如山水公夫

使所以覆之載之成之者也覆載成只宜在博厚高明悠久上
指出不是有個博厚然後能載物○配地節緊接上來語載物
者莫如地今至誠之博厚亦能載物則其博厚者配地矣語
物者云云則有以配天地之無疆矣配者合而有功之意連天
地以待我而位也悠久不言配者悠久即無疆非二物也天地
說無疆正發明無息之理疆界限也無疆謂非時刻限之也配
地等只承載覆成上語不可說博厚以載物者地之所以為地
等語恐于下節博也厚也有碍○如此者即見至誠功配天地
一出于自然重不見不動無為六字重變成只指功業勿着民
說其德澤昭宣順布顯揚莫遏則章也其德澤鼓動一世變化
萬物則變也章到炳燦極至處變到極神極冷極寒極也下見
是不假表暴意不動是不假振作意無為是不假運用意不見
不動無為須着得有斟酌至誠有法制之迹而無創置之勞則
見而若無見動而若無動為而若無為也成字與上成字不同
上成字同覆載言謂成就乎物也此成字同章變言謂道化之
成也此只就上面而贊其如此不是推深一步亦不必分屬配
地等句自至誠無息至此俱以一誠字貫○不貳以下說天地
之大正以見聖人之配天地者為大也天地之道○字暗指不
貳言一言不是一句話乃一之言也此句虛不貳正是一言此
生物根原最重不貳者天地間只是這一個理法行並無別物

山有其一處言之。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則草木生于斯。會獸居于斯。以至寶藏而亦與于斯。山之生物何者。非天地之所生。取今天水自一處言之。一勾之多耳。及其不測則介而最者。鼈龜鱗而長者。蛟龍族而聚者。魚蟹而皆生于斯。以至貨財而亦殖于斯。水之生物何莫非天地之所生。耶。蓋天地蘊蓄於無盡。故山水孕質以效。云茂物于山。水成山水于天地。天地於不貳則天地之大矣。觀美然則至誠之業。所為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蓋亦如此。我嘗誦周頌之詩而不知天人之合。矣。詩云。惟天

天之用。而非所以為天。惟於誠不已。是一元快運。天之所以為天者。正在此也。云於乎不頌文王之德之。云曰。文謨丕顯。皆文之華。而非所以為文也。惟德之純。是聖心純懿。文之所以為文。者正在此也。夫不已者。天之命。有如文德之純也。則此中。既無餘者。更有何境。無二無。之象。自有微始。微終之脈。而亦不已者耳。死即至誠也。不已。即無息也。信乎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故同一功用。之誠。至誠之為天道。可見矣。補新言。不息久。不淨專。以為

未夾襟。他是乃所以誠而能生物處。但勿露出誠字為妙。不貳處。生物其中。潛有所宰。豈有所運。如之何。可測。即天地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不測亦就生物原由上看。非是言其多之難測也。○博也。節並下節。俱根不貳。字說去。惟其不貳。故天地各得之為天地之道。地之廣漠無涯。是博。愈出而愈盡。是厚。天之運于太虛。不囿于形。是高。其玄。機。發露時。行物生。不能掩藏。是明。陰陽循環有漸。是悠。混。開。無。窮。是久。德。來。都是不貳。貫。徹。于其中。故能博厚高明。悠久如此也。只看一道字。在天地。施功。用處。說不在形體上說。○今夫節正不貳之生物。不測處。昭。亦是天。操。土。亦是地。德。見。無。處。而。非。天。地。正。見。得。天。地。之。大。處。及其無窮。上。舉其無窮者言之。餘做此。無窮。廣。厚。等。却。俱。似。勝。體。言。暴。猶。也。不。洩。者。納。之。而。不。溢。日。月。星。辰。之。變。象。只。是。一。氣。之。懸。結。河。海。華。嶽。之。振。載。只。是。一。氣。之。流。峙。俱。無。窮。廣。厚。內。意。而。萬。物。載。上。覆。鳥。方。是。生。物。之。功。說。個。天。覆。地。載。却。似。空。故。又。入。山。水。二。段。若。謂。天。地。大。矣。即。就。其。中。舉。一。山。一。水。亦。莫。不。侖。天。地。之。理。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莫。不。侖。天。地。之。理。搃。見。他。不。測。實。藏。以。積。聚。言。貨。財。以。懋。遷。言。皆。金。玉。珠。貝。之。類。是。是。介。族。之。類。而。鼈。乃。其。屬。也。蛟。龍。是。鱗。族。之。長。而。魚。乃。其。屬。也。此。節。雖。形。生。物。句。須。根。一。誠。字。○末。節。而。引。詩。各。歸。到。本。原。上。去。而。所以。字。重。看。命。是。命。脉。指。其。行。四。時。生。百。物。者。言。不

德之在內高厚德也德成不待事以為業之在外其高厚之德外處皆是不息之久也物之成於成皆成於成于聖人悠久之心也此處分德業不得又不得以高遠悠遠為用配天配地無疆為體蓋因載物上見其德之博厚因其其成物上見其德之高明因豈是先有一段高厚悠久之體而后以之為業載成之用也又不待以天地生物不測而聖人之微為可測也德之純而同歸于不已之德則天地之為物或乎聖人之為物或乎可以

已德之純俱主本體在內者言不在化育功業上說不已者此理無瞬息間斷也純者此理無人欲夾雜也不顯其於發俱幽深玄遠之意文是文章指其光四方顯西土者言淺淺之便斷續相乘非天惟不已是天之所以為天澤露之光晦明枯雅非文惟純統是文之所以為文兩蓋曰是于思原詩人的意是如此不已只說聖心上說不可說文之純同天道之不已蓋純乎天理不雜以人欲則天理常運而不已矣只要把純字口氣說得鄭重則不已意自見非有兩項末浪以文王同天意是之然後繳上至誠同天地意看來前不說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為天了前至誠無息即是純德之意已說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此特引詩做個証佐無深一層意

大哉章

測天地乎可以測至誠乎詩人亦言其為物不氣耳非能測天也亦言其至誠無息耳非能測誠也誠一天天一誠二而一者也補大哉章金旨章內前說聖人之道大而以禮儀威儀言之蓋自聖人之所行上見其大也後說君子學聖人以大其道而于上下治亂罔不宜則道無不行之處也

天哉章謹道厚于天而合於聖人大哉聖人之道乎不曰聖人而曰道惟有道而聖人之品地得道不曰道而曰聖人之真惟有聖人而道之分豈特滿何以見其大也洋

此章不礙以上言聖道之大待人而行以下言君子脩德淑道而無往不宜也重君子尊德性一句浪玩旁頭說個大字下面帶着實模寫大字方妙發育峻極三千三百是道之大尊之道之是大造詣不驕不倍足與足容是大運用○大字須心下統體散見二意道即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故屬之聖人只說道言聖人二字不必泥○洋○言道如水之汪洋無處不到發育峻極正見洋○發是發之而建其机育是育之而若其性峻極不是說道之高乃是充塞之意就在發育上論善萬物

乎派動充滿無之非是但見
發育萬物而辟生焉之各正
又且峻極於天而上徹蒼穹
莫非道所貫徹何其大而莫
禦也然大非空虛而已也即
日月間優、俱是豈不大哉
以禮儀言秩之以情分而列
之以體統則有三而大綱
備、以威儀言進反之有度而
物采之有章則有三千而曲
折周回其大而無遺也然其
羊、優、之道不能自待
其人之胸襟恢廓識見縝密
足以育、物位天地而定經
制者而後流行不滯於天下
人之係于道如此見人也即
至德之人也故曰苟不至德
則禮挾其胸襟粗疎其義見

摠是陰陽五行之理所發生而盈天地間皆不過此陰陽五行
之理所布濩故曰發育而峻極于天也其實是一串事摠是形
具無外之體○優、節又就上統體中指出人倫日用間實際
事體見道無不貫即是劑量萬物經緯天地之事非有兩層不
此上節分大小對看優、形容道無不有之意大哉即就字密
周志處見其大禮儀威儀便是道不必說道貫徹于禮儀威儀
也禮儀、字猶云禮制故曰經禮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
威儀二字不是行禮時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禮儀中之曲折
故曰曲禮如身降揖遜進退俯仰之類三百三千是其中之條
件二句須一事講不可對威儀就在禮儀中也○待字承上言

不處何以凝焉不處而何以
知哉是欲備德以凝道之君
子知德性器所固有所以括
洋、而涵優、者在是則尊
之而奉若神明頤問學之功
未至非所以為尊也而道問
學以窮乎洋、優、之理
身使德性起問學寸靈恍惚
万象由問學而德性實切極
完虛體其實何如德性中本
自廣大亦有精微必於廣大
致之而一於不容分廣、無、
而大無際至廣大中有難折
之不容差者則精微必蓋何
博之不約也德性本自高明
亦自中虛必于高明極之而
一於不容分高、無、而明無

天地萬物自如而位育不世見三百三千未改而禮教
若待其人耳人即聖人行是道者由我贊經由我裁有主
斯道意非徒依本而行之也是之謂至德凝至道也下節不過反
明此節耳○此聚也把這道理摠會在心上來便是凝道、在
心上便謂至德發出來便謂至道不是兩件洋、優、之理不
凝一則散而無着焉能運用故指出一處字以明擔當斯道工
夫凝真行要知是一串事凝之斯行之矣○故君子節說修德
凝道工夫修德即所以凝道也重尊德性上而道問學皆是理
會德性中細密工夫性即天命之性德字即至德之德曰德性
則天地萬物其夫禮儀威儀都全具于德性中故當尊之奉之

發至高明中庸易簡之不可
越者則中庸必道何奇之不
平也故中有新德性之知具
焉溫習已然之見解而且觸
起皆通新益以發其故也厚
中有禮德性之結焉焉敦焉
天然之樸厚加以崇尚節文
禮益以明其厚也君子道問
幸以尊德性如此德其至乎
道其有不發哉道之與于行
也何如是以居上則以道不
制而不萌驕傲之心為下則
以道及分而不生違倍之意
固有道則道與時言其言足
以與義建明而存先資以財
用固無道則道與時晦其默
足以含容不露而無尚小以
昭尤君子之事使語踐以道

為神明之主而裁、葆攝母其髮敢讓也此正是存主工夫然
此中道理非研窮剖析見得、無疑未免稍有礙累故必用
致知、鏡完得一個尊的事體蓋德性在中未嘗不敬見于萬事
萬物而萬事萬物區分條理無非我德性之所發越流行所注
以招拾泰咨而借以返照其德性者此也下廣大高明故厚學
是尊德性下精微中庸新禮皆是道問學道問學正所以尊德
性不可作兩層道由也由這等工夫也吾德性萬物皆備大德
為量本自廣大也其中却自精微只緣不盡精微工夫不能
悉畢察所以私意得入有私意便狹小空疎矣故致廣大遠
精微吾德性常伸物表光明瑩徹本自高明也其中却自有

其於事以保其元初之身
其於君子及身無涉涉世皆
順不驕不信是與是客之謂
與所謂以至德凝至道者必
歸之君子也
補新古說大哉聖人之道洋
洋洋乎美育萬物峻壘于天
分明是領上章至誠之獲
物載物成物而高明配天
說也然聖人之配天地而
及物者不越所制之禮也
故以禮儀威儀言之故君
子尊道之功要之于敬厚
以崇禮而不驕不信等則
俱是誠下而守禮以免災
上而制禮以寡忤禮之
行乃道之所行也說者以

只緣不道中庸工夫非太過即不及緣着意便是私故有私欲
便早暗矣故極高明須道中庸故是德性良知溫是含靈葆元
有溫養其故物意而故中本寓新機又思義理無窮以問學而
知其所未知、新有日、又日光是厚是德性渾朴敦是未瑣
未琢而厚處每患少久又思節文無厭以問學而謹其所未謹
崇禮有動容即中妙處此下須補出德修而道凝意一說末句
以字與上兩字不同蓋禮即威儀禮儀外面行的禮若無這段
真醜的意思都是虛文未善禮如何崇厚既敦把此厚養出來
自有個節文起乎象數形氣之外故以崇禮、未節是修凝之
妙用不作教說君子修德以凝道則渾身都是道而隨上下洽

優、為洋、之敷布、非是
洋、樂言道、體之浩大、優
優、則自聖人之充、裕于身
者言之、三千三百、正其充
裕于身、而行道處、下凝字
正領優字、裝于身、則自優
裕也、而于末身、字意、點綴
極切、豐慶、非絳口也、上不
見天地之憾、下不整夫婦
之愚、中不戾至人之憲、答
非免禍也、乃以吾身、為天
下、即以天下、為吾身、隱然
包容宇宙、非世之能容我
也、乃我之能容世也、世自
無道、故吾身、自有道、此等
語、方見、足以意、便舍下、明
哲保身、意在、大哉、至人之
道、乃蓋、至人、身上、言、道也

亂之成、宜正是、道與身、處、合處、須句、本尊、德性、道問、學來、矣
揮、線有、根據、上指、天子、下垂、臣民、言與、默容、俱是、未在、位者、不
驕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也、不特、無恣、睢傲、睨之、態、不倍
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也、不特、無悖、逆拂、戾之、事、言與、道
說、與起、在位、實、非、只、顯、其、身、有、關、位、育、經、曲、之、道、于、世、與、道
致、治、以、轉、移、一、世、意、理、容、太、不、是、退、藏、偷、生、之、意、還、是、勉、位、育
經、曲、之、道、于、心、而、一、念、罔、微、之、下、自、足、以、包、容、那、宇、宙、民、物、之
理、非、謂、世、之、能、容、我、乃、我、之、能、容、世、也、此、下、須、點、保、身、意、而、以
詩、詞、足、之、明、是、道、理、上、見、得、真、吾、是、事、幾、上、見、得、透、乃、德、性、本
體、所、謂、虛、靈、不、昧、也、德、性、尊、則、明、哲、完、矣、保、身、不、是、保、血、氣、之

于身也、今隨境成、固法
皆順、正是、道、所、保、合、身
于身、所、謂、成、此、以、成、身
大也、區、小、免、禍、說、淺
而、章、上、古、諸、儒、有、重、有
重、者、有、重、反、古、者、然、而、以
下、章、畫、制、之、道、推、之、則、重
重、思、不、可、自、用、意、也、妙、當
時、賤、而、自、尊、者、尚、少、惟、小
人、生、今、反、古、皆、是、無、中、庸
之、德、而、謬、是、時、中、之、行、者
也、不、知、孔、子、之、役、時、正、是
道、中、如、何、思、可、以、自、用、耶
應、而、道、謂、此、明、為、下、不、倍、也
夫、子、嘗、曰、制、作、大、難、為、下、者
所、不、敢、干、也、彼、學、不、可、其、人
命、之、曰、德、而、乃、好、曰、用、此、庸

身此自乃、是、道、所、結、的、若、一、毫、虧、損、便、于、道、有、礙、身、雖、偉、生、于
世、亦、安、得、為、保、不、驕、不、倍、是、與、足、容、平、身、是、道、以、道、成、身、之、為
我、有、休、受、歸、全、為、天、地、間、完、人、以、正、不、定、保、身、保、身、是、倫、理、意
看、來、此、三、句、是、贊、詞、體、須、先、把、既、明、立、哲、二、句、說、得、口、氣、重、下
文、便、好、接、此、之、謂、此、字、骨、上、條、德、發、道、上、下、治、亂、皆、宜、說
愚、而、章
此、章、是、聖、人、尊、周、道、而、嚴、倍、上、之、戒、好、自、用、三、句、正、是、不、安、分
不、循、理、為、下、而、倍、者、故、引、此、言、以、發、端、次、節、子、思、申、言、為、下、之
不、可、倍、人、天、下、節、又、證、言、為、下、之、不、可、倍、通、章、重、今、天、下、一、節
與、下、今、用、之、相、照、正、是、不、敢、作、禮、樂、夫、子、所、以、欲、後、周、處、故、雖

而極明聖之界不在帝王
命之口賦而乃好自專草野
而窮靈爽之權時不屬專命
之辰命之曰生今之世乃自
用自專車今是古而欲後古
之道時時而起更張之變若
此者無備德衰道之功而時
則皆保身之道寧不及其
身哉即孔子此言觀之可見
則作爲軌物之宗非天子則
守卑貴賤相援之禮不得而
裁也見以為淫為慝而已車
禮服色之糜不得而制也見
為不既不物而已聲言點畫
之文不泐而考也見為遲私
辨智而已不亂分之時乎今
天下文武成康之天下也其
辨作亦文武成康之日也言

其作非一人而其執同
歸於天子之所制也言其書
聖者非一人而其文同歸於
天子之所考也言其禮行首
非一人而其倫同歸于天子
之所議也名號昭然毫無改
不政步之變法度具在非有
殊俗異政之風獨矣感哉今
天下之無好禮作樂也而斤
斤於同執同文同倫何哉不
敢也故無論無位共不敢擬
雖有皇王之侯而不敢于德
列惟彼夫今之所用其固不
敢作禮樂焉其敢自用而反
古乎勿論無德共不敢擬雖
有禮聖之德而苟窮于位則
惟沒夫今之所用其亦不
作禮樂焉直敢自用而反古

有其位節直作過脈託下。按夫子云云。正見為下不信意。○
學不貫乎天人即謂之愚。非在天子之位即謂之賤。自用自專
皆是妄有所制作。病在兩好字。以庸愚而接聖哲。以匹夫而干
憲紀。皆其心之有所好。正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生今反古。不是
自行古道。乃欲以古制易時制也。通在制作上發揮道是制度
文為非綱常倫理之道。此皆向不尊德性道問學。全失明哲保
身之道。所以裁及其身。裁就獲罪。下上看孔子。只氣中只三子
輕。叙過勿露德位時至末方繳出。為下不信意。方中窾。○非
天子即是子思承孔子之言說來。天子是聖人應運而興者。不
必把德位時三字牽纏。非天子三字極重。禮指親疎貴賤相扶

自有体式。不容差謬。情分言親疎情也。貴賤分也。識之云。○
斟酌以求合乎天理之正也。度如車旗服色之品。熟器數言。○
物采也。數多寡也。制字有創造定式辨其等威意。文以聲音點
畫形象言。註書名書即字也。以形言名即字之音。以聲音考稽
訂之也。正其聲音點畫。便是考身為天子。終得以議考制。若邪
天子則權柄不由掌握。如當世之禮度文。而是取固當是訓。是
行享安節之順。其小取。亦宜必敬必戒。昭遵王之義。○試以今
時驗之。當今天下制作大同。以車言。作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
制在。則規矩尺寸。罔敢踰越。而執同執。是數迹之在地者。廣狹
如一。車以迹為驗耳。以書言。筆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考在。則

平孔子則嘗言之矣其曰王
王之興代各有禮夏之禮吾
志說之但禮之力尚備者其
文獻不足為吾言徵也殷之
禮吾嘗學之但宋之力湯孫
雖其文獻僅有存而振非
時王之制吾嘗周禮今之臣
若民皆周之吾法周之在為
周之民舍彼周奚選哉觀夫
子壹意於尊周則彼自用自
尊而反古者不自及及其身
哉為下不倍之文可徵矣
補新占孔子生要學周而未
得子思至此亦是思周制
而大警天下之亂制者輔
其引聖祖愚而自用一節
語而自繼之曰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禮不考文法

豎蓋聲象罔敢交易而文同以倫言行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
議在則貴賤親疎罔敢僭犯而倫同倫次序之禮即親疎貴賤
相接之禮以次序而用之于相接便是行此節正見非天子而
不敢專令天下承文武開創以來○雖有節要看一亦字講云
寧且非天子不敢作即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其於禮樂
且不敢作况併其位無之者乎故雖有聖人之德無天子之位
祇與今天下共守至章六不敢作禮樂上說禮度文此說禮樂
下又只說禮摠只是個制作○即德如孔子志不敢違時以倍
上者奉夏殷以垂周意今用之三字最重正見時王之制其
商不同不徵禮樂不是世遠人巨之無聖王之禮百世不替
殷之制至今存也但夏殷之禮止于祀宋非天下所同徵罔存
皆見不可從意說與學字有別當時祀去夏已遠故祀之文獻
盡去僅得說其大意而已宋去殷猶近殷禮還有宋存其一二
故可從而學之周禮講畫本于文武制作成于周公今乃昭代
之制今之臣民俱用之既非夏禮無徵又非殷禮非時則從周
而已從字重時王之制不似論語重節之文

下末不引今用之以映
天下之可從者如此天下
如何敢棄子作禮將以干
天子之憲哉將其維持助
代之意彰明矣說者但
拘泥中庸節中為下不倍
之意為釋何其不倍聖祖
神孫論之旨
補三章章全通章本諸身
句固重而知天知人尤重
前章言知天知人則知所
以修身而治人此章言知
天知人則本諸身而激諸
庶民此是一理一意而奈
何以天作兩解耶
三章章諸此明居上不驕也
蓋謂天下之所以輕法者非

三章章
此章以本諸身二字作主旨二句只是提領話頭所以有三重
而寡民之過者則以本諸身者善而徵諸民者信從也而不謬
詩正是本諸身之善處而動而一條則徵諸民者信從矣引詩

中庸卷之二

五十一

侯之不惑者其知人乎惟聖
心之入之盡惟君子及人之
性則一創一垂皆八道也未
有以人而惑人者也而三三
可知已夫惟知天人之盡制
如此是故天下之民雖衆而
天人之理則同君子循天
之理以為動則範圍一定非
惟一壹道將立為天下率
由矣而欲承無致耳動之而
行非此諸空也而所以行於
自重也而並求為天下法律
度稟之矣動之而言非此諸
虛也而所以言者自重也而
世求為天下則金石式之矣
委荒之遠者素慕善之言行
將延頭舉踵而不忍離不有
望乎亦君子自為可里耳

數之近者日習吾之言行將
誠傾心辭而不自知寧有厭
乎名君子自為不厭耳合先
後遠近之民而信使如此則
天下矣而要皆知天知人為
之本也揆諸之詩曰在彼無
惡在此多則治令德也庶幾
夙夜以求終譽語名也即
是詩唱之可見王天下君子
未有制作不如知其通天人
能使法法則有聖不厭美
譽頌集一身者也蓋譽以斷
而信故不于始于其終譽非
以微而至故不待之遲遲之
至現于此而居上不驕之道
可識矣哉

謬于我也不憚等亦然建是立于此而參于彼之意蓋天地有
亘古不易之理有與時推移之氣君子因革本天地自然之道
徑畫出來與之自不憚了實是明而証之曲意蓋鬼神屈伸亘
古不易時屈時伸變換不拘君子因革轉移斡旋極有妙用人
莫能測便是不可疑于鬼神建天地重自然意實鬼神重莫測意
君子先得後聖之心以創于今日諒百世以下因革損益不能
出于今日範圍外蓋世不同而理同即稍有潤色亦通其理必
變而所不變者千載一轍何惑之有此俱從心源理趣上流通
故能進退古今出入造化無微不達無幽不通不在制度形迹
上言此節正說之重之善處句之要就之重上体贴得明性

知天節上既曰本諸身天人之學已善說于此特申贊其制作
之善耳大意云君子本諸身者謂何而能令制作盡善乃爾蓋
凡天下之有疑者非從外疑從我身先自疑也其有惑者非從
外惑從我身先自惑也君子從尊德性而道問學求其于天陰
陽易簡之精直是冥契則吾身已自無可疑鬼神又何疑其于
人治體之寬猛政術之張弛此天人情物態之變幻無不曉解
于其中則我身已自無可惑後聖又何惑須知天人一理知天
便是知人知人便是知天非截然兩事講內要說得若合為妙
○是故二字本學貫天人來動而向不必包下二句只三平說
動是舉三重而措之天下行是三重之見于設施言是三重之

的本子。而不知天知人。又是本諸身的精蘊。惟知天知人。斯本諸身者。蓋善惟本諸身者。盡善。斯三王天地鬼神。百世無往不合。惟無往不合。斯立法世則有。望不厭。而寡民之過。民過之寡者。不搭之風也。而本諸身以善其制者。不驕之道也。不重民之寡。過而重在。我之制作。發諸庶民。皆說寡。過求說有。譽。過則何譽之有。譽則自無。過則有三重者。蓋其本諸身者。重也。重吾身。所以重天。下而法。則因之。又焉過之。不寡玩。第二節。兩雖善。似重在時位。然玩本諸身以下。則

重在有德。何德也。知天知人也。天人何由知也。德性善而問學道。既明其好也。

補述章全直提是一心。但於帝王為祖。憲于天地為律。發其實。道法亦亦道隨時。即安。即安。即隨時。非有兩也。上律下。絜因是會。天地二道。祖述憲章。亦是于律。發見之。則亦會天地之道。如交下。即以天地等如。

補述章。此子思以天道歸之。仲尼也。曰。仲尼也。有帝王而想會於仲尼之一身。大哉。仲尼之道。乎。道莫如於堯舜。則以為宗祖。而後述

見于訓令。世已談遠近言。不專作後世說。聖人一舉一作。根天理之極。酌人心之同人。自越他不得。三而字。轉語甚快。見任性而流。無非民極。吾方鼓其机。而周行已闢。即做天下的道路。吾自遵其軌。而紀律已昭。即做天下的法度。吾本流其意。而品式已定。即做天下的準則。不是天下道之法之則之也。則準也不。是取為立言之準。乃是遵行意。如說子當孝。人便準之以孝親。有望不厭。又指出道法則之實。遠指四夷。望指聲名洋溢。有聖作物觀之意。不是期望之望。近指中國。不厭者。淪肌浹髓。使人合順。鼓腹有天。覆地載之想。俱重在遵其制作。上勿分法。則為後世遠近為當時。作事對之語。此正寡民之過處。便是君子有

於了。在彼二句。即君子本諸身。一條意。庶幾二句。即動而世一條意。不如。此專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云本諸身者。若非尊德性。道問學。如此知天知人。則動與天違。與人拂。民且。言議之矣。安能可法。可則有望。不厭而登。有譽于天下。堯舜有譽。謂遠近有譽也。

祖述章

此章見孔子之集大成。非逐一察集。蓋一源而時出者。川流言其時出。敦化言其同源。此數語。談一章。有起。細之首。即言仲尼會道之全。孰是仲尼之大處。二節。即以天地之大辟之。末節若天地之大。以德而仲尼之所以大者。即于此德。而可知。○堯

之以一貫濟時一之傳道莫
爾於文武則以為憲法而章
明之以筆削扶玉亦之哀上
焉以天時為律變通不泥焉
與盈虛消息之理相為推移
下焉以水土為象隨遇而安
若與流行坎止之常相為服
習仲尼會道之全如此取而
擬之聖心之大而無外也詳
如地之無不持載天之無不
負荷而所包不遺其大而無
息也又辭如天地間有四時
之錯行而循環無端有日月
之代明而貞觀不忒非天地
多以擬仲尼矣以天地觀之
垂覆垂載皆物也方物並育
於天地之間此不彼借彼不
此侵自不相妨害焉錯行代

辨言道及武言法各舉其至者而言其實法不山于道之外祖
述者以堯舜為道之祖而心源相為紹述其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之道也憲者以文武為成憲道之不敢違也章謂表章如
陳方冊以志其盛假筆削以維其衷是也祖述憲章只在精神
心源上不在道統功業上說律如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散如
衣載之襲無分毫隔碍當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仕止久
連其机甚員如天時之迭運故曰上律當如此一定如此當如
彼一定如彼用舍行藏其中甚方如水土之各異故曰下統律
藥非有心只是妙理自相符以不律之文以不嚴之文也各四
句是亘古亘今上天下地之理無不備于一心矣○辟如萬物

物與道不可見者德為之
擬自其變然各具者謂之小
德而川流于物與道之中大
分而派別也自其渾然純體
者謂之大德而敦厚於物與
道之化益蓄而垂收也散一
本於万殊復會万殊於一本
小大合一德而不尸此天地
之所以為大也知天地之大
不在乎物不在乎道而在乎
德則仲尼之進退古今出入
過化而全體不息其所以六
補前古天時原運行于水土
之中而六者即其因地也者

仲尼一心天地古今之理無不包羅直如天之無所不覆地之
無所不載萬物不能得天地之大萬事不能得聖心之虛其理
一也且其所包羅之理隨時而出無一成間如春生又夏秋子
又冬日沉則月升月沉則日升其更錯而行相代而明者絕無
停止上二句看無不二字是大之無遺漏處下二句看錯字代
字是大之無歇息處四時日月即在天地中抽出言之不可平
對總見聖德咸備無所間斷意○天地覆載之中有萬物並育
指飛潛動植言不相侵害如羽毛不妨鱗介也天地覆載之中
有四時日月之道錯行代明循環不忒不相違悖也然此並育
不害並行不悖俱是小德之散見處如散之萬物便如此其理

也。水土各異。麗于天時之內。其地皆安。若即其時。皆宜。道上下皆察。聖天時同。派並有。不害。並行不悖。俱是小德之散。殊感如散之。万物便如此。其流形散之。四時便如此。其流序散之。日月便如此。其流光。此其條分。處各有如水之。支流却有。個大主。張渾淪。涵蓄以植万物之根。以扶四時之序。以蓄日月之明。是德之天者。乃有之原也。作之基也。特之端而害之萌。所由流也。天地之所以大者。全是大德為之也。天地之所以大。字急領大德。大字言之。

形散之四時便如此。其流行散之日月便如此。其流光此其條分。條析真有如水之支流。派別然中有一個大主。張渾淪涵蓄以立萬物之根。以秩四時之序。以蓄日月之明。是德之大者。統於無物無道之先。以主物之原。極行之基。融悖之端。銷害之萌。所以德之小者。分于有物有道之後。而遂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如此也。天地之所以為大。急領大德。敦化說苟非其所以大。則運之未必無息。出之未必無窮。物與道幾乎息矣。何以大者此乎。坐則伸。居於古今上下之際。有許多節目。六特其小德之散見而一以貫之。則伸居之大德。而天地之所以大者。即聖人之所以大耳。

聰明章

聰明章。言小德川流。亦原在一心。惟天下至聖。本體昭融。心思與為。能知無不聞。明無不見。層通乎微。知照乎物。雖未及上。臨下而能離出。照之本同。自心之天不足。以有照乎。文昭明。厚知之體。既完而仁義禮智之德。具

此章一氣說下。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來。教信悅。緊承時出。來而委名尊親。又緊承教信悅。來。德是聖德。說到教外。委外。說到及人。而以配天。結之。作文宜以天作骨。首節最重。五段俱主心。体言。不分德与廣二項。為能二字。直貫到節末。不但貫到節末。直貫到時出之。聰是吾心。真開明是吾心。真見。廣者思慮之微。通乎微。知者心体之明。通乎物。德是灵妙之本体也。仁義禮智皆從此涵。臨是居上以臨下。蓋無俟端居五位。而壅蔽不生。此隱畢達。照臨萬邦之体。已備矣。寬恢弘不狹隘。裕舒緩不急迫。溫和厚不慘刻。柔慈順不平

自其心之廣大也。見其寬而
宏大裕而行徐溫而中和柔
而性暢。所為納天下于度內
者。此矣。是以有容也。自其心
之莫適也。見其蕪而振起。後
而崩整。則而不撓。毅而德運
所為。攬天下于絀。斷者。此矣。
是以有執也。自其心之純潔
也。見其齷而純一。莊而嚴肅
中而不偏。正而無曲。所為攝
天下于胸懷。者。此矣。是以有
敬也。自其心之精詳。見其
文而徑。理而條。縷密而詳
細。然而明。於所為洞天下于
精明者。此矣。是以有別也。法
即至是者。而究其心。則一心
會善之理。同偏而不遺。廣潤
而無外。何溥博也。一心涵萬

矣。此仁德也。仁者包涵。偏覆天下度內。故曰有容。蕪舊蕪不廢
弛。極直往不畏縮。則徑直不厭撓。毅綿亘不間斷。此義德也。義
則宰制紛紜之中。足以有執。而能斷也。齊一不槩。莊嚴肅不
悞。中無偏倚。正無邪曲。此禮德也。禮則敬天勤民。故曰有敬。文
經緯有章。理條貫不紊。密則無罅隙。疎漏察則無毫末。疑滯。此
智德也。智則鏡別。泚愚。故曰有別。玩足以字。未說到應用上去。
而應用道理。已具于此。五足以內。已含洋廣濶。無外。靜深。有本
下節特指而言之。○夫外所應用之理。取足吾心。體中。則此心
何等周徧。廣潤。何等靜深。有本中所蓄積。可云盛矣。精既盛。自
然流出。所流出。自然不先不後。不疾不徐。合机宜中。靈敏。依脉

不。其。而。美。洲。有。本。而
者。其。時。出。之。于。外。更。明。活。潑
天。机。呈。露。兩。翼。知。其。然。而。然
者。則。其。發。越。之。感。何。如。試。述
而。擬。之。溥。博。也。於。如。天。乎。萬
理。之。并。包。无。異。万。象。之。聯。繫
而。天。下。融。不。固。于。聖。之。天。其
淵。泉。始。如。淵。乎。一。元。之。停。蓄
無。異。衆。派。之。與。衆。而。天。下。統
不。溢。下。聖。之。洞。將。見。昧。出。而
見。一。動。容。而。民。莫。不。相。心。敬
焉。時。出。而。言。一。發。之。而。民。莫
不。輸。心。信。焉。時。出。為。行。一。夜
措。而。民。莫。不。傾。心。悅。焉。既。非
天。淵。之。應。有。以。感。之。乎。異。或
是。其。其。我。芳。名。而。播。之。乎。可
是。其。其。以。聲。名。澤。蓋。乎。中。國

理。豈不以時溥博四字。括形容心之全体。不虧就裏面。折衷
詳細處理。充是不欠缺。謂周徧。統大繫。統言其全体。處理於
不狹小。謂廣潤。提言不可限量也。萬感俱深。渾渾莫莫。謂靜深
一元。活潑其出。不窮。謂有本。提言不可測度也。時出。只是聖心
之靈明。觸机而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不可用時乎。有臨而
聰明。睿智。出焉。等語。○即其溥博者。提之萬理之併包。無異萬
象之悒悒。而聖心自闢一太虛矣。殆如天也。即其淵泉者。提之
一元之停蓄。無異衆派之與法。而聖心自涵一川流矣。殆如淵
也。如天如淵。俱就心體上。摹擬見是德容。如衣冠瞻視。言是德
言如號令。謨訓。行是德行。如彰執事。物三項。俱根如天如淵之

論遠之靈類亦極及焉感與
然與聖人之誦矣蓋于舟車
之所至及于人力之所通際
天之所覆蓋地之所載暨日
月之所照窮霜露之所降語
其地則及中國靈類之地矣
其與人則及中國靈類之人
矣其間凡有血氣而為人者
莫不感天潤之德而尊之為
无后親之如父安有負情
性而不以躬至仁者聖化之
及人如此乃知天為万物之
祖聖為万民之天故曰配天
天之功用多矣聖之功用亦
無窮也非博博淵泉之德何
以若是哉

德所發未莫不敬等是聖人之心合着人之心体而然正見其
時出之妙不重民上此節正是發上當可意不是又深一步作
兩層看○是以二字根上積中發外來聲名即在敬信悅生出
德之沈處即為聲名非稱譽之謂也非真有聲教施及蓋惟時
出則吾之所為宜乎人心自有一段精神誅賞之真講尚要悟
此意中國靈類當以中國為主舟車六句及言及人者處只寫
一統地說到尊親方指聖德所及言舟車不至者車至之車所
不至者舟至之此物力也亦人力也二句事說所照所降又
在淺較內血氣車指人類曰凡有者地既域區彈不知幾千
萬里則其人亦形殊貌詭不知幾千萬狀故凡字說之

廣類之民靈類即與是
衆之意尊親即與是
三個莫不字已有沖溢意
而心莫不尊親一個莫不
心貫之也不是上所及猶
有限至此統無際也即天
說者皆沈作德之所及
大如天則請用而遺作矣
不知聖人之用皆自體上
深矣則其博博淵泉之積
中者天体也其尊親聲名
之通暨者天澤也合之故
曰配天也

此道理言不就勢分說尊者崇其道親者親其光曰聲名曰尊
親雖言斯民仰德之廣不重在民上本意只言至德廣被耳
天以心体言至聖之心体通明無障礙本与天同其大至此始
無遺歎耳故字承上節言正所謂如天之德而与天相配矣此
微意只承上民之敬信悅者而極形容之歸重至德之配天耳
此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渙無窮也

經論章

論遠之靈類亦極及焉感與
然與聖人之誦矣蓋于舟車
之所至及于人力之所通際
天之所覆蓋地之所載暨日
月之所照窮霜露之所降語
其地則及中國靈類之地矣
其與人則及中國靈類之人
矣其間凡有血氣而為人者
莫不感天潤之德而尊之為
无后親之如父安有負情
性而不以躬至仁者聖化之
及人如此乃知天為万物之
祖聖為万民之天故曰配天
天之功用多矣聖之功用亦
無窮也非博博淵泉之德何
以若是哉

至誠為能居中庸之道故
其仁其德其大者皆自無
倚而身其有然此中乃固
振明聖知覺而上與天德合

徑論章滿天下之理原于化
可欲則倫微則性莫不揖之
予一誠也惟天下至微理無
不為誠於天下之大然而
無倫之為之羣分為之類聚
則倫至美於天下之大本而
能立之為羣動根為萬物宰
則性至美以此此倫性者
豈宰不測之玄功而知天地
之化亦不待明其理且主其
事焉何倫非性何性非命自
然而然不着情識不着才添
夫豈有所倚着而然哉至誠

知此則其誠豈
子止經綸也經功以
為愛既也然其仁乎非照
翰以為恩也于其立本也準
深以為根抵也然其潤乎
非淺露以為表也于其知仁
肯也廣大以為包涵也然
其天乎非狹小以為度也向
非不倚何以若是也果可以
易知即奇不固有聰明睿知
之資而通達乎天德者則心
與至誠有間誰加揣摩焉屬
臆想其誠能知此也之仁
潤之之羽浩之天乎是至
誠之德惟至誠自知之耳信
中至誠之妙不可測矣
補新章此章亦要看序至誠
之與天通處經綸大經是

為能二字貫下三句經常也五倫乃天地間最大的常道故曰
大經大經本自徑綸只人不能不道則徑亂而不整綸散而不
屬惟至誠盡道為之群分而有分以相接為之類聚而有恩以
相繼本猶根也天下萬事萬化皆從性中流出如樹木千枝萬
葉皆從根生故曰大本立本只是所性全體毫無虧欠于毫
化道理豫植于中未說應用上去化育是天地所以化育萬物
的道理知者至誠一動一靜一闢一闢與天地之玄機自為虛
合直在行上見聖人妙契太極處不是聞見淺淺之知此皆從
至誠中真机流出不待思勉順而行之至有方所倚靠不倚即
在至誠上見惟至誠故無所倚亦必不倚而後見其為誠之至

纒沙一毫情識便是太虛中微翳非至誠矣舊說以窮理尽性
至命合屬三句不是經綸是尽性信善處知化是尽性玄妙處
是是一及性便了○脫節極是形容其不倚之盛非贊之也
經綸何以曰仁五倫之中皆真愛之深貫所謂修道以仁也其
仁也胞然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欠立本何以曰淵蓋
淵猶根本也即作性字看其淵也淵然清靜而物故不滯深
遠而涯涘莫測知化何以曰天既默契化育是聖心自有天也
其天也浩然廣大而不狹小如誠復之體無所不包函誠通
之用無所不運量天淵直指聖心天淵與仁字一例看着不得
如字不可用即字要根無所倚發揮○固者堅巖不浮之謂

中庸章句卷之二曰言下
五十九

及率性之道而大本則
根極于天命之性知化育
則是於性體而直透天命
矣。既通天地之化育則
化育上而極之即為立本
也。即此現之則經論之
仁立本之洞皆包涵在知
化育之天上何等浩。耶
此浩之天包得仁洞如
此。至誠之聰明聖智
天德者也。苟不固聰明聖
智而達天德則自寒其天
無以化育之原矣。又焉
能理會詩立本之洞極論
之仁也。愚意欲以聰明聖
智達天德。即是知天地之
化育。以知天地之化育方

須是會聚停蓄。虛中生白。靜中凝照。方是實聰明。實聖知。方能
達於仁義禮智之天德。達非徐造也。聰明天德。渾做一塊。無所
間隔。故曰。至誠作用。渾是天。一着意思。便與至誠相遠。有倚
之心。思孰。遂窺至誠無倚之作用。哉。知非但聞見之知。有通二
管攝之意。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與至誠。作一個人看。言此等妙
道。不但不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也。不重人當
知。只重贊至誠。雅知上。

衣錦章
此章自下學立心之始。推之入德。洞微之極。有一節深一節意。
首節只開論下學。身入德。下四節乃論入德之事。而未詳則

衣錦章全直敘頭徹尾。括
是箇箇字。不虛不見。則
省也。不言不動。而不顯。則
然存也。不賞不怒。則然及
于物也。至于不顯。則然忘
也。即此數不字。相承而來。
豈止于不。大。聲。色。不。入。倫。
類。宜。至于天道之無矣。未
無字。正領上。不字。而其美
只此一箇字。
衣錦章。論子思論下學立心
之事。而論之也。曰。德之本
在。原。下。天。而。具。于。心。故。欲。入
德。者。重。立。心。焉。因。風。之。詩。曰。
衣。錦。尚。綱。夫。錦。衣。也。而。加。之
以。綱。者。惡。其。文。之。太。著。而。欲

形容至德之妙也。闕然。日章句是一篇主意。下面曰。衣錦溫。曰
近自微。曰。內省。曰。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
篤。恭。推。而。極。于。無。絲。毫。身。皆。從。闕。然。二。字。生。出。陳。終。而。所。謂。日
章者。逐句有之。細看自見。○首節要見君子之心。毫無一。數。務。
外。念。頭。尚。綱。尚。字。極。重。便。見。立。心。為。已。處。惡。文。之。著。是。原。詩。人
尚。綱。之。意。錦。者。文。也。文。無。病。在。者。字。著。則。精。神。一。洩。而。無。餘。
故。惡。之。講。向。頭。就。尚。綱。上。發。出。古。人。一。段。務。實。心。事。然。之。只。是
起。下。之。詞。至。闕。然。句。後。着。本。日。故。字。要。看。根。上。意。而。發。出。君
子。之。道。一。字。為。已。君。子。是。下。學。之。君。子。道。字。指。立。心。言。闕。然。是
于。隱。微。幽。暗。之。中。潛。修。潛。養。而。不。表。暴。于。外。意。日。章。即。在。焉。

致之以先也。是謂是深居
子務其之心矣。故君子之道
遠精於性舍之初。皆謂都寂
心相俱忘。蓋聞然矣。而即此
此欽之時。已極無窮之極。自
有日章者在也。豈若小人之
道。的然表暴於外。而內日見
消亡者。比哉。故自其間然。若
視之。冲匯之體。不事濃和。宜
不甚淡。而此中雋永之味。有
引而愈長者。而何厭。朴界之
然。不事炫耀。豈不甚簡。而此
中光輝之美。有韜而愈露者。
而何不運。厚之脈。不事圭角。
豈不甚溫。而此中明堂之精。
有條而不紊者。而又何理。其
神愈恬。而其知自微。為餘知
遠之近焉。現於遠之在物有

內非有兩層意思。精神不散。則精彩內含。不可作章顯于外。若
人之道是務外不實的。然其表暴粉飾。分明有文彩。日亡即難
乎有恒意。小人特舉以相形。輕遠過淡。而三句正發。明闇然句
俱就。君子之道。慕拔淡。是恬澹不為怪異。不歎者。人惟虛假。則
索之無味。而君子實心。所有自有雋永之味也。簡是簡朴。不為
繁縟。父者。天下之至文。常自內出。所謂雋實之光輝也。溫者。溫
和不露圭角。理者實心。既存則偽妄不滯其中。而條理自不紊
也。須知淡簡溫是君子性體。原自如此。故不厭文理。自當非有
兩層。若有意濫用。便非性體矣。句。但要根為已實心。來發
為已者。必知幾不可說。為已。又要知幾。這個隱淡的真心。則此

近而在身。有得失
之在。身有得失。已識其自之
在。心有邪正。矣。能知微之
顯焉。於朕兆微渺之倪。在。近
自者。識昭宣顯著之達。風遠
者。蓋微者。之司其契。即顯者
之握其符。矣。以知得微。以微
合。聞而至德。淵微之妙。可漸
而入矣。

不欲炫耀于遠。風顯的主意。因為已尚未盡聞字之義。故又於
出近原是遠的。自原是風的。不待形著動變。而已有不可掩之
朕。以挑出微之。必顯來。知遠而國家天下之治亂。由近而在身
之得失。則用功必謹于近。知風之由身而鼓者。有得失。由身之
管于心者。有邪正。則用功必謹于自。至于自則不可見聞矣。微
矣。而身與物由此而顯。知此為緊要。便即此為謹防。戒慎恐懼
之功。自有不容已者。此正君子之闇然自修處。德在自心。自性
即無聲無臭之本体。君子不向世味耽戀。不向人情粧點。一種
平實之趣。專從自心尋索。如回手歸家。步。看錦。故曰。可與入
德。道即只說得為已二字。其下手處。全在知微中。內省敬信。正

而後之夫內省之地即人所
不見之地也。而所得者此則
現君子之所不及者其惟人
之明不見乎。蓋不問之指相
而直問諸吾心之指現也。夫
以而不見異心則知微之李
也。而未也抑之詩云相在尔
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內
心之心純之又其寂若之內
亦份俱息不動也。而敬有惺
然若玄默之內容聲俱希不
行也。而信有肫然者則入德
之功於是益深矣。
假二節謹而未也。烈祖之
云疾傲言時靡有爭教
君子功懋於敬信而執神于
動懋不待賞以旌善而民自
勤於善不待怒以懲惡而民

于近自之微處着力勸威而天下平。最遠風之顯處都約入微
中了。只完得一尚綱之心。○潛伏二句緊承上言獨之當謹內
省二句正謹獨之功。潛之昭正是微之顯處。內省二字最重內
即潛也。省即省察之省。遏欲存理以養天命率性之本体關係
正在此。此中一塵不染。空一洞。便不愧不作而無疚無惡。此
無惡勿分兩層。曰內曰志。此正人而不見處。而能無疚無惡。此
正所以不可及處。上二句講明下三句只合上挑醒。便是以下
節。相承俱要着註。承上文三字。曰屋漏節是直指君子不見
是箇之功。重在敬信二字。爾室即此心。太宇之境。屋漏即此心
一念光明有潛之真。此二句言戒慎之功。當無時不謹。故君子

其功由已以及
入於心。言動說也。去敬信
矣。當與詩與名。功懋也。進之
又有烈文之詩。在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夫語刑而
歸之德。語德而歸之不顯。微
矣。是故君子由敬信而益進
之深。其恭潤然于一。且敬
肅之內。而天下而和成。理已
自平矣。敬信且多可。而賞
怒又何事哉。
予懷即諫。是不顯之。或去
身以形容也。將取皇矣之詩
以形之。采曰上帝懷文王之
明德。不大大聲以色。若可以形
容之矣。而孔子崇以声色為
化民之末務。而非制治之本
也。則對不大大者。猶未能併發

二句正是不愧工夫。華未當前曰不動念。無所着曰不言。此
所不見處。敬信。是心体本然。心体鏡業處是敬。心体
是信。不言不動而敬信。只是惺。字。養此心体。便是合上節。只
一串意。上言尚志無疚。惡在人所不見處着力。此承上不疚無
惡而言。君子內省工夫。只是敬信。心体常惺。耳。分動靜分存
省分人。所不見已。所不見俱非本有。○奏假節。要根上敬信之
無惡乎。人講勸是為善。威是不敢為惡。不賞不怒。非全然廢賞
罰。蓋德在賞罰前。不專假賞罰也。民勸民威。不重民之象。指直
是即民之勸。意以見至德無為之盛。不賞不怒。常詩無言。意民
勸。民威。管詩廢爭意。○不顯節。緊承上節說下。乃謹獨敬信之
中行二九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其動也入合乎地故為至利無所不容惟此至利而無以也

甲子 震 戊戌

